



地錦

-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 春草集（舊詩詞合集）  
草葉集（文學獎合集1）  
草葉集（文學獎合集2）  
洗耳集（雜文合集）  
變蝶（藍波詩集）  
花雨（文學獎合集3）  
拉讓江·夢一般輕盈  
（展露·萬川·雁程新詩合集）  
人類遊戲模擬（李笙詩集）  
荒山月冷（黑岩小說集）  
榨乾油汁的菸葉（薛嘉元小說集）  
水雲（文學獎合集4）



-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 心窗風雨（舊詩詞選集）  
哭鄉的圖騰（沈慶旺詩集）  
愁月（文學獎合集5）  
磐石（文學獎合集6）  
砂華文學團體簡介●周翠娟著  
魚在言外（萬川詩集）  
綠苔（文學獎合集7）  
一次橫渡的聯想（桑木詩集）  
上谷齋詩文集（侯越英詩文集）  
星子落在西加里曼丹（黑岩小說集）  
當閃光燈不再亮起（黃孟禮文集）  
地錦（文學獎合集八·九）

《拉讓盆地叢書》23

八·九輯

目錄

地

錦

《草葉集》第八·九輯

# 目錄

## 《草葉集》第八·九輯

### 第一輯：詩

- |    |            |    |
|----|------------|----|
| 1  | 煙霧彌漫       | 田風 |
| 7  | 遼闊與眼睛對話    | 春明 |
| 11 | 城市里的樹      | 藍波 |
| 14 | 春秋         | 仁強 |
| 17 | 山麓有個切口     | 桑木 |
| 20 | 有人到我的腦袋里隱居 | 李笙 |
| 26 | 某天我來到理髮店   | 春明 |
| 29 | 河的固體化      | 蔡羽 |
| 31 | 黑橄欖賦       | 藍波 |
| 38 | 我再一次修改夢的結構 | 田風 |

《草葉集》

編目

第二輯：散文

43 一株耐冬的樹

52 野鴿子的黃昏

56 船說

62 除夕的圓

65 夕雨

69 山林寄情

73 寄居蟹偶思

76 面對南海述說沙灘的童年

82 我在校園看見一對犀鳥

·百合

·藍波

·崧

·莫榮發

·火孩兒

·蔡羽

·錢格

·藍波

·林陽

第三輯：小說

87 紅箱子的故事

99 年獸

·田風

·夏秋冬



地錦

第一輯

煙霧彌漫

1  
煙霧彌漫  
可能因此我迷了路

黃昏時我呼出一口悶氣  
早晨時我吸入一口悶氣  
有人故意散發煙霧  
讓我找不出城市的缺口



# 煙霧彌漫

7:00AM

我看見

整個天空裝飾著

污穢的塵埃

2

城市無意間在高溫中燃燒

我敢打賭每天汽車都在繁殖

且狂傲地強吻柏油路

說出下三濫的話

使我窒息

11:55AM

我觀察

一棵樹如何因著髒話

感染到病毒



煙霧彌漫

3

今天被煙霧燻得令人歡暢

擺起虔誠的面孔，在唇角留住謊言

且在笑

笑中使詐

又複習怎樣使用不擇手段

5:00PM

我陪同

喪失理性的人潮

正湧向歸家的方向

4

或許是煙霧蒙閉人的良知

有人開始進行直銷活動

把宗教倫理、道德標準



作為心靈過濾器

介紹給人

10:00PM

可能我夢醒後

天空格外明淨

城市心跳格外緩慢

5

月亮變得陌生

星星眨著邪惡的眼

有人壓低帽舌盜屍

掘出一具具心口剖開的屍體

「沒有良心？」

他怒吼



2:00AM  
我根本沒時間去想  
只盡力逃出這噩夢

6  
2:01AM

一聲尖叫  
一身汗濕  
一陣驚魂後的喘氣

7  
2:02AM

發現身邊多了  
一頂鴨舌帽  
一把鐵錘  
一個裝良心的空袋



迷惘與眼睛對話

8

煙霧彌漫

可能在噩夢中

我迷了路



# 遼闊與眼睛對話

## (一) 關於哀愁與歡樂

夜收拾所有眼睛遺失的風景

斃制一張黑暗臉孔

張目守望沒方向的遼闊

眼睛失去熱鬧

無所適的寂意



沉在天下沉在冷冷之中  
無人可解與不可解

一箭陽光橫過窗外

從天花板的經緯豁出  
從惺松的碎葉間醒來

眼睛箝住茫茫因昨夜已逝

層層山層層雲

理不清的哀愁與歡樂

落葉坐疊自甦醒後的空白

## (二) 關於風箏之眼



欲作獨旋似鷹

橫掃風聲的翅膀凌空驕傲  
眼中鳥飛何處？

邊聞與眼睛對話

天空的走廊忽然狹窄

翅膀架著眼睛

寂寞閑蕩流動的云

一線細長遠遠牽去

遼闊掛著風箏之眼

翅膀早被遼闊拖累

隨風的死亡而翼斷

傲氣以直度降落

線軸收起飛飛飛的臉孔

遺棄殘肢及淚滴

羽毛又飄過藍天

城市里的樹



### (三) 關於魚之沉沒

海潛意識地羅列遼闊

層次分明于等待風景的雙眼里

逃亡的風濤摻伴一些魚

艱難的呼吸，一尾掙游上岸

眼與眼交談之後視線愈模糊

淹沒了海淹沒遼闊

魚最終被淹沒

眼睛被嘆聲淹沒

當海的哭聲浸濕雙腳

我顫抖魚骸拋之高空

葬禮宣告落入薄暮

海的背面絕望的眼睛哀求

輓歌下沉的起點波瀾

超渡所有游不回去的冤魂



被逼 或許  
是自願  
紛紛遷移  
在擁擠市鎮中  
站道  
以繁結的根



# 城市里的樹

• 藍波

盤據河垠溝岸  
鞏固鬆散泥沙  
疏疏落落  
形成距離

距離巒山叢叢綠林里  
樹的家族擁擁相護

雖然為生存

競相紛爭向陽的空間

欲把整座森林

罩在一片綠毯下

得而山禽野獸遊走

野蕨胡姬漫長

得而風調雨順

城市站道的樹



城市里的樹

立腳處 是

洋灰溼青封餘的吋土

根部底下

驚觸一層冷冰

填土覆蓋的路面

在飽食煙哨油垢

終年，樹很枯瘦

焦黃

萬一，不幸擋住風水

或 阻礙城市膨脹

命運永遠是在電鋸下

斷頭

城市里的樹

名叫無奈

字 悲哀



春  
燄

五千年是一冊刻字的竹簡  
架在玻璃櫃內不經意長嘯  
說當年

孔夫子僕僕的車駕  
五霸的豐功

當年呵

點起烽火



# 春秋

· 仁強

千金買得一笑  
買得半片國土的狼煙

從晉文公的落魄

到介之推的火葬

崑山有風化的屍骨

金殿有灘血的忠臣

也是春秋也是戰國

也是三國也是五代

西東兩漢北南兩宋

百年千年的

戰火如爐火

砌枯骨為寶座

煉汗血為金銀

于一家一姓的功業背後



山麓有個切口

化身三尺青鋒

在史籍最不顯眼的地方

狂舞一遍

哀傷一遍

低吟另冊春秋

春是孤臣淚

秋是壯士血



春秋

# 山麓有個切口

· 桑木



傳說

風在林梢設宴

款待這一道陽光後

野蕨已枯

鯽魚也失去蹤影

是農藥

吞雲吐霧

河流改道有關·····

自從電鋸聲響噓寒問暖之後

引來一陣山村震撼

哽咽中

古木橫七豎八

矮樹叢林，攀登綠籐

早已陪葬於銷聲匿跡

一棵本是小生命

從大樹頂端翩然落地

或是風雨與共

從土壤 放眼世界

佇立大地千年

無悔無怨

怎知唸過梭梭經文之後

軀幹各異

圖個吉祥

(砍伐後的儀式)



山麓有個切口

一場火化洗劫

山麓留下切口

每當夜黑風高

螢火閃閃

沉浮不定的咒言

聚散無從

催人難入夢

把窗關好

驚悸午時已過

六月五日

今晨是否

煉個艷陽天

試圖在這遼闊熱帶雨林

飛越過



有人從那山脚翻滾里割去

# 有人到我的腦袋里隱居

· 李笠

那人到我的腦袋里隱居  
帶著疲憊而溫和的狗  
和漫漶汗漬的經典語錄  
彷彿行軍經年自遠方歸來  
尋找歇腳的村落  
黃昏急急墜落  
黃昏急急墜落  
黑暗，由於習慣黑暗的緣故罷



他並不亮燈

在我記憶的海濱搭建茅舍

藉著微弱月色

一邊誦讀冗長句子

一邊視而不見

我被侵佔的私密領域

好事的雨過境

他用手電筒掃射

修補破裂的四壁

打造漂水的方舟和十字架

好事的風過境

他用瘦削而充滿憂鬱的側影

搬動枯枝起火取暖

用越過強韌的腳踩我夢境的渡口



腦漿濺起暈旋的濁浪

「請別碰觸我漸漸稀釋的靈魂」

我訕訕提醒他：

「那是城市生活中

我罹患的風濕痛」

他總是視而不見

用飽經憂患的背影對著我

那人在黑暗里隱居

與世隔絕而心事重重

彷彿躲著一場歷時經年的追殺行動

黃昏前例必默禱

喃喃的語音穿透天空

在沒有險巇峭壁

和黑色水域的沙灘練習微笑

繳精神作業，以滿足的眼神



僧侶們依次經過，並傳揚福音

在狗坐臥過的溫暖沙坑

他拿出刮鬍刀和粗糙的食物

一邊修改面容

一邊小心翼翼打量我的作息

悄悄涉足陰聲的廣場

我拐進熟悉的記憶的高速公路

福音隊伍歪斜的足跡

仍留在彌撒草草結束後的教堂內

童話的升降機將我架升

至到這城市最虛無的高度

我聽到有人大合唱，練習清新的輓歌

夢最擁擠的商店門口

販賣著心靈貧血的宗教雜誌

海報叫囂一千穩風姿

報紙紙追逐戰爭的最新消息

連續劇正上演著



新聞剛剛播報過的警匪巷戰

而隱匿大廈角落

我親密的敵人

正窺視我患風濕的背脊

「那些遭遇，我好像經歷過……」

你拿出溫和的食物和狗

讓我餐足日愈擴大的傷口

「多麼像豐收的惡夢啊」

風暴適時行過水溪

我們無辜的瞳孔注視著

海水翻湧擊碎黃昏的落日

童話的渡頭

迅即坍塌，飄離記憶的海面

方舟沉沒

像墮胎少女被血紅淹沒消失在河里

嬰兒啼哭召喚

失落的子宮



狗叨走了聖經並且失蹤

暴風雨圍堵整個天空之後

我們虛弱地坐下來

拉緊窗簾，走進黑暗攻佔的

心口的地下室 打開

那盞奄奄一息的落日餘輝

他終於背轉身來面向我

發現彼此的驚惶四顧

發現我們相類似的潰瘍的影子

飽經憂患的荒漠額頭

燭影飄移，牆上貼滿詭異的符咒

發現他就是我失散多年

從未謀面目無辜的

學生兄弟

在擁有共同噩夢的床褥上，不斷

不斷被我蹂躪



未來怪獸襲亂

# 某天 我來到理髮店

· 春明

我帶著頭顱上雜亂的初稿  
來到此處  
向他問頭  
他回個頭 我坐下不語  
大鏡中頭顱上無章的詩句  
顯得不安 他亦無語  
只見刀起  
快刀斬亂麻之勢不忍睹我閉目



耳中有海洋呼吸之聲

有檢閱字里行間之梳聲

有批示之刀聲

偷偷張眼 廢句飄飄

落地

擊不出什麼響聲

我再閉目揣想

頭顱上經修正的詞句

排列的模樣

晚清民初？現代？後現代？

只有他清楚我頭顱上

可以有什麼樣的篇章

神奇之剪我非常信任

故我微笑

只等他剪下最後一個多餘的字

而他終會開口



河的國體化

說OK

我睜眼朗讀頭顱上的詩

滿意地向他點頭

他回個頭



# 河的固體化

被封起如標本我是俎上一尾魚  
在流勢漸濃稠漸固體化的河里  
無法動彈的命運其他魚的游姿一樣  
擺成無可奈何



匆匆赴約的心情原想早到  
趕路中河迅速凝結成遲到的導因  
一道怒火焚點一天的疲憊

望向苦候的天倫火光怎能不冲天

悠哉那管河的人卻依然悠哉

口里叨一根繁華從河中借一道火燃著

呼自煙嬾嬾一口

把河固體化不可避免的說詞

和著騰到半空任憑消散

隱形的煙香留下供他陶醉自我

而造河運動繼續積極進行

管河的人繼續用舌尖確保河的液態與暢通

一尾一尾魚繳納血汗游入後

就違諾固體起來以一樣的白煙擋箭

更多先進的笑話水草成叢

後記：一位國家領袖不久前說——交通阻塞是繁榮的象征……

河固體化



之一

滑溜溜

閃亮亮的黑

是最具引誘的色澤

再露一點

黃

怎不令人垂涎

之二

你見過



黑  
欖  
賦

• 藍波

黑欖樹何時開花？  
當市上擺賣

果王飄落的花瓣

食客廚房炒出

鄉野菜餡的香味

黑欖樹依然靜默

靜默中

他們撐著綠色陽傘

企立在拉讓江

流域的叢林邊岸

接受綿綿雨露滋潤

大地母親的祝福

當榴槤以狐臭

醞醉老饕的口味



黑櫻頰

黑欖樹悠悠然頂著

淡黃色美麗花冠

默數季節的期檔

把沿江的岸頭

點綴著秋末的初雪

終於

果王杳逝最後一陣遺香

黑欖一副攝人的

媚態裸裎

貪咀的

無能躲過誘惑

### 之三

吃黑欖

不可煮



何能炒  
更不可生吃

選它黑皮膚黃肉的  
泡一陣溫吞吞的熱水  
再鹽沙沐浴分秒  
讓它挺硬的性格  
軟化，在  
乳白瓷碟中  
是不膩不黏的黑珍珠  
入口爽爽  
嚼後留香

核中果仁  
淡淡的淺青色  
香香脆脆的味道  
吃它可不易



非大刀呀喝  
才能切開

「沒有這堅硬護層  
怎有後裔相傳？」

## 之四

伊班婦女

砍折一把一把的黑橄欖  
連枝帶幹

從不設想

一種完善的採摘

「反正江河流域一帶  
黑橄欖無處不在」



哈！

她晶亮的雙眸

看不見江河

已流濃成疾

大地母親的皮衣

已逐漸斑剝

她靈通的雙耳

聽不見

大江在哀號

土地的呻吟

當雨林被蹂躪

大地皮衣被剝削

河源死於污染

黑攪



已是斷市中

伊班婦吟哦的

神話

附：拉讓江流域一帶，土質有異於其他地區，土壤肥沃，雨水充足，出產黑橄欖，別具風味，尤以肉黃品種為佳。



為再一次的如夢如詩

田恩

# 我再一次修改夢的結構

· 田風

1

吵醒

因機械喧嘩

一而再孕不出夢境

在誘人的午夜

讓清醒駐留在陽台上

且抗拒

一顆心成怒後的咆哮

「或許我就是那隻容易受誘惑的獸……」  
當月娘舔觸令人亢奮時



我溫馴地同安眠藥  
投入餓渴的床舖

2

城市人擴大私慾的版圖  
夢裸露過份現實主義  
於是我夢見自己  
在一個不宜觀看的鏡頭  
受到不道德腫瘤的毒蝕  
我驚擾按下快門  
一個天堂竟那麼狼藉

「我用眾多詞語來彌補化膿的世界……」  
病毒感染後

人們禁錮良心彼此捏造事實  
因飽嚙過多罪行而喜悅



或者讓人勃起的笑料  
迫使我學習猥褻

3

已疲累於做夢

我睡著

我醒來

再也無法採購過期的純潔

覺得那對邪惡的眼神

很熟悉，親切

「可能這是個人毀滅的兆

就在空罐吶喊的街道

有人粗暴地將我修飾在計聞中

只一瞬間

我失去了最起碼的燈火



4

只有在縱容罪惡的暗夜  
我再一次修改夢的結構  
然後睜開眼睛

一道渴望走進的陽光





地錦

第二輯

一林耐冬的樹

## 一株耐冬的樹

· 百合

那個上午，暖洋洋的陽光隨風輕擺的影錯錯落落潑灑在她瘦成一枚乾杲的臉上。微靠廊牆，凝視著她，竟像面對一冊塵封已久的史書，掀開來，點點滴滴皆化為一種苦澀，哽在喉間。她坐在門階，雙膝作九十度的屈曲，一雙裹著小腿，洗得黯啞了色的黑長褲管風乏力的振動，像怎飛也飛不起的黑蝴蝶，累倦且不由自主。

小腳板暴露著，蒼白，糾纏著靜脈，介於三吋金蓮的小巧纖細和普通型之間，那是數年纏腳的遺症。

她的容顏已老，八十多歲的臉被歲月刻鏤得縱橫交錯出一條條飽飲風浪的河。雙手忙著手上的活兒，鬆弛的皮膚無彈性的顫動，點點老人斑肆無忌憚盤踞，陽光下尤其明顯，驚心。

她的髮絲只剩一小撮灰白，未整理時，總是疲軟無力的垂懸，像一場飄素的暮雪。較早時，髮較長，至背，每個早晴，洗臉後，她總愛坐在門階，就著陽光的明亮細心梳理那參差不齊疏落的髮。

髮很少，她凝神如昔，一梳，唐山已是遙遠得再也回不去的夢，二梳，早逝的伴侶依稀驢寒問暖，再梳，可能已是一層層翻騰不息的心事。

從來都不知她那一刻的心情起落。那髮，也曾烏黑如絲，纏繞著悲歡。歲月流逝，青絲已成暮雪，依然是生死相依，心里的珍貴。

她總將髮揉上氣味濃烈的椰油，輕揉著，瞬間，襲鼻的濃味瀰漫不去。被陽光襯得油亮的髮遂在一雙老手緩慢的捲束下成小髻，復以烏黑殼形髮夾盤起，彷彿許多心事亦盤恆腦後，不思也不想。

後來，天氣炎熱之故，髮剪盒了，齊肩，梳洗不再費勁，捲束成髻亦難，只是一個簡單的手勢挽托，恍然若失。

剪去那截髮，是否也將過去的歲月一併剪去呢，祖母？

每逢祭拜祖先，清明，對著湮遠得沒留下一幀照片作為憑据的祖先神主牌位，對著古墓前單豎一柱字跡已斑駁剝落得難於認出的木碑，總要為指點下方叫得出稱呼的模糊概念無限失落，祖母是家族歷史上碩果僅存的一個老人，一直想向她探詢那些湮遠事跡，但，一個記憶日漸剝蝕，表達能力漸退化的老人又能告訴我多少？

面前的她，眼神飄飄忽忽，是一雙不再晶瑩的眼瞳，日子，已將太多的滄桑注入，像雨潭沉澱無數季節，再也泛不起漣漪的湖。

她的童年，除了鞭炮驅走年獸，及很多很多的冬天外，已是一大截被刷白了的時空，悅然自混沌模糊夢境醒來後的依稀，陌生而遙遠。

十歲就離鄉背井，遠渡重洋，又何曾知悉這是再也回不去的旅程？日子淡似一日，再也描摹不出家鄉的輪廓了。

那年，寡身的曾祖母帶了祖母和舅公顛簸南來，風塵僕僕輾轉來到一個窮鄉僻壤。

鎮上那時只有兩排亞答屋，擁擠披搭的依山靠水，抵達時正值年尾雨水氾濫成災當兒，潮水像蛇，無聲無息捲覆了岸邊亞答屋的腳，一排排倒影隨波光鱗鱗映動。

一些男子可是沒穿衣的，圍了J字形下擺，裸露的背胸手腳臀部都刺青圖騰，剪了齊眉平圓髮型，腦後拖一撮長髮，或捲束起，一些婦女則耳垂長懸沉甸的銅飾品，袒胸露乳，原始的展露，要不正讓懷里的娃兒吮吸，下身圍了紗籠，男女都赤腳。他們或抽囉咯煙，或口嚼佬葉，還是惹得滿嘴血紅嚇人的檳榔，語言則是噁哩咕嚕的聽不懂。

乍抵異地，迥異的風土人情誤導祖母，以為來到一個瘋人滿街跑的境地，她那料到，這一駐足，竟是落地生根的廝守。

年華漸長，憑媒妁之言與祖公紅繩繫足，以為便是今生相扶依的一齊老去，豈料卅多歲正值英年的祖父驟然病逝，生與死遂分橫渡不了的兩岸，斷然而殘酷，蝕著人心。那年呵！尚在襁褓

中的叔叔連慈父長得什麼模樣亦無從記取，十四歲的父親身為長子亦讓早熟過早壓在肩上，輟學討生活。

祖母幫佣，洗衣，替人做月，硬咬緊牙根熬著，生離死別的傷痛未癒，生活的擔子又沉重壓著，是一段悠長的坎坷路，祖母含辛茹苦把五個孩子拉拔長大，這其中負載的又是如何一個信誓旦旦的承諾？

逢祖父忌日，家里總慎重的上香祭拜，年幼時，總以為祭拜後一桌丰富的菜餚含著節慶意味，殊不知，多年前的同日，祖母和一群稚齡的孩子是如何的裂肝斷腸。當懂得這是一種不想割捨卻抵不過命運而陰陽兩隔的悲哀，心，深深歉疚。

曾經還為祖母唸唸有詞的祈福直感納惑，祖父又怎會聽得到呢？在歷經生活磨練後，豁然徹悟，也許就是這股冥冥中的力量一直支持著祖母，讓她得以在嚴峻挑戰下，堅強的屹立。

祖母就像一株冬天的樹，天凍地寒時，颯風凜冽，霜雪無情，大地一層皚皚的銀白，空曠荒涼，她昂然屹立，活著，只為了維護體內一股新綠的生機。

小時，總見祖母一縷灰黑藍白的黯淡在身，腦後挽髻，她年歲漸老，裝扮一貫，總叫我難於揣測，她年輕時一把頭髮在陽光下飛泛泛的模樣，她的青春可曾染上亮麗的色彩。

早年的匱乏沒讓祖母奢侈的擁有多少照片，都是中年以後的攝取，一幀看來較年輕的，約五十歲吧！半身型的黑白，上身白色中山衣，高領，斜襟上一排布鈕扣，下身應是黑色長褲，那是她慣常的裝扮。

她嘴角微微掀起，盈盈笑意藏在眼眸，髮梳成髻，一張毅然光滑的臉，看來不施脂粉，精神奕奕的望前。

很典型的舊型照片，自有那年代一種平平凡凡美麗的味道。

祖母習得一手女紅，針車軋軋作響，針線穿梭中，花衣裳，嬰兒服，被單，枕頭套，手絹件件成形，彩線繡上的繁花盛草，鴛鴦蝴蝶，栩栩如生，細緻靈活。一片片璀璨的色彩顯示了她細緻靈活的心思。

她縫製的嬰兒圍兜，兒孫多有穿過。那是碎布料或不用了的舊衣剪成的一個個小三角形狀，碎花草色或圓形隨意編排成各式各樣的圖案，再拼湊縫成一個若大三角形，實為一個四角形的布塊，背面另縫一塊布料墊底。然後，兩個上角，一縫上長帶，一縫上圓環帶，用以環繫在嬰兒頸項，另兩個底端的角則各縫一長帶，供圍到腰後綁起。

此種鮮明奪目，類似「百福被」，用來御寒保暖的嬰兒圍兜，在嬰兒用品日趨新穎便利的今日，已是一門少見的民間手藝，其中蘊藏著傳統的儉樸美德，而祖母的愛和祝福更是一針一線的縫進了。

九歲那年，剛學會騎自行車，每天風馳電掣的在大街小巷穿梭，快樂的追逐著風。終於在一個黃昏闖禍了，被另輛突閃出的自行車給撞得雙方人仰馬翻，對方無事，我則折斷了腳。

是她，是祖母，當我嘗試爬起卻頹喪倒下而溘然淚下，當周圍玩伴，還有那闖禍者被嚇得面面相覷，不知如何伸出援手時，祖母拖著老身來了。

她扶起來，背著我，走一段路，再一梯級一梯級吃力的爬上二樓，本已行動緩慢的她再因體格高大的我顯得不堪負荷，但她竟背得那麼心甘情願。

緊貼祖母的背，清清楚楚的聽著她的喘氣，急促而濁重。心，悸動了，就連傷痛亦壓抑著，怕哭聲足以叫太沉重。

被放下後，我讀出她眼里的如釋重負，無暇整頓，她仍屢屢慰問。

這場意外讓我被鐵打師傅矯整腳骨而痛得死去活來，腳包紮草藥吊懸起來足足躺了近一個月，但，它讓我看到祖母另一面，縱然認為她總偏心的厚此薄彼。

那年父親病危，身在異鄉憂心似焚，急於回鄉見他最後一面，祖母聞訊也欲同行。

焦慮足以使人失去耐心，我心煩得根本不想帶她同行，怕她的腳步蹣跚誤了行程，會使我見不到父親最後一面而遺憾。

但，不帶她同行，難道不是她的遺憾，難道不是往後我心上一個深深的內疚？我一心一意要去我病危父親的最後一面，她又何嘗不是一心一意要去她病危兒子的最後一面？

父女情緣，母子情份，本就是割不斷，血濃於水的關係呵！生，如此，死，亦然。我，竟大意的忽略了。

硬著的心，在一個執意要去見兒子最後一面的母親盪熱的淚眼當前，融化了，她，是生、養、育我父親的祖母，一個生命始終混沌子宮那刻開始，親情的臍帶已緊緊聯系，恆久不斷。心，不禁低嘆，倘若緣慳見父親最後一面，亦是宿命。

終於，祖孫兩上路，扶著老態龍鍾的祖母上了德士，趕上了最後一班船，行程顛簸，一如心情。

在船上，心亂如麻，身體異常冰冷，祖母已淚盈滿面向探詢的熟人哭訴，它屢屢祈求神明保佑，我心沉痛，卻不得不壓抑胸臆那股波湧的激動，安慰年邁的祖母，行程竟是漫長的煎熬。父親始終沒醒過來，那一口苟延殘喘的氣在我們抵步後方才嚥下。

一向對天公恭敬的祖母，也不禁怨祂的作弄，行將就木的她怎還要承受白頭人送黑頭人的打擊？

再怎麼說，祖母都不認為父親會先她而去，縱然十多年來，父親斷續的進出醫院。她甚至早就買了套壽衣，偶而在陽光大好的日子，翻出收藏的老皮箱，拍拍箱面的塵埃，打開，拿出摺得整齊端正的壽衣，攤開來曬，去除霉味。

那是套仿晚清的數件式壽衣，類似鍛綢的深紫藍浮暗花印外衣，暗色長褲，白色內層等，還有頭飾和一雙繡花鞋。帶著死亡意味的整套壽衣曬在陽光下，彷彿把那冥冥中未知數的難測早早就攤開來宣告，縱然以平常心看待，大白天下仍像有了疙瘩。

祖母仔細的翻著，那可是她百年後穿去了去見祖父的，只是，時空的交錯，祖父可曾繼續老去？他是否認得那灼灼白髮，垂垂老矣的老婦就是曾經廝守的伴侶？

那年，家里辦喜事，回鄉時與大姑去叔叔家探望祖母。她的健康大不如前，倦怠困滯的坐在床沿，告訴我她是好不了了。

除了安慰，在這我不想踏足卻因她而來的地方。祖母在看我，一回又一回從不知所雲的文字間探出一頭迷惘時，她化石般壓根兒沒移過視線的直接我盯，神情期待什麼的，眉眼之間盡被種瀕臨生命幻滅的茫然無助，給重重囚住了。

沉默是我的回答，最簡單的言語，包括關懷，在這多人窒息的空間都足以燒起無理的取鬧。我累於聽到氣噤囂張的咄咄喝喝，古稀的祖母莫明遭受那難堪也是我於心不忍，我只想離開，卻在沒一杯白開水解渴下坐了好一會，只因，那眼神叫我憐憫，欲走還留。

一轉身離去，卻是祖母給我的最後一個清醒印象。

不過三星期時間，仍嗅得著喜慶的餘味瀰漫著，那個黃昏，昏迷不醒的祖母被匆促送返祖屋。

大哥由車內抱出孱弱軟綿綿的祖母，眼前的她枯絲蓬散，形銷骨立，判若兩人，實叫人難於接受。

那夜，母親和叔叔守著她，怕情況驟變。凌晨，我接替了母親。晨光熹微時，叔叔上班去，由大哥守著，我買了早餐讓大哥吃了上班，再繼續守著。

眼前直挺挺的祖母雙眼微微張著，一團混沌迷濛，眼窩雙頰深陷，瘦骨嶙峋，氣若游絲，瀰留的她除了那若有若無的氣息，漸退的餘溫，及偶而無意識發出的含糊聲音外，難於再說明她還活著。

一個生命正漸漸枯乾，死亡正躡手躡足趨近，枯敗的氣息飄浮移滑在空間，而我一雙手，又

何能護住這一簇萎萎縮縮在風里搖晃，小小的生命之火，不讓它幻滅？

移開痠澀的眼睛，隨手翻著地上的報紙，眼光在祖母和鋸字之間流晃。然後一個抬頭，我的直覺告訴我，她，走了……

這是死亡嗎？生命實質上的接近荒謬和無常叫我茫然。我探她的鼻息，是靜止的，摸她的臉，身體，是涼的，那一刻，我知道，堅忍生命中無數風霜雪雨的祖母終於熬不過這一季最冷的冬，走了……

較早前，她連連夢見祖父，數天前的清明，前往掃墓時，竟發現祖父的墓碑向前傾斜，且有刀痕，而清明未過；祖母已逝，這難道是冥冥中無法論釋的玄機？

祖母可算是子孫滿堂，也已升任曾祖母，卻在一個冷清的場面訣別，身邊的我本也欲在昨日離開，因故耽誤，竟面對著這樣一個叫人感慨的局面。

噩耗傳出，親朋戚友又舟車勞頓趕來了，家里恢復了熱鬧，已是另個形式。

繁雜冗長的儀式，晃來掠去的面孔，雜沓縱橫的腳步，我，只覺倦累。

守靈第二夜，叔叔已睡了，我獨自清醒，面對燭光晦晦晃晃映照的棺木，在黑夜的邊沿，聽著梵曲，冥想許多。

不知祖母是否已化為一縷魂魄，飛去與祖父會合？

祖母已死，那一株冬天的樹依然活著，在心中。

## 野鴿子的黃昏

· 藍波

這一帶的景色，在黃昏時刻因野鴿子而美麗怡人！

被清理後的芭林，沒有阻礙視線的遼闊感；小山丘的叢林被砍伐後，留下泥地，在被雨水侵蝕，流走了皮衣，流走鬆散的土質，流成了凹凸荒月表層的模樣；在黃昏夕陽彩照下，崢嶸得如此美麗。

這裡是為了小鎮邁前的腳步，人民力爭邁向文明的需求。一片蔥翠灌木叢林被砍伐，小山丘夷為平地，灑上柏油跑道，讓大鳥升降。

而灌木叢原本是那種青綠色野鴿子的家，所幸的是需求的土地，也只不過幾平方公頃，餘下多多少少還有一些私人園地、果子林，能成為他們棲身之所。

這地球上一切美好的，都有被破壞的可能，何況人類以萬物之靈的高度智慧去改變一切，為了文明，為了進步，更為了私利！

那兩座無邊小山丘上，時常都看見人影在幌動著，總以為他們在晨運或黃昏跑步。原來是民航局的員工，在工餘之暇，幾個勤快同事合資買了網，在那兒捕鳥！

晨曦拂曉，他們等著那群群的野鴿子飛出了矮叢林後，就樹起長柱幹，張起了網，搭起死亡陷阱。

當夕陽的餘暉，染成天空霞色時，群鴿從四方八面，閃拍著綠色的翼影，含著蟲食回窩時，牠們沒有蝙蝠的音波反應，無可潛逃的一頭栽進網中央！

捕鳥人這時也在就近守候，當野鴿總在網上掙扎時，他們即刻收網，把鴿子一隻隻抓進袋中，然後售給同事朋友。其實早已有人向他們訂購了，有了買主，他們樂此不疲的四處張網；捕獲的鴿子所賺取的利潤可不少，貼補家用外，又可奢侈！

童年在家鄉，為了要捕抓那雙腳長長的田雞，我們幾個小孩四處找尋，最後在甘榜磨央發電廠旁發現一處草叢，肯定有田雞的蹤跡，就在那兒架起的陷阱如釣土蝦的圈套；還在圈中央撒下米糧。每天放學時間，總要拐個彎到那兒去察看，可是一點動靜都沒有；後來那些陷阱道具也被別的小孩子偷掉，我們從來也沒捕著一隻田雞。

休閒日的傍晚，「風鈴閣」的廚房，飄出了斑蘭的香味。

經過兩日醃以燒烤醬料、麻油及紹興酒的鴿肉，用斑蘭葉包紮，再投入熱油鍋內去炸；青綠的斑蘭葉色，經過油炸轉為淡色，爆炸的鴿肉，沁出野味的異香。

上碟後，第一位叩門的是雨田，他帶來爛藥甲魚，滋補亦美味。這位野味獵手專家，有一筐筐的狩獵故事，令人聽得津津有味。後到的是「風鈴閣」的常客——鐵筆、忠良、牛哥和黎夏；可是我們再多盼望的一雙腳步，已不會再出現！

自然美好的構圖，總有被破壞的可能，而構成這自然景色的野鴿子，僅僅佔據了地球上小小的一處空間，卻在沒有受保護下，無辜遭殃了。

「太多的鳥在機場週圍群飛，對飛機的升降有危險！」我聽到這樣的解釋。

噢！

野鴿子的黃昏，從美麗的自由空間，闖進了死亡陷阱！

叢林裏，有多少空蕩了的家？有多少饑餓的口，吱吱張張著等待母鳥的餵食？有多少空巢里的蛋，正等著那一股暖和的體溫，以致不能孵化而夭逝？有多少嗷嗷待哺的鵝兒已盼不到父母的歸來？！

野鴿子的黃昏，已不再美麗！

韻言

## 船說

小小的時候，喜歡緊跟在哥哥的身後，到雨後積滿雨水的低地去放紙船。

那時候很小，不懂得摺紙船的技巧，只知道哥哥的那雙手，總是神奇又靈巧的。常在屋外滂沱地下起陣雨的時候，將用過的習字簿找出來，一頁紙摺一條船，不消一會兒功夫，就摺出了許許多多的紙船兒。

紙船兒還分出各種不同的款式呢！有單蓋的、有雙蓋的，有舢舨船長條形的、有中間凸起像元寶狀的、有尾指般纖小的、還有又闊又短，似果盤型的。待雨一停，就捧著這些大大小小的紙船，跑到屋外去，賽船。

所謂賽船，就是左鄰右舍的孩童們從自己的得意杰作中選出一條紙船兒，參賽者在積水中站

成一排，一手將紙船兒輕輕地點在水面上，等裁判一聲「開始」，就立刻鬆手。

圍觀的孩童又跳又喊，而參賽者就拼個臉紅脖子粗地用口猛吹紙船，或偷偷用手去攪弄積水，好讓自己的紙船搖搖擺擺，乘風破浪地渡到彼岸。

而通常那些小小的紙船，不是半途被水浸濕而下沉，就是誰家孩子的習字簿有破洞，船艙進水了。

于是，在「不算！」，「不算！」聲中，只好再次挑選另一條紙船從新比過。

幾乎每一次，比賽都無法順利進行。一定有人「玩臭的」，或是「他故意打翻了我的船！」比賽還未結束，大夥兒已鬧翻了天打起水戰了！

水花四濺，又叫又笑的，誰要是身上沒濕，就成了圍攻的目標！手中的紙船，此時已成了水瓢兒，舀起水來潑人了！

我雖只是觀眾和喊加油的角色，卻也被潑得全身濕透，慘兮兮的。

那時候，笑聲叫聲震天，猛一抬頭，總會望見天邊一座絢麗的拱橋，美麗極了！

當然，回家總免不了一頓罵。而媽媽，總在我們一聲「哈啾」之後，立刻慌慌張張地去調溫水給我們洗個溫暖無比的澡。然後，用厚重的毛巾將我們暖暖地裹住，無限疼惜。

即使到了今天，我還會常常在夢中感覺到一種溫馨舒適的感覺。

後來，搬了家。

沒有了庭院，沒有了水窪，亦沒有了是一大群的玩伴。

家，在高高的三樓上，屋前是公路，屋後是長長的一條拉讓江。屋前屋後，都是我們做小孩子的禁區。

每次，依在屋後的欄杆上看船，只見江上熙來攘往的船隻，有大的，快的慢的、大聲的無聲的，空的滿的，高的低的，重的輕的……令我們眼花繚亂、目瞪口呆！

這以後，哥哥常在浴缸里玩他的戰艦和玩具汽艇。他也常在紙上，書上畫著美麗的帆船和似模似樣的輪船。卻不曾見他再摺紙船、玩紙船。

而我，在不知不覺中，也學會了摺紙船。

偶爾在雨後，我也會摺了紙船，獨自躲在浴室里玩，小小紙船兒在平靜的水面，不進，也不退，任憑我怎麼撥弄拍打水面、制造驚濤駭浪，卻也不沉。

一抬頭，只有四堵高高的牆，看不到天邊那道曾見証我們的歡笑的彩虹。

後來，也許無聊，也不玩紙船了。

日子，在上學放學讀書遊戲中，如飛而去。

而我，也像所有的人一樣，在歡笑流汗、哭泣喧鬧、生離死別中，一天天地長大。成長以後，我離開了家，在異鄉寂寞地努力著。

在實習的一段日子里，我總是低著頭匆匆地趕路。

有一回剛下過雨，在步行二十分鐘的回路上，經過路邊的溝渠時，竟發現溝里有一條色彩艷麗的紙船，正緩緩地漂搖擺渡。

紙船，是用美麗的、還泛油光的海報紙摺成的，有黃有藍，還有淡淡的紫色，在盪茶般色彩的溝水中分外顯眼。

我驚喜地停駐在溝邊，望著船兒順著水慢慢地向大海的方向漂去。

那沉睡已久的往日情懷，不禁然地就被紙船兒給喚醒了。

我抬頭，尋找童年的那座橋。

卻在灰濛濛的天空中，尋著了半截淡淡的，蒼白的彩虹。

我懊惱地嘆了一口氣，又望了已遠去的紙船一眼，回頭，落寞地踏上歸途。

走了沒幾步，發現在溝的另一邊，九重葛叢下，一位頭髮花白的老公公，正怔怔地凝望著越

漂越遠的紙船兒。發呆。

我便驚訝了，這船，是他摺的吧？

那麼，他是懷著怎樣的心情來摺這紙船呢？

他摺的時候，是想了他曾經瀟灑無邊，逍遙無際的青春年華？

還是，那屬於遙遠年代，曾經擁有萬千寵愛的童年往事？

這艷華奪目的紙船兒，盛載的是，滿滿的、一船兒的愛？沉寂已久的思念？殷殷的叮嚀？還是，無助的遺憾……

在淒清的風中，我望著老公公淡然，卻專注的臉龐，不知怎的，心頭浮印起媽媽的遺容，還有已遠行的哥哥，淚，不禁悄悄地滑落。

吸一口冷冷空氣，緊抱懷里厚厚的書本，心中想的是，什麼時候，也該給親愛的媽媽摺一條船，七色的，托流水輕風將思念帶給在另一個世界的她，好讓她知道，我已成年懂事，平安無恙，一切都好，不必再牽挂。

那天晚上，我捻亮了檯燈，埋首給哥哥寫了一封長長的信。

述說起童年往事，竟淚濕了信箋。淚眼婆娑中，我將信紙一頁又一頁地撕下，摺成了一條又一條的紙船兒。想著哥哥從郵差伯伯手中接過一整盒用信箋摺成的紙船，不知會有怎樣的表情時，不禁拭著淚，偷偷地笑了……

如今，被調派到離鬧市很遠的鄉區執教，必須乘搭兩趟船才能到達學校。

坐在船里，常會想起遠久以前就有的一個傳說，說小小的孩子，是在喝了忘川的水後，乘船擺渡到今生的。

小小的娃兒，喜歡看船摺船，許是對擺渡的記憶還有一點清晰吧？

當小孩變少年，當少年變青年，當記憶不再鮮明，對船，也就不會再那麼地眷戀了？

而往往，要到年老時，知道自己再將再度啟航時，那沉淀了，近一生的記憶，又會再度浮現起來吧？

緩緩起伏的船身，激起了刺眼的浪花。偶爾，還會現出乍現的彩虹。

我常常想著自己，在最初擺渡的時候，是什麼樣的心情……

或許，我會找一天，好好地教小小的學生們摺紙船，賽紙船。

不管是他們前世的記憶復習，還是為他們來生的心理作好準備，那屬於童年玩紙船的歡樂氣氛，總該一代又一代地流傳下去吧！



紙船

## 除夕的圓

· 莫榮發

心里還不能忘懷小時候盼望過年的心情。當新年歌滿街飄揚，家家都忙著大掃除，在屋前裝起閃爍不定的彩燈，我就知道年要來臨。

那時我和兄弟都會催著爸爸買好鞭炮，打算將它們接駁起來，預備在除夕夜十二點，來個連環炮響。然後建議要買幾箱汽水，要買肉干、魷魚片、腰果等等。還叫媽媽別忘了，團圓飯時煮一道蛋花魚刺，因為一整年只吃那麼一次。

然後，我們就開始期盼了。期盼著除夕的團圓飯，當晚十二點正的鞭炮煙花，還有大年初一向父母賀年拿紅包，然後歡歡喜喜地到鎮上各家拜年去。那種期盼和興奮的心情，是美麗的。最令人難忘的是：這不是獨有的心情，我們幾個兄弟幾乎是跳著同樣的脈膊，夜晚一談起來，就興奮得睜著眼睛不會睡覺。再沒有別的事，比兄弟們共有一種心情，來得更美了。

除夕那天，我們的裁縫店還會開半個早上。等爸爸召聚我們一同拜祭祖宗的靈位後，就關上門來了。爸爸每年向祖宗祈求的，總離不開新的一年一家平安，老三繼續年年拿第一，生意興隆……接著，爸爸就開始弄墨，在紅紙上寫「福」、「出入平安」等吉利的字他交待我們，等紅紙一貼上，不吉利的話——特別是「死了」，一句不可出口，一家人要和和氣氣，不可爭吵，不然就不靈了。

然後，一家人幾乎總動員，幫忙團圓飯的大廚師——媽媽，預備下鍋的菜。爸爸負責斬肉碎，大哥開罐頭，二哥搗配料，我切洋蔥和蒜米，弟妹負責佈置客廳和預備飯桌。一家七口，忙得樂融融。一年里面，很難找到有這麼一天，能讓一家人體會到團圓的可貴，快樂與滿足。

每年的團圓桌上，最少有七八道菜，一家人喜糾糾地用餐和說笑。手足們搶菜吃的怪樣，為飯桌上添上了忙碌和熱鬧。媽媽原本已累得沒有胃口，看見我們吃得津津有味樣子，也食慾大振起來。這一餐飯，不單代表一家團圓，也代表親情和同心。因為每一道菜，都經過成員的建議。從小學至到初中，每年都是這樣渡過。

忘了在那一年開始，除夕的團圓有點改變了。有一年，大哥在首都讀書，由于經驗不足，買不到機票回來。當然，我們還是吃得開心，但不知為何，總擺脫不去一股納悶。媽媽的眼眶微紅，說：「你們大哥回就好了，他喜歡吃鹵鴨子！他在外面過年，一定沒有家里好。」

還有一年，由于經濟所需，爸爸收了過量的衣袂訂單，結果一連幾天徹夜趕工，結果病倒了。媽也幫助爸爸趕工，一樣疲憊不已。除夕那天，雙親都倒了下來，沒有人執掌大廚。於是，

團圓飯只好草草解決了。可見身體的健康，也會影響團圓的氣氛。

接著下來還有幾年，我們就再也沒有早期團圓的合一感了。我不懂是為了什麼。難道是大家都長大了，心思都改變了？

那幾年，大哥和弟弟到新加坡工作，二哥也到汶萊去打天下。當時買了新屋，要分期付款。裁縫店的生意每況愈下，擔子就落在這幾個外地工作的兄弟肩上。為了更快供完房子，他們開始拼輪班和雙倍收入。這樣長期下去，把他們改變了。新年回家，他們開口閉口總離不開「錢」。錢似乎成了萬能，可能還超越親情之上。大哥和二哥偶爾還會為了匯錢回家的多寡而拌嘴。

另一方面，兄弟們因為長期工作的壓力，甚至生活習慣改變——白天睡覺，夜晚工作，造成了一種職業病態。就算回到家里，他們的狀況仍未能平靜下來，情緒容易受干擾而暴躁起來。金錢和職業病沖淡了團圓的甜蜜。那幾年，團圓桌上的笑語少了許多。我們也不喜歡膩在桌上太久，總覺得投入的話題也少了。我明白：歲月帶來了不少重擔，壓在兄弟們身上。我們已經不像童年時一樣單純，無憂無慮，可以開懷慶祝。成長的包袱使我們一時不能輕鬆下來。

可是，兄弟們！無論如何，我願意為你們解下長途跋涉背負的包袱，拍落你們身上的塵埃。讓我們再次回到當年的除夕，細細回味當年共同的心情，拾回那些已經遺落的笑聲和家的溫馨，那一定能使你們的心得到棲身。

人生幾何？我們還有多少年的除夕可以這樣團圓？趁著還有機會，讓我們珍惜吧！兄弟們！舉起杯來，也許是一杯汽水，或是一杯茶，讓我們內心深處依然是一個共鳴：「親情萬歲！」

## 夕雨

· 火孩兒

那日的雨，下得很細、很細。雲層很薄，昏紅的夕陽，依舊能夠從雲彩中射出，洒落在屋前的草地上，把整片草地都給染成金紅了。

您在搖椅上，凝望著山腳下那一片金黃的稻田，心中思索的不知是什麼。

我望著您輕吐的菸霧，似有節拍性的，不斷的往四周飄散。您是那麼自然的，習慣性的，一點也不介意讓那微風把菸霧吹向您。

陳舊的搖椅，在您前後搖晃下，發出了衣衣卡卡聲。菸霧就像音符，而搖椅聲卻像曲子，促成了一曲幽美的旋律。

也許你當時沒有注意到，那種奧妙的情景。但那時的我，卻深深地被當時的您，當時的景色

給吸引了。但最吸引我的，還不是當時的景色，而是您當時的雙眸。您一聲輕嘆，喚起我的思路，我很想知道您緊皺的眼眸中，腦子里思索的是什麼？為何一向自主掌權的您，也會有這一種迷惑的嘆息？這一般的無奈？

當時，我為你設想了很多，很多很多也許您也曾這樣思過的事物：很多很多也許您從不曾想過的事情。

我從您的身上設想起。

從您背後望您，我驚覺于您那一頭短髮，斑斑的髮絲中，已難見著一根全黑的髮絲，銀白色的，像是擦亮的銀條，又有些許，像是脫了色的鐵絲。

那一刻，我才驚覺，在這麼多個歲月里，自己竟是不曾好好地望過您一眼，仔細的瞧您一趨。若不是此黃昏的夕雨，我也不會這樣發覺，您真的老了。

我想，你是不是也知道自己的老了，而感到那一種歲月無幾的悲哀，還是因為知道自己老了，而不知將如何處置自己？或是因為曾經的過失，而在無語的懊悔中？

我忽然又想起了，想起了您是不是會回頭是岸？或是，您還能不能夠回頭？

或許，您有想過。只是，您又能夠怎麼樣個回頭呢？又怎麼樣才能夠做個兩全其美的抉擇呢？

我知道，因為我能感覺的到，您已在無助的呻吟中，更深深感覺到，您那股屬心靈的寂寞，心靈的空虛。

那時，望著您拖著長長而微駝的影子，且送那最後一道夕陽歸去的當兒，我很想喊住您，喊住您，為您拂去一點悲痛，一些傷感。

然而，我這腦袋子卻又不允許我這麼做，它控制著我的嘴，控制著讓我望著您走入大門，消失在漆黑的房中。

這時，我覺得自己開始原諒您了，原諒您曾經的過錯，體會您這二十幾年來，所埋在心中，無法抹去的懺悔，與遺憾。

然而，一切都已成為一個無法彌補的事實，再懺悔，再內疚，又能挽回一些什麼，或減少些許已受傷人的傷痛嗎？

想到這里，那已將被我遺忘的往事，又一幕幕的浮現在我腦海里。您以往的不負責任，無情真叫人難懂。再回想起母親那撕心的吶喊，一世為您賣命而不停在消磨生命，在一瞬間，我又覺得，您是該受這一些苦的。

假設，以您現今的這一種苦，來彌補您曾經所犯下的錯，該是不足為過的。因為，您所犯下的錯，受傷的不只是您自己千古的恨，而是您全部至親的人，至愛您的人。

您也許從不曾知道，在生命中掙扎了二十幾年的我們，所受的煎熬、譏諷，怎會是您此時這種雙眸所能取代的……

晚風，把您的鼻鼾聲吹入我的耳中，斷斷續續地，敲擊了我的心。而寒風，更吹抖了我的身。

穿過您的睡房，我很想啟門望您一眼，看看您是否蓋了被，著了涼嗎？然而一切的行動還是違背了意願，我還是靜靜的走過了您的房門。

窗外的細雨，依舊下著，而夕陽，卻早已被黑夜吞沒了……



## 山林寄情

· 蔡羽

生命的初啼不在蒼翠中落地，卻對莽莽山林自有一般交錯的喜愛與驚畏。  
中二時，第一次有了在蔽日綠蔭間露營的體會，也自此牽開我對野地的眷戀。

那撞開心坎的地方，和我自小面對的灰色塵寰出現有趣的相對。蒼勁的群樹撐開一片洞天，小溪在迴轉的奔跑中引吭不絕的歌謠，遠遠近近或嘹亮、或尖細、或婉約、或低沉傳來各種唱和，空氣混溶潮濕的泥草香送過鼻端，許多輕巧的影子從這枝樹柯扑翅到另一枝樹柯，隱約還因為互相的追逐而吱吱笑鬧。

水是冰涼動的玻璃，玻璃下形色互異的石頭仿若也有了靈魂，把淌過的玻璃潑撥出變化多端



的紋路。我們一群猴子愛往玻璃扔石子，看誰扔的石子落下後激起的水花高些，洒下時散些，然後哈哈大笑聲中常就有嚇人一大跳的斥責黃雀在後，只好乖乖洗完澡溜回營地去。

年少就在這樣的林中溪中漾開初入蒼碧的驚喜，以及往後一直纏綿于綠野的情愫。

成長的流光一路飛瀉遠去，我卻時時邂逅這樣的機緣，入林作客。每一次背山臨水，俱入清涼幽香空氣中，都有更多的喜悅洩過心湖，久違乍逢的景致繡出俗氣盡洗的情緒，然後酒鹽般將溫存的詩意洒下。我就在身臨其境時，垂釣一些美麗的感覺。

山林在不同時辰里，流露不同的性情風貌。

夜宿其間，將曉之際最是嚴寒，好多次就在這樣的冰冷中寒顫醒來，然後再無法續接前夢，只好盡量把自己窩蜷成一團。寒蟬淒切凌散，膠凍在黎明前最後片刻的靜寂，萬物也無聲，仿佛還滯留夢鄉與周公把臂共遊，也像在虔誠靜默凝候著什麼。

不一會兒，時間漫步到拂曉，第一線熹微從東方捎來晝始的消息，探過扶疏枝葉的細隙，往雜根錯落的土地上放一把細碎白銀。遠方繚繞群山的白霧適時在初旭攀上山頭後退下，滲入林間的光點越是密集，也就是冷濕氣息飄散無蹤的時候了。山林，落入一片晨鳥蟬蛙報春的喧鬧。

曾試過在如斯清爽時分，整裝待發，從山腳，一群猶帶幾分惺松的少年把寧謐敲碎，沿羊腸如蛇的小徑一路向上，身影過處，笑聲與歌聲如落葉鋪滿路。從掩映的枝葉間放眼望去，遠山古老的青碧在朝暾里依然溶溶優美，不老的靈魂透出萬種風情。匍匐崎嶇的路因此踩出勃勃興致，喘息仿佛也讓人聽見希望。

日頭舍下山巔，飛身雲端。山林頓時搖身成慵懶的美人，萬種聲息緩慢沉落，酷炎擋在起伏迤邐的峻岭之外，午憩的搖籃曲流轉林間。午前的動感消逝無形。

不若沿依此時的氛圍滑向夢醒之間的抒情慢板，一支裝載懶意的旋律滿山放送，成了午林的背景。躺坐其間，感受四野偶然輕微的異動，心緒溺沉在某種濕柔的拍擾中。仿佛一切所有，渾然一體。

待到黃昏舉步靠過來時，一首又一首縱古橫今的詩詞翩然飄飛入林，滿山有了押韻，也有了無窮供人玩味的意象，在回環的林木徑道盤桓。

暮靄沉沉披散半空如向晚的美人飛霜的長髮，落日向變色的山頭塌去，夕照卻煙霧般氤氳林間，枝蹤葉影也被雜成微黃。

我喜歡此時此刻的山和林。恍惚中，我走入古詩卷內，古詩也進入我身體，和古人有了某種遙遙時空的契合與共鳴，古今千年乍然交點于此。洗過澡後，帶著一身涼快，在遠近炊煙嬾升之際，為短暫美麗的時光臨別送行，心弦微微傳來悸動，一種若失的情緒讓眼前萬物的輪廓格外清晰實在，也特別想留住一些什麼。

最後的晚霞自碧落冰消互解，猙獰的夜魔把天地推入令人驚怖的黑池，在濃黑墨的池水中失去一切方向，人更變得渺小無依。尤其月華也被囚禁的長夜，更若無底深淵，心無止盡地下墜。我唯獨恐懼山林滿佈夢魘的夜。群山豐富的脈搏靜止不動，漂浮于空間的聲息隱隱夾雜一絲

詭異，草木如魅，故事里的魔宮與山林畫上等號，住著許多無蹤無影的魔怪，時而跳入你的心房鬼笑三聲，心音即刻荒腔走調。一種被吞噬的感覺，遍體生寒。

偶爾撥云見月，皎潔的清溪濾過枝頭點滴身上，都可以叫湧動的心潮暫歸平和。等到重入曉晨，不安就大江東去，新的希望與雀躍隨日光冉升。

這兩年離鄉背景，在一個黛綠已被灰樓占領的地方，陽光的熱情往往整片被擋去，只能選擇一些高樓間施捨的夾縫尷尬地淌入，卻隨即冷卻在急湍冰涼的人潮里，流向無形。我因而更是掛念在綠蔭間腌漬的日子和情懷。

某次回故鄉，和幾位外地的朋友欣然投入青山綠水的親喚。蔥郁的山腳，鶯囀的清溪，在冰涼的石上沐浴原始，被溪水撫弄的雙腳輕擺了一個清涼的午後。

隨後在市內某座塔頂餐廳，隔窗遠俯，看小小的城泊在綠海中間，一個從外鄉帶回的感嘆也自海中潮起，給心靈留一座青山一片綠鄉，多麼好。

## 寄居蟹偶思

· 金戈格

曾經，寄居蟹在心中是充滿悲傷可憐的小東西。它除了居無定所，又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它只能隨波逐流，因為大海的緣故。人類會為了其美麗的外衣將它殺死而絲毫沒有惻隱憐憫之心。

它或許僥倖活著，但成長中的寄居蟹必須忍疼一次又一次地搬家，捨棄美麗的原殼去尋找更大更寬闊的空間來容納自己成長中的軀體。它總是搬家又搬家。在每一次搬家的過程總要將自己赤裸裸紅彤彤的軀體交給大海，暴露於極度危險與恐懼之處境中，隨時都可能命喪當場或成為海中他類腹中之物。如此身歷險境可真是無可奈何啊！而當中又有多少次面臨驚慌失措，賣命竄逃啊！然而生命雖然如此驚濤駭浪，翻覆無常，牠們總是有辦法渡過險關生存下去。

歷經十多年坎坷無常歲月，我努力學習看淡人生。既來之則安之，寄居蟹的日子決不是永遠的。因為人必須學習適應環境的改變，人事的變化無窮。今天的你我並非昨日的你我。明日又焉能分辨誰是誰。居無定所成了最好的逃避理由，尤其活在軀體內的那個靈魂。生命本是無常，只要能夠隨心隨性，軀體又如何能夠留住欲離去的靈魂。

那天赤腳走過沙灘，面對無垠的大海想傾盡所有煩惱困境事，可大海卻又如何能了解並及時給予撫慰受傷的心靈。可此刻我卻有了一顆遠離塵世的心靈在引導著，使我享受了片刻的靜謐與安穩。對著遍佈沙灘上的寄居蟹，大大小小，奇形怪狀，如此紊亂的心情起伏不停。這一靜一動牽制我的情緒，使我想到了迷惑。我隨手撿起了一顆寄居蟹，它張牙舞爪的夾傷了我的手指，想必傾盡所能與仇同敵，寧死不屈吧！而我也必須如此與殘酷現實對峙，掙扎求生存，學著保持一顆靜謐與安穩的心境，如此必能再次伺機出擊，迎向未來挑戰。

遠離了沙灘的寄居蟹已無處可逃。我放在手中把玩著它，就像命運在玩弄著無辜的生命般。此刻生命將是一場死亡搏鬥，它那里知道生命將要終止。等到它開始意識到死亡的氣息時，它已經沒有權利作出選擇。

好奇的我第一次成功將它抽離軀殼，讓它暴曬在強烈的陽光下，開始時見它一動也不動，靜觀其變吧！然後我將殼慢慢地移近寄居蟹時，一觸到它就馬上張爪探索，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躲進殼里去，平安了吧！未必如此。我再次嘗試將它抽離軀殼，這次竟成了殺神，寄居蟹身首異處不久就死了！命運之神也時常開人類的玩笑。

當我再次面對許許多多的寄居蟹，它們在沙灘上讓海潮任意撥弄，自由自在，如此翻滾又翻滾，或許悲哀可憐，或許逍遙快樂，人類卻如此無知的如此毀滅這個美麗的世界。其實每個生命都有它活著的權利與本能，每個生命都有生存的意義。我開始學習那寄居蟹自由自在地生活，如此隨心隨性，不在乎周遭所將要發生的一切，我的心情隨著浪花跳躍，我更加活得坦然與開朗，並且看到了心中所昇起的彩虹。我珍惜與每個生命相處的歡欣，讓生命都留下美麗的句點。



面樓南飛並着沙灘的童年

# 面對南海述說沙灘的童年

· 藍波

刮著東北風。

這風勢一起，靠向南中國海的沙灘便倍受翻滾的捲浪沖擊，吼聲不斷。平伸入海幅度頗寬的海灘，也越來越短。由於人為的破壞，海沙被海水捲走的流失量越來越大，以致使到這片沙灘不再清潔不再幼細鬆軟。

依靠在這海涓的小鎮，經過半世紀如梳起的黑衫婦，終於也被裝扮起來，因她將會很富有，擁有豐富的地下資源！得利的人持著合法手令，大肆在沙灘邊沿伸出神手不停挖取海沙充著填地和建築材料；鎮上一幢幢石灰房子不斷湧現，代替了昔日純樸風味的高腳板屋。舊的景點——消逝，被佔據的地方是遂漸萌芽的現代石灰林！許多原產樹不見了，沙灘也更消瘦！

海浪輕而易舉的把飄浮的骯髒棄物堆置在沙灘上，也侵蝕捲走海沙；有的地方缺成小海灣，被浸著鹹水的樹木倒了，有的枯死。曾經在灘邊綠叢中聳起迎風呼嘯的海松，已疏落得一片淒涼！

東北風刮著，「匪東」方向的海面在兇兇風勢中，攪起了怒吼的抗議三角浪！

因為沙灘已死，我回來憑弔。

走在硬板板的沙灘上，海浪不斷捲滾過來，浸過雙腳，又迅速退下，連帶走一些流沙，從雙腳背上慌慌張張爬過。海水退去時，我的雙腳已陷入沙中寸許。童年的經驗是，整個背脊平躺在柔柔的沙面上，等待海水沖過來淹蓋全身，閉著眼，屏住息；等海水退下，沙流在脊背下蠕蠕而行動，像無數的虫蟻在背面爬行，癢癢的感覺好爽！

那年的沙灘柔軟得像棉床，鬆鬆的白細沙，皓皓覆蓋了整個海岸線；極目望去，白得多麼可愛。

每個風和日麗的週末，小姊妹們相邀相聚，帶了鍋，買綠豆、蕃薯和糕點，走那麼兩里路來到海邊野餐玩水；落腳的地點，往往是有條清流的小河旁，大樹下陰涼處是最好的歇息處。安置好一切東西，有的檢枯柴生火，有者砍大葉子鋪沙地；大枯木搬來做桌子長凳的，而我們小孩子急不及待的脫個精光，泡進碧藍大海的懷抱。

太陽很艷熱在頭頂猛曬，浸在水中的身子是溫溫微暖。風送來拂熱吻，浪捲在輕柔愛撫，我們泡浸得載沉載浮，多麼盡情。鹹海水浸得眼睛泛紅，手指變皺，玩倦了，到小河里去洗掉鹽量

鹹味，之後，也就是綠豆蕃薯湯煮熟的時刻。大樹下，每人手中一碗熱燙的湯水、糕點，享受一番。再後是遊戲開始，在歡笑中，太陽西下，我們也收拾東西回家。

有時不為野餐而來，只在沙灘上走走，尋尋覓覓的是那美麗的貝殼。在那個年代，外地人還不熱衷到「爪拉」海灘來玩，在鬆柔細沙中總可以找到大而美的完整的貝殼，長形的，多尖刺的、白透而有浪紋的、黑且亮麗的、橙紅令人喜愛的，數也數不盡。有時找到有寄生蝦的，牠像土蝦，軟的身體縮進殼內，雙螯擱在外，我們為了要牠的殼，便與牠拉鋸戰。牠把身體緊緊縮進去，我們就放牠在柴堆上燒，最後牠還是乖乖把身子退出，把牠的房子讓給我們，要不然牠是死定了！在沒燒柴堆時，牠又不肯退讓，有些小玩伴忍無可忍把牠連殼摔在硬木上，讓牠碎死，真是兩敗一傷！小孩是無知的，更缺少愛心教育，在無意識下消滅了另一種生態的延生。何止是小孩，往後的外來客，就聽說沙灘有美麗貝殼可撿，而在週末不辭千里跋涉而來，沒多久，各種各樣的貝類已在沐膠海灘上消跡了！

學校大考後的漫長假期里，老師很少派下作業；我們在膠林里，沼澤邊或草叢堆里，玩得疲且膩了，三五個小孩有時會瞞著家里，偷偷走向海邊。我們在沙灘上奔跑嘻哈尖叫，海水不管，海松默然，我們更盡情歡笑。

沙灘上有許許多多小螃蟹、小蟛蜞，牠們從小洞中推出許多沙粒，圍起牠們覓食的地盤。牠們每一時每一刻都幌動著大螯，捍衛自己，不許其他同類來搶食。我們懷著幼稚童真的好玩天性，赤手空拳與牠們對壘，想抓牠們來玩；然而小蟛蜞很機警，一有動靜，牠們就逃回洞中。在不得要

領下，小孩的腦袋靈轉得快，我們找來長長的木條，或是在綠叢中拔起如竹般的葦，連幹帶葉的，就像掃把。我們平橫著去掃牠們。出其不意中，牠們被掃得亂了方寸，逃不回洞中，我們手脚並快的把牠們抓進玻璃瓶中。

這種玩意一兩次過後，小孩們就放棄不玩了，因為裝在瓶中的小螞蟻活不久；只見牠們不斷吐著泡沫，然後死掉，還發出臭腥味！

當海流緩緩平靜，湛藍中透著碧玉般的綠，海浪的笑紋捲捲向灘邊微笑，這時，我們三五成群坐在沙灘上堆城堡、築沙屋；把心中未來的理想屋，用雙手建起。有的要單層平房，有的要多層高樓；我要擁有的，是有庭院，有池潭，還有座小山丘的家園。因為家鄉靠海，不見山，幼年時很期望見到山，所以築沙屋時，往往就堆一座山在屋後。然而，當海水潮漲時，我們的理想都被海水沒收了！

平靜的月份里，海水平靜如鏡，風徐徐松濤習習，甘榜漁民帶了自制三角網，有的拿了「布卡」到海灘近處深及腰際的海中去捕魚。這是魚隻豐產的時刻，閒空的大人們也會去幫忙拉「安招」網，小孩更尾隨跟了去。漁民到海中放網時，小孩在灘邊耍嬉，等待他們上岸。只見漁民越走越深，有時只見人頭在海面上飄浮似的；然後他們慢慢涉水回岸，抵達水涸時，我們小孩爭先恐後的去幫忙拉網，或檢拾掉落魚隻，以免牠們又逃回水中，等到整張網拖上岸擱在沙地上，往往是掛滿了魚蝦，活生生的在作最後掙扎。大家七手八腳的把魚從網上解下放進筐里，不一會就滿了。這樣的來回放網收網，大家都滿載而歸。回程時，漁民也分些魚獲給我們，大家歡歡喜喜

的用乾鹹草把魚串起，高高興興回家。

最興奮的是幼蝦盛產季節，成千上萬的幼蝦，經不起海底水流溫度的變動，紛紛的浮上水面，擁擠向沙灘淺水處，彷彿赴一場視死如歸的聖祭，而海灘成了祭壇！

當幼蝦佈滿海灘的淺水處，把海岸線都染紅了。消息一逕傳開去，整個市鎮的居民漁民，大小老幼，提了大方桶，擰了竹篩，都湧到海邊去，撈蝦。

猶記得那一次，同住的三四家人到海邊撈了好多幼蝦回來，就在屋腳下攤開了亞答蓆子，把蝦都倒在其上；小孩子叫來幫忙檢掉樹枝枯葉、碎貝小漁仔等。阿姨、母親和鄰居們搬出了木臼、長長的木椿洗淨待用。

小白蝦檢出來，加了粗鹽，裝進瓶子里，日後在太陽下曬了就成了「精植露」。紅蝦滲了粗鹽，在白中椿爛，搓成條狀，曬成蝦膏——峇拉煎。這些都是工程浩大，往往要把蝦椿完，不可怠慢，要不然這些蝦會爛臭。

椿好的蝦膏搓成條曬乾後，可存放很久，尤其是用乾了的亞答葉包裹著，掛在廚房的灶上，經過柴煙烘燻，它更耐久。因為那個時代，冰櫃還是一種奢侈品。

而這片海灘已因污染、破壞而死，魚群幼蝦的蹤跡已杳，海灘邊擊起的網影與人群，入夜後灘上繁營漁民點起的篝火，也不再普現。

海的怒吼是捲浪不斷在我腳邊翻滾，是哀號的申訴，還是予我陌生的呼喚？我已去鄉多年。我遇見一粒擱淺在灘上的椰子，它的皮已被海水蝕去一半，露出的殼和三隻眼睛，像是一張

臉譜，滄桑中有無限哀愁；另一半椰皮鬆散如亂髮！也許它是逐波漂出的椰子，尋覓另一處安適的落腳地。或許外面的世界非它想像，至終它又漂回來；然而家鄉變了，它無助的被擱淺在灘上，猶如棄物，再也抽不出芽！

刮過東北風，海浪就平靜了，魚產會多，可能也有幼蝦上灘。他說。但是，那時我們已經回去了，失了再度回味去撈幼蝦的機會！

西墜的太陽，遺下殘色的霞暈，映照著一棵枯死的樹，孤零零浸在水中；光禿的枝樞，好像無助的手，伸向無垠天際，作無聲的控訴！

多年對沙灘的情結，遺忘與記起的，在雨田果園外的海灘上，面對南海，如浪捲乘著東北的風勢，不斷翻滾過來！

黑暗無聲無息吞噬而來，此刻的心情似那擱淺的半邊臉譜。我是那漂回的椰子！

海田果園青貝一樓翠鳥

# 我在校園看見一對犀鳥

· 林陽

恆常以為，犀鳥是砂州的守護神，從不輕易飛離，那座莽莽林野的土地。

一日漫步在校園椰林，乍聞上梢篤篤聲響，幾番尋覓，照見一對黑白相間的巨鳥，正棲息在椰林上端。

幾乎「噢」的一聲沖喉而出，那不正是嚴守故林的犀鳥麼？怎麼飛向咱所蟄伏的窮鄉僻壤來了？

鳥兒該是敏銳地察覺底下有個失意人的存在，在椰濤間忽東忽西地飛翔，一瞬間就飛到宿舍旁的那棵椰樹。它倆瞪著豆大眼睛，回首不斷地張望。

當我輕聲步行椰林時，伊們已消失了蹤影。

卻讓我想著昔往在砂州馳聘鷹揚的日子，再怎麼追索也回不來了。

回不來了，就連夢里也曾經嘶喊著。八年前，我攜帶滿懷怔忡，飛渡南中國海，落腳在一座名叫星城的小鎮教書。

星城的夜空常是繁星密布，大抵它成了星子們最愛投宿的故鄉。

雖是一路漫天塵埃，道阻且長，我依然風雨不改到校上課。前後四年，未曾請過半天假。那陣子的投入，與此番的隨緣成了很強烈的對比。

感覺自己是孩子王，該傾力擦亮孩子們的心燈，給他們知識，給他們歡樂，陪他們一起成長。

縱然遭受不少阻礙我學會了逆境苦苦經營。四載砂州歲月，我用心打造，終於為年輕的生命印烙難以磨滅的記憶。

那當兒，我不再懷疑存在的意義，不再介懷得失的比重，更不再深感流落異鄉的淒涼。

學子們的敬愛，我體會，更從他們的身上學習到勤奮、踏實和摯誠。朋友們的關照，我領悟，彼此相互砥礪，決心用文字寫出最真實的篇章。

最終，孩子們以優異的成績向我應証「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至理名言。而我手中的這枝筆，因為用心，因為友情的激勵，竟寫出不少記錄生活心情的文字。字里行間，流瀉著夢、愛及平實。朋友如是說。

偶爾在晨風中趕路途中，驚見遠處林間有個頗大物影在飛舞或移動，總愛對自己說：啊！

是犀鳥。我喜歡鳥，因為鳥兒懂得眷戀。

一如我雖歌腳子可以寧靜致遠的砂州，卻時常思念蕉風椰雨的老鄉，以及那兒的人事。盡管該處充塞著許多痛苦和不快的經歷。

然而時限一到，我還是忍著不舍跟砂羅越道別了。太多的甜美記憶，只得留待日後細細品賞。

當「大鳥」在詩巫上空平航時，我知道，那麼美那真的人事際遇，行將隨著我的離逸而消逝。我迫自己不要言悔，一生中能有過那般亮麗的閱歷，何須遺憾？

輾轉八年，我又回到故鄉。當年許多慘痛的經歷，依然在延續。過往不能彌補的決裂，恆常如是，我根本是無能為力。

能做的也只有看開和放開。然而喪失了知心朋友的殷殷交往和相互提攜，以及工作上的層層失意，使我對生活深感倦意。

卻又找不到出口安置自己。手中的筆，更疏于提起。生活方式從平實轉移到近于靡爛，真個何足挂齒？

因此緬懷砂州那一截鷹揚歲月成了短暫的止痛劑。

然再也鼓不起十足的勇氣重溫舊夢了。在親情的牽絆之下，毅然書信取消調職的申請。當生命不再年輕，當信心日愈低沉，得過且過，變成了莫可奈何的扶擇。

由于喪氣，消極度日的生活方式，終於給自己帶來苦果。失去理智的我，竟然把賭注押在賭桌上，輸光了積蓄，落得面臨舉債的困境。

這是實情，卻汗顏向人提起。若說生命中存有懊悔，僅有此番了。徬徨失措的當兒，唯有勸慰自己——重頭做起。

怨不得誰。這一造人生的逃難，結局不外付出慘痛的代價。我只顧慮自己是否愚昧得不值原諒？盡管在工作 and 責任方面，我照舊埋首做著。

命里最陰暗的日子，此際我走著。仔細數計，想徹底走出這一片陰霾，大抵還得苦挨一季時光。歌者高嚷所謂的「一無所有」我深深體會。而「朋友」的定義，我重新詮釋。

許多個睡眠失竊的午夜或凌晨，我倚在冷牆，靜聽屋外鳴虫的呢喃。它們彷彿為我嘆喟，又好像在輕輕的責備。點燃一根煙，我回想起砂州的燦亮至老鄉的暗淡，竟有些失措。

多年後的一個下午，犀鳥悄悄前來扣訪，又匆匆離去。伊們想說些什麼話呢？為何不稍作停歇，難道對我深感失望？

犀鳥頭端有角，顯得威武有型。而生命中有所受傷，才會諦悟健全的可貴？犀鳥瞪大眼珠張望，莫非要我及時醒悟？

我在校園看見一對犀鳥，匆匆一瞥，卻撩撥我思緒萬千。我到底是錯了，且錯得有些離譜。或許，是時候了，我該重整凌亂的步調，致力走出生命的幽谷。

...

...

...

...

...

...

...

...

...

...

...

...

...

...

...





# 地錦

## 第三輯

紅箱子的故事

英皇



陣

## 紅箱子的故事

· 田風

一陣猛踩油門後，巴士經過了丹章見天大橋，揚起不少的輕塵，留下難以入鼻的烏煙味。當時是傍晚六點許，天邊大半的雲彩鑲上金光，不過很快就黯淡下去。雖然太陽落進了茂密的膠林，那種煩熱仍然纏住每一個人，明顯地可以從幾個坐在雜貨店舖前的中年男士看出。他們有的把衣衫的鈕扣全解開，露出因油脂過多凸出的肚臍，有的乾脆使自己古銅膚色的上半身展現在人前，汗孔所冒出的汗尚未冷卻。

夜的陰影越來越濃重，從那林梢，逐漸逼近這兩層樓的店屋，連星星都被抹墨的天空嚇得一會兒閉上眼睛，一會兒又睜開眼睛。不知名的小虫開始活躍，成群圍繞在螢光燈嗡嗡地飛旋，許多受不了螢燈的熱度，紛紛倒死在洋灰地板上。遠望被夜色籠罩的河，只隱約辨出河邊的枯草在

風中微微搖曳，還有冷清寂靜的水面。柏油路本來因著降臨的夜色變得渺無人跡，但是一陣遠來的引擎聲，一陣輪胎碾過橋板的聲音，劃破剛剛恢復的寧靜，接著又有三四輛私家車以刺耳的超速聲趕去詩巫。

這條柏油路還未連接東萊坡直到詩巫時，麻羅坡的村民不過靠著一條小徑到達這一座大橋，然後坐公共巴士去民丹莪市鎮做農產的交易。因著戰亂時期、農產無價和就業機會的問題，選走的村民也不少。雖然說現在交通已很便利，又有水電的供應，村民的生活依然是平淡的，月復一月，年復一年，種著同樣的胡椒、可可、蔬菜和水果，希望換取更舒適的生活。

那位半裸上身的中年男士把右腳抬起疊在左大腿上，在左右腳交疊中間呈現一個口字型的空洞。他無聊地朝四處張望，看見一隻狗正叼出用裝好垃圾的黑色塑料袋，離垃圾桶多步以利齒撕開袋子。頓時，從袋子裂開的洞口發出一陣腐臭。他咒罵幾聲後，看見辛老頭穿著骯髒不堪粗布衣，一步一步吃力地走過來。他的聲調立刻凝結在喉頭。辛老頭雙眉緊鎖，佈滿血絲的眼睛有著蠟燭快要燒盡時那種燦爛光彩。好多人都知道上個月下了幾天不停的雨，辛老頭趕著完成墓工，不知怎樣在經過可圍濕漉的洋灰道上翻了一筋斗，左腳、手臂黃暗的膚色被擦出幾塊血淋淋的傷口，還好村民阿水剛好騎電單車路過，把他送到這雜貨舖包紮傷口。

「辛老伯，這麼一把年紀，幹什麼還這麼拼命，應該享享福！」

「我是天生的勞碌命，一定要做到死為止。」假如看到辛老頭振振有詞的表情，你一定不想跟他辯下去。不然他就會把他所有陳年往事和經驗都搬出來，跟你講個沒完沒了。

「給我一包煙！」辛老頭從口袋里掏出一把硬幣，在手掌上細心地點算，又把多餘的錢放進口袋。

那半裸上身的中年男士懶洋洋地站起來，到玻璃櫥前，伸手拿出一包香煙，這時辛老頭已把錢放在桌子上。接過這包香煙後，他便轉頭跨出這間雜貨舖。背後無數雙閃著好奇的眼光令他渾身不舒服，仿佛他幹了一些下三爛的事，即使人家對他笑談，或從他口中探知一些近況時，他擔心這些話語會到處散播。尤其那個李嬌，說話還會歪過脖子朝他鄙夷地白了一眼。他很想把不安變為忿怒，讓緋紅充滿整臉，然後用兩顆眼睛狠狠盯住這些侮辱者，接著燃起不可遏制的怒火，一句句帶刺的話從他嘴里迸發出來，把他當成家常便飯話題的人——擊倒。但他勉力克制自己的怒氣，以慣性的冷靜眼神看著每一個人，現在他明白了一個老人的孤獨，老伴早逝，故友死的死，遷的遷，病的病，一些生活的壓力和痛苦深藏密斂，無人過問。

踏上人生尾聲的光景令人十分恐怖。除了孤寂，病和死成為另兩個難以磨滅的陰影。他每天穿梭在墳墓之間，對死後另一個世界感到害怕。他擔心對這個世界投了最後一瞥後，他辛辛苦苦創出來的產業，都不是為他所擁有，畢竟他從十六歲勞碌到現在，都是過著儉吃省用的生活。他想再過兩年就做清盤的工作，然後跟二兒子到詩巫享清福。前日王牧師做逐家探訪，對他談起人的原罪、永生和死後審判的大道理，使他聽得越來越對死感到心驚。不過他還是硬嘴對牧師說：「我已經老了，眼睛花了，聖經看不懂，詩歌不會唱，你看我的孩子不是有上主日學嗎？像我這樣的罪人，上帝未必喜歡吧！」儘管牧師費了一番口舌，他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

在夕陽餘輝下，辛老頭已瘦得沒有多少肉。他的樣子實在不好看，滿臉老人斑、黃暗的臉，稀稀疏疏的髮絲，在堆滿皺紋的面龐，露出很高的顎骨。他背有點駝，但還不致於拄著柺杖走。辛老頭回來就推開那扇門，走入靠南的房間，然後輕輕把門挨上。他的孫子阿光懷著好奇的心，貓兒似的腳步一鼓氣貼近那扇門。一陣濃藥味撲鼻而來，為了滿足他的好奇心，他強忍住。房門的窗口半虛掩，可以看到外面的黑暗。辛老頭一進房，便把房間的燈開得光亮的。房間里除了牆上掛著親戚送的六十大壽大鏡，被蛀虫蛀得搖搖欲墜的木廚，還有堆滿古詩一類書籍的褐色桌子。最吸引阿光的莫過於辛老頭那張床。床的四角有柱子，柱子是一截圓菱形。在柱子上面的長方木框，掛了一張垂到離地一尺的蚊帳。辛老頭總是喊睡海綿熱，寧願在七塊上鋪了一張邊緣支散的草蓆。在床頭一端的草蓆，辛老頭已把疊好的紅棉被讓兩個藍色的枕頭壓住。

辛老頭徐徐地彎下背，把手伸入床底，搬出一大堆藥瓶子。他的手往床底撥了幾下，拉出一個阿光從來沒有見過的箱子。這木箱是木製的，差不多有兩尺長，一尺闊。本箱的紅漆已大多數剝落，但所雕刻的龍卻令阿光感到畏懼，栩栩如生。木箱被一個微微生鏽的鎖頭鎖住，只見辛老頭從衣袋中掏出一串鎖匙，非常清楚地選出一把合適開鎖的小鎖匙，把它插進鎖頭的洞口，然後「啪」一聲，鎖頭開了，辛老頭把鎖頭除下，用手把木箱的蓋子往上推。

辛老頭這時的身形轉了另一個方向，剛好把木箱遮住。阿光滿足不了他的眼慾，只好把門縫推大一點，想走到辛老頭的背後，看一看木箱里到底裝了什麼東西。那知「呀」一聲，立刻看到辛老頭轉頭的那個當兒，他也急速地把木箱合上。

「你進來幹什麼？」辛老頭一臉驚魂未定。

看到辛老頭這個樣子，阿光退縮一步，以幼稚的眼光看著他，無語。

「去、去、去別處玩。」辛老頭向阿光揮著他瘦長波皺皮膚的手指，毫無笑容趕走阿光。

阿光側過身，正想溜了出去，那知辛老頭緩慢的聲調在他耳中響起，令他停住，跺了跺腳。

「還要記得不要偷動我的箱子，知道嗎？」

阿光點了點頭，頭也不敢回地跑出辛老頭的房間。

辛老頭的警告，使阿光一直都不敢有動木箱的念頭，但是阿光相信木箱里的東西一定很名貴，不然辛老頭不會那麼兇的罵。不過就因此，家里每一個人都知道辛老頭有這麼一個寶箱。

× × × × × ×

又是夕陽收斂它的光芒時分。

鄉下人吃完晚餐後，總喜歡在露台上乘涼，談天。這時辛老頭穿著一條藍色粗布短褲，露出皺皺癢癢的胸膛，任涼爽的風吹拂著。他睜起眼，從煙盒里掏出一根煙，含在嘴邊點燃。經過口腔、氣管、肺腑後，再從鼻孔呼呼噴出，濃成令人掩鼻的煙。

除了辛老頭，孫子們都沒有機會看到婆婆。他們的婆婆早逝，但辛老頭痴心，不想再娶，所以費了不知多少心機和勞苦養育十多歲的兒子。廳頭除了祖先靈位，卻沒有半張婆婆的遺照。阿光問婆婆長得怎樣，辛老頭眼中閃出憂鬱的光彩說：「像你的小叔！」

小叔，對阿光來講也沒有多深的印象。阿光模糊記起他個子很高，很挺拔，也許是種椒勞

動，他上裸的部份，洋溢著古銅色的美。就是這麼一個高頰闊的臉，嵌著一個渾圓的鼻子而濃濃眉毛下閃著一對烏黑靈活的眼睛，加上兩片頗厚的嘴唇，令人感覺他是一個憨直且鄉味濃厚的青年人。

那天晚上有幾個青年人約這位小叔到後山去「開會」。正當辛老頭悠悠哉悠悠抽口煙時，後山槍聲響連天。濃煙翻騰之際，他的心卻開始那種警告性地猛跳，他想鎮定一下，但腦子像被什麼東西緊緊箍住，一陣空白。不久，他看到一位青年人沒命似逃跑，竟往他的屋子跑來。

「辛老伯，給我地方躲一躲，給我地方躲一躲。」那青年人上氣接不了下氣說。

「阿勉呢，我的阿勉呢？」辛老頭發急了，沒命地揪住那青年人的衣衫。

「剛……剛才場面太混亂，有……有很多人中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的聲調摻雜著恐懼。

「都是你們這些人帶壞阿勉，他有沒有逃出來，你告訴我！」辛老頭的面色變得蒼白，眼睛火紅起來，只是兩腿軟綿綿的，一時間不聽使喚。

「辛老伯，等下再談好不好，讓我躲一躲，不然我會被兵士捉了！」那青年人快要哭出來了。

辛老頭幾乎一拳打到那青年人的胸膛上，在短促的一瞥中，他終於以難看可怕的神色，壓抑暴發出來的行動。

「你……進去躲在那個大水缸里，我會把它蓋好。」那青年迫不及待跳進盛有半缸

水的水缸，手腳發起顫來。

家里的人個個都很害怕，萬一兵士來查，隨時都會從大水缸里揪出一個人。辛老頭有點後悔了，為了保護一個人可能連累到全家。他的心是跳得這麼地猛烈，也不敢直望那個大水缸。還好那一個個兵士只是揚起長槍，從他的屋前走過。這時家里的人才鬆了一口氣。而辛老頭像一個神志昏迷的瘋子，在眾人眼中不要命地向前跑。他跑在沒有路燈的小徑上，又穿過陰森森的森林，令他畏懼的不是黑暗，卻是怕看到血淋淋的兒子。

在森林里，他的呼吸越急促，恐懼越清楚。他不知被樹根拌倒幾回，又起來抽泣地跑，後來他才發現自己慌慌張張地弄錯了方向，整個人被黑壓壓森林埋沒了。那光景十分恐怖，即使辛老頭到達發生槍擊的現場，他也找不到他的兒子了。他的兒子在前排，最接近砂共份子，喊得最大聲。兵士來時叫他們全部束手就擒，那知砂共份子竟舉槍與兵士駁火，結果連累到這一群青年人。阿勉一雙眼睛恐怖地睜視著飛過的子彈和混亂的場面，自己卻呆了。他覺得自己胸膛兩處劇痛後，便倒在地上，耳中模糊地可以聽到叫喊聲，不知是別人的叫喊聲，還是自己心里的呻吟。一切平靜後，兵士們把這些屍首收拾乾淨，只在現場下留住血跡未乾的土面。

即使有屍首在那里，村里的人也不敢相認，深怕相認之後，會連累到家人。而砂共組織採取向年紀尚輕的人灌輸共產主義思想，啟發他們對現狀不滿，讓他們欲為理想鬥爭，結果使年青人落入圈套，最後賠上生命的代價是司空見慣的事。

自從死去老伴後，這是辛老頭第二次與最親的人作生死離別。可憐辛老頭白頭人送黑頭人，



態，都表現令人看不順眼的傲慢。她溜溜眼珠便對人斜視說話，一副要以威勢凌人的樣子。

幾句甜甜的问候話後，大媳婦露出前所未見的高傲：「我說二弟，爸爸病成這樣，不用人講他已經沒有希望了，我們也應該打算一下，那幾塊地要怎樣分。」

「爸爸還沒有去世，我們不需要……」二兒子未說完。大媳婦立刻搭腔。

「話雖然這麼說，像爸爸活到這一把年紀，拿那麼多財產幹什麼？」

二兒子無話可說，默默地坐著，而大兒子也加入這說服戰。

「近來大哥在生意上有點不如意，真的需要一筆錢，正如大嫂所講的，爸爸走了，財產應該分給我們。」

「可是……」

「不要可是可是了，我相信爸爸也同意我們的做法。」大媳婦一副信心的說。

大媳婦吞一下口水，毫不放鬆又開始她的言論：「照我們中國人傳統，長子和長孫要多分一份……」

這時，二媳婦剛為辛老頭用溫水抹身出來。她輕輕地說：「爸爸忽然想吃年糕。」

二兒子凝視著二媳婦，淚水含在眼眶，不自由主在心底喊了一聲「爸爸」，然後對她說：「你去做吧！」

二媳婦對大兒子和二媳婦微微一笑後，便到廚房去做年糕。大媳婦看到二媳婦遠去的身影，又開腔說：「反正爸爸醒了，我進去跟他談一談。」

走進辛老頭房間，大媳婦忍不住用手掩鼻。她好想退出去，但是為了談論家產的分配，還是強忍下來。

「爸爸，好了一點沒有？」大媳婦露出一副白牙，嘴角有點上翹。

「我……我看不行了。」辛老頭的聲調已失去從前的響亮。

「爸爸，我想跟你談談地皮分配的問題。」大媳婦咬了咬牙，很想知道結論。

「我……自有分寸，兩個兒子不分。」

「不，爸爸，照華人傳統，長子和長孫要多分。」大媳婦心急著說。

「我決定的就是最後決定。」一陣怒火沖頂，使他乾咳幾聲。

「我知道了。」大媳婦心里咒罵幾句，便出去了。來到大兒子和二兒子面前，她臉上浮起一

副奸妒的笑容，好像她得到了勝利。

「正如我所講的，爸爸答應了我們這樣的分配。」大媳婦聲音說得特別輕，深怕會被房間里

的辛老頭聽到。

「爸爸答應就好。」大兒子露出欣慰的笑容。

晚餐前，二媳婦把做好的年糕捧進辛老頭房間。她喂了辛老頭幾口，辛老頭嘴角溢出血，她

大大吃了一驚。辛老頭喘了一口氣，對著自己辛辛苦苦積下金錢買地皮，懷了很多心願，現在全

無意義可言了。他只想在病痛中就此得到解脫。

第二天早上二媳婦四點鐘左右醒來，發現到辛老頭已一動也不動。他的身體尚溫，眼珠直

瞪，嘴巴還裂成一條縫。二媳婦內心充滿了尖銳的疼痛，不禁地喊出：「爸爸死了！」頓時屋子裏傳出不同年齡的人哭泣聲。

大媳婦拭去強逼出來的眼淚說：「我們的地契呢？」

二媳婦怔住了，她臉上現出淒涼的神情，但是還是動一動嘴唇：「爸爸常常把重要的東西藏在床底的紅箱子裏，我相信地契一定在里面。」

大兒子趕緊蹲在辛老頭的床前，把床底的藥瓶子移開，拉出一個紅箱子。

「有沒有鐵鎚，快點，快點給我！」大兒子心急地說。

接過鐵鎚，只聽到一陣很刺耳鐵與鐵的碰擊聲，鎖頭落在地上。大兒子立刻拉箱子的蓋推開。

「找到了沒有？」大媳婦在後面發問。

「這是什麼？媽媽的畫像？阿勉小時照片？全是沒有用的東西，啊，我找到了！」大兒子的手顫抖著，誇耀他手中幾張地契。

「謝天謝地！」大媳婦高興得笑了起來。

二兒子和二媳婦看了連話也說不出來。

大兒子還不甘心，伸手又想從紅箱子找出一些貴重的東西。他拿到一份律師館簽署的文件，草草看完後，他的臉立刻漲紅起來。他滿頭汗珠緊握住這一份文件，重重地往紅箱子邊緣打了一下說：「你知道這是什麼？這是爸爸的遺囑，他說所有的地兄弟兩人平分……」

「怎麼會這樣？給我看，給我看！」大媳婦如瘋一般搶過遺囑。

大兒子和媳婦心中能夠有多少罵人的語句全部脫口而出，好像紅箱子裡的貪婪、狠毒的妖怪被釋放，附在他們在身上，而紅箱子上龍形的浮雕被大兒子鎚得面目全非。

辛老頭其他的孫子都怕得躲起來，唯有阿光在房門前壯起膽，探出半個頭，注意盯著斜靠紅箱子婆婆的畫像，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婆婆，而婆婆不會因一場罵戰嚇壞，並且對他露出永遠不變的親切的笑容。

辛老頭的葬禮後，大兒子和媳婦心不甘情不願回去美里。現在大廳前掛著辛老頭和他老伴的遺照，紅箱子裡的東西也全被拿出來，然後放在儲藏室的一角。一切看似恢復正常的生活，遺憾缺少辛老頭在露台罵頑皮孫子的聲音和濃濃熟悉的煙味，還有未了的心願永沉睡在墳墓里。

# 年獸

· 夏秋冬

傳說，古時候有一隻怪獸叫「年」，平時牠都在深山林里睡覺，不過每隔一段時間，牠就會醒來，到附近的村莊找東西吃。

「年」由于隔好久才吃一次，所以牠的食量很大，牠看到不論是人是牲畜都抓來吃掉，弄得人心惶惶，不知如何是好。

起初，村民知道這段時間，「年」會出來四處尋，就躲在家里，關緊門戶，不敢出來。但是區區木門，怎擋得住饑腸轆轆的「年」。

終於，村民在飽受迫害下，忍無可忍，便集眾起來，想辦法來對付這隻怪獸——「年」。經過許多村民的徹夜苦思之後，終於想出一個看來可行的辦法……

我閉著眼，靠在車座上，聽著收音機女廣播員清脆的聲音，述說著「年」的故事。

「喂！到機場了。」坐在後座的妻子拍一下我的肩膀。

我睜開眼，德士車在機場外泊車處停了下來。

我看了手錶，才六時正，距我們乘搭的飛機起飛時間還有整一小時半。

妻子帶著兩個孩子下車，我還了車費，下車拿了行李，直接走到行李檢查處。

雖然一行四人，但我們帶的行李不多，諸如衣服之類用品，在外地購買隨穿好了，出門旅遊，帶太多行李麻煩兼不方便。

我將檢查好的行李，搬到檢票處，那兒已有數人在排隊等候著。

可能時間早的關係，機場人並不多，而檢票處也只有一个工作人員在服務。

我打了一個呵欠，示意妻子帶孩子到旁邊座位去。

站著排隊，恍恍惚忽的耳旁彷彿響起女擴播員清脆的聲音，繼續那「年」的故事。

「年」這隻怪獸，實在可恨，殘害生靈……

「喂！夏主席。」突然身後傳來一聲呼喚。

我心頭一跳，立時精神起來，轉身看到一位中年人挺著大肚臍向我走來。

「哦，是錢老闆，我還以為是誰。」我微笑與他握手，心卻莫明嘆嘆的跳著。

「哈，哈，夏主席新年快樂，新年發財！」錢老闆用力的握著我的手。

「發財，發財，大家發財！」我應酬的說：「怎麼，大年初一還要出門做生意呀。」

「我那有夏主席這麼有幹勁！」他指了指跟在身後帶著三個孩子的女人道：「趁著新年，到日本玩玩，你呢？」

「我……哈哈，跟你一樣。」我看了看旁邊座位的妻子孩子，道：「他們都吵著說要去澳洲玩，平時我工作又忙，只好趁著新年假期，帶他們出去囉。」

「荷，你們是那一班機？」他拉了拉褲頭道。

「第二班。」我將機票遞給檢票員道。

「我比你早呢，第一班。」錢老闆道。

檢票員檢查了我的機票，微笑著還給我，春意盎然。

我接過機票，跟錢老闆打個招呼，就向妻兒走去。

「好了。」我看了手錶，向妻兒道：「還有一小時多，我們到餐廳吃點東西。」

妻子喚醒躺在她腿上的小女兒，小女兒睡眼迷蒙的望著我。

我頓時感到一陣歉疚，抱起她道：「走，爸爸帶你去吃好吃的東西。」

「夏主席。」錢老闆檢查完機票，又走過來，道：「一路順風，我們要先進候機室了。」

「順風，順風，慢走。」我應著。

突然，錢老闆拍了拍我的肩膀，道：「想要過個平靜年，就別那麼快回來，最起碼要過了年十五，嗯。」

錢老闆向我聳了聳眉，留下一個意義深刻的笑容。

我一時不明白他的意思，等到他走進候機室時，我才頓然領會。

看著妻兒吃著早點，我倒沒有什麼胃口，只叫了杯咖啡。

昨晚是除夕，陪孩子放煙花後，已經是十二點多了，早上又早起，我感到睏倦。

索性閉上眼養神。

老實說，這兩年來，我實在是怕了過年，不為什麼，只是因為要花太多的冤枉錢。

自從幾年當上了某社團主席後，就沒有一年的新年能平靜過。

每逢過年就有一大堆的社團團員，記者，警察，親朋戚友拖妻帶兒的來拜年，而且人數還有每年遂增的趨勢，甚至不少素不相識的人也上門「打秋風」。

從初一開始幾天下來，就是忙著應付這些人，搞到頭昏腦脹，煩不勝煩。

說開了，這些人，拜年是其次，其實主要目標不是貪那紅包！

起碼我是這樣認為。

要當一個社團主席還真不容易，除了有勢還要有錢，平日不時都有什麼公會團體藉著舉辦什麼活動來籌款，每年都得花數十萬來應酬這些人，說好聽就是社會公益，造福人群。

其實我在社會上名望，根本就是用我自己賺來的錢買來的。

每一個新年，我至少要預備五萬元來打來打發這些上門拜年的人，堂堂一個大社團的主席，出手可要有相當份量，不然怎見得人？

不過，講個老實話，我能有今日地位，也都是靠那些團員支持，新聞的宣傳，大家互相利

用，我圖名，他們圖利，給他一些錢花花倒是無話可說。

但是，看著錢花得一年比一年多，難免有點心痛，畢竟這些花花綠綠鈔票，都是自己絞盡腦汁賺來的。

加上近年來，股市大跌，經濟不景氣的關係，錢雖然是有賺，但前景可不樂觀，故不得不省著些，為來日盤算。

而且現在名望也得到了，也無謂再繼續「撒網」了，做了這麼多年，也感到累。

故今年在苦思對策之下，索性決定出外旅行，將所有那些人，避個乾淨。

除了出外旅遊這藉口外，我再也想不出有什麼比較「體面」的藉口，能避得開那些人。嗯，方才錢老闆那番話也有理，避就避得徹底，等過了年十五再回來好了。

年哪年，想不到我竟然搞到要「避年」，「年」這隻怪物，果真那麼可怕？

對的，「年」是可怕的，牠力大無窮，被牠看到的獵物，沒能逃過。

牠正向我走來，龐大的身軀，漸漸靠近，我在牠的陰影下顫抖，妻兒緊緊抓著我的手。

「年」一步一步逼進，怎麼辦？牠一步一步逼進，我完了，這回死定了……

「阿冬！」我聽到妻子在叫我。

「爸，爸……」我聽到兒子在叫我。

「爸，醒來！」我睜開眼，看到兒子抓著我的手搖動。

原來是場夢，我竟朦朦朧朧的睡著了。

我抬頭，卻赫然看到一個龐大的身軀，背著餐廳落地玻璃投射進來的陽光，投影罩著我。

「哇！年哪！」我驚叫中慌亂擺動的手揮倒桌上那杯咖啡。

杯內剩餘的咖啡，濺濕了我的衣服一角。

「阿冬，怎麼了！」妻子扶起咖啡杯子問道。

我驚慌甫定的望向妻子，又望向那怔怔看著我的身軀，大身軀之下又有五、六個小身軀，也都呆望著我。

「荷，荷……」我定下神來，心尤有餘悸的跳著。

妻子推我一下，道：「是大舅的女兒阿玲呀，不認得啦。」

「荷，阿玲，是阿玲。」我掏出手巾抹著咖啡濺濕的一角衣服隨口道：「新年快樂，新年進步。」

「哎呀，你們這群傻瓜，還站在這做什麼！」阿玲扭動肥胖臃腫的身軀，對著幾個孩子道：

「快去向姑丈拜年，去，去！」

「姑丈，新年快樂！」

「姑丈，新年發財……」

「姑丈，新年進步……」

立時恭賀之聲，此起彼落。

「好，好，大家新年快樂……」我習慣性的伸手入褲袋，但袋內除了手巾，摸不到

其他東西。

這時才省起，根本沒預備紅包。

妻子將我拉向一旁，低聲道：「怎麼辦，沒預備紅包！」

我皺眉道：「怎麼會在這里遇見他們？」

「她是接從留學美國回來過年的大兒子。」妻子道：「是今早最早班機的，就這麼巧……」

我呼出口氣：「算了，就直接派錢給他們好了。」

「這……不太好看看吧。」妻子遲疑道。

我望向身後，那群小孩也正望著我，眼神中有著興奮的期盼，又有些貪婪的饑渴。

我在想「年」在尋找食物時，是不是也是這種神情……

「喂！」妻子低聲喚我：「到底怎樣，派錢給他們呀。」

「就派錢好了。」我回過頭道。

「那給多少，五十夠了吧。」妻子打開手提包道。

我又忍不住回過頭，這些小孩微掀著嘴角，視線定定的望著妻子的手提包，兩手不自然的垂

著，似乎等著隨時伸出來。

我彷彿看到一群小「年怪」。

我回頭，對妻子道：「免得人家說我們寒酸，給一百好了。」

妻子望著我，皺一下眉頭，低頭掏錢。

我轉過另一邊，大兒子與小女兒呆呆看著我們，目無表情，我心底升起一股難以言喻的感觸。

「哪。」妻子將錢遞給我。

我拿了錢，對他們道：「不好意思，姑丈沒帶紅包封來。」

「哎呀，不用給了，孩子們都長大了，不用了……」阿玲笑眯了眼，肥大身軀抖動著，話雖這樣說，手卻推著孩子向前。

一群小「年怪」，似乎得到鼓勵，湧過來擠在我面前，紛紛伸出手來。

「好，好，一人一份……」我忙將錢派出去。

進到候機室，我鬆了口氣，也不再睏了。

妻子正帶著孩子到免稅櫃台買東西。

兩個孩子，因為我的緣故，似乎沒有過過一個「太平年」。

除了除夕夜外，年初一開始，兩個孩子就自玩自個兒的，我與妻忙應付上門拜年的人。從年初一起，至到我有空陪他們為止，每次我的感覺，就好像是我出國公幹半個月回來時的

那種「久別重逢」的感覺。

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也和我一樣。

「爸，上飛機了。」

「荷。」我應著，抱起小女兒。

走上飛機的梯級時，我問小女兒：「喜歡過年嗎？」

小女兒笑著望著我。

我親她一下，走進機艙。



## 肉粽煮熟時

· 淺香惟

(一)  
赤道上的六月。

紅紅的太陽施展炎炎逼人的嚴威，李岱金的陋屋幾成了火爐，烘得廚房里頭的人個個要發暈。可是李岱金和她的女兒——萍萍、珍珠、盈盈、雯雯，並不因此而歇一會兒，即使大顆小粒的汗珠不停地從額、鼻滲出來，她們都不去抹，只任它淌著。因為一想到明兒的飯錢有著落，她們就更努力更勤力的洗竹葉、挑糯米、炒肉餡、裹粽子，尤其是李岱金。

其實，肌膚上的煎烤比李岱金心靈上所承受的煎熬，舒適得多了！

「岱金，雲妮剛剛分娩，身子非常虛弱，又……又沒有妳這麼堅強；如果……」

· 如果我不愛她，我怕……我怕她會自刎！所以……所以這一頭家……  
 · 我交給妳擔了……抱歉！」

李岱金想著這一番話，一面撈起一茶匙的碎肉丁，放在糯米中間成心子，然後用竹葉把它包住，彷彿在裏內心的幽怨。散置在地上的紮紮三角錐形狀，叫她心痛如刺！她趕快閉上眼睛，長地吁了一口氣，自嘆自付：「……唉……堅強……嚇……都是硬硬擠出來的顏面，你變心……是因為我生了一簇無法開枝散葉的野菊花……她一索得男，我不是應該怨蒼天不公平？……或許該說抱歉的是我自個兒……我對不起孩子，我無法給她們過安逸的生活，更無法給她們一個安樂的家……」

「媽媽，竹葉全洗完了。」剛入學的幼女，打斷她的思緒。

「嗯！雯雯乖，幫妳二姐挑米去。」  
 「不用了，媽！我已經把糯米揀好了。」珍珍立刻應了她一聲，隨即又道：「媽，我去煲粥。」

「怎麼這麼早就煮晚飯？」

「不早了，媽！妳瞧！壁上的掛鐘，就快敲五下。」珍珍的雙胞胎妹妹，盈盈笑著對她說。

「是啊，怪不得日頭沒有那麼曬！」李岱金喃喃自語。

「媽，我看妳八成是紮粽子紮得太累，不如到房里躺一會兒吧！」臉兒尖尖、身材高瘦的萍萍，關切地慰問母親：「反正我還得等盈盈把香菘豬肉切妥才能再炒，倒不如趁這空閑幫妳紮粽

子。」

「大姐說得對！等一會兒，我會把肉粽放進餅乾鼎裡去煮，媽媽您請放心休息啦！」盈盈急忙幫嘴。

「……」

李岱金感動的連支支唔唔的話也說不出一句，這兩千多個日子所受的折磨，似乎在一瞬間消磨殆盡。

「媽媽，妳睡覺的時候，雯雯和珍珍想出去採些菖蒲、艾草回來綁，可以嗎？」雯雯揪著李岱金的衣袖詢問。

她隨即盯著珍珍瞧。

「珍珍，告訴媽，妳又想搞什麼花樣？」她和祥的追問，因為她知道她的這一個女兒最有「鬼靈精怪」的生意腦。

「明兒是端午節，人們都習慣在門上插菖蒲和艾草來祛除病毒和災害啊！那麼，我們何不趁機賺點外快？」珍珍娓娓言由。

「嘩，好主意！」

「媽，妳就答應大妹、細妹的要求吧！」

李岱金瞧著跟前四個生性的女兒怜惜地回聲說：「這怎麼行？難道妳們想逃課？」她的聲音轉為激動。

「學校過節放特假！」四姐妹異口同聲的伸冤。

「哎呀！媽媽怎麼沒想到呢？……這不會是越老越糊塗，未老先衰的征兆吧？！」

「別慌別慌，睡一覺會沒事了！」

雖然，這只不過是小女兒的「神話」，可是聽在李岱金的耳朵里，卻足可讓她眼眶濕濕。

「媽現在就去睡。妳們倆記得在天黑之前趕回來哦！」李岱金，不忘顯出慈母的本色吩咐一番。

「我們一定趕回來吃鹹魚粥！」珍珍和雯雯齊聲齊氣，興奮的喊叫，使才向臥房轉身走去的李岱金，翻過臉來對著「四朵金花」，寬慰的笑了……

(二)

喔喔喔喔……

萍萍、珍珍、盈盈、雯雯，起得比母親早。她們再細細點算昨晚已經檢查好，準備今天帶出去賣的貨。

「奇怪！公雞都叫了，為什麼天還不亮？」萍萍有點不服氣的嘀咕。

這時，她的三個妹妹也不由自主，伸頭出窗外窺一下。

「天公！求你快點天亮吧！」她們望著漆黑的天空祈求著。

「早季的天，應該亮得特別早啊！」珍珍本能地掩不住疑惑衝口而出。

突然，四姐妹像給針兒扎了一下似的叫起來：「糟了！老天爺不是跟我們作對吧？千萬千萬不好狂風落雨呀，天公！」

她們的心不禁一沉。

「大姐！我看，我和雯雯還是趕緊出門，到大路口那兒等；一路上又可以找早起的路人購買，總之早一點把手頭上的蒲草兜售完畢，總是我放心點。」

「珍珍！天色那麼墨黑，街口怎麼會有人影？」李岱金清脆的聲音在背後響起。

「媽，我們吵醒妳了？」

她明白女兒們的顧慮，走到她們的跟前，附和地說：「傻孩子，沒有那麼一回事！媽媽只是習慣在這個時候起床。又繼續說：「妳們這幾個小傢伙，老是仰頭望天色，也不望牆角的時鐘，看看現在才幾點，四點多的天會曙光嗎？」

四姐妹把煤油燈挨近掛鐘，壁鐘指著四點二十幾分！

「真的才四點多呀？」她們不禁一愕，大家妳看我，我看妳，一時說不上話。

「妳們心情興奮，才會難以成眠，七早八早就爬起身來。」孩子整夜的輾轉反側，叫李岱金好安慰、好難過！

「但是，睡不夠，精神也不夠，萬一還累出病來，媽媽豈不是得愁醫藥費，那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多不划算？」

她們羞愧的頭低低。

「媽，我們下次決不再犯！您原諒我們吧！」

「好啦好啦，沒事了，還不去把一綦綦綁好的肉粽拿給媽？」

「是的。」萍萍即敏捷地把兩大藤籃的粽子提到母親面前問：「媽，妳要出去了？」

「多一陣子，我們結伴上路。」

「太好了！」

窗口剛透進灰白的曙色，萍萍、珍珍、雯雯，便等不及似的拿起「包袱」，準備和母親出門「并肩作戰」去。

不過，李岱金的手才觸到門栓，又折了回來，偏過臉向「顧家」的三女兒說：「中午煮飯吧，盈盈！」

「煮飯？」

「是呀！今天過節，咱們吃豐富一點。」

「……」

「怎麼了？」李岱金意識到女兒心里的不妥，緊張的問：「是不是……沒米了？」  
「嗯……」盈盈顫怯的回答，接著道：「若下午吃飯，今天恐怕連……連

粥也沒得煮！」

李岱金伸手拉過盈盈，摟在懷里，顫抖著說：「不……不用擔心！等一會萍萍送肉粽到訂戶家，收了錢之後，沿途就買包米回來。」

「媽媽的話不錯！大姐賣了肉粽就到方記買米，妳安心煮飯吧！」

「三姐，我和珍姐還打算把得來的蒲草錢，買幾粒雞蛋回來加菜呢！」

「不要不要，不要胡亂花錢！」盈盈急忙哀求。「後園有黃瓜，我們吃清蒸黃瓜湯。」

「好了，一切搞定，我們趕快走吧！再不走，就誤事了！」珍珍發現天色將明，連忙催促。大家應了一聲，挽著擔木，舉步往巴利的路去，對她們來說，街市就是萬無一失之地！

(三)

李岱金和她的女兒來大路口「分道揚鑣」。

此刻，東方正發白，但天仍未晴。她急巴巴的往商場後面的巴利闖，一心一意想霸占她用慣的攤位。

「來來來！七毛錢一粒的粽子，又便宜，又好吃，太太小姐呀，買緊回去做節。」

像平常一樣，早晨七點鐘，是街市里生意最旺的時候，因此，李岱金也像過去的每天一樣，非常賣力的兜生意。再說麼，今天恰逢端午節，巴利一片擁擠，更是她扯開嗓門，招徠顧客最佳的時刻。

「粽子一個七角？」幾個中年主婦，圍在林岱金的糕點檔子前面詢問。

「是啊，要幾個呀，太太？」

「不要幫襯這檔的粽子，她的肉粽沒有石栗！」

那些家庭主婦一聽見有人這麼說，登時向李岱金投以失望之色，喃喃地說：

「我最喜歡石栗！」

「我的孩子不吃沒有栗子的粽！」

「沒有石栗？怪不得價錢比別的販子們便宜！」

「我不買了！」

「喂喂喂！別走呀，太太！」眼看就快做成的生意，卻這樣告吹，李岱金心不願，情不甘的欲責備那搗蛋的頑童。

可是，餅乾伯調皮的麼子，又怎麼會站在那兒，等著她叱喝？他一早就閃開了！

「豈有此理，要給我再撞見你，一定罵個痛快！」

當然，那只是她心里頭的氣頭話，根本沒有責出來的機會，何況，生意要緊，她自然不敢遲疑，繼續叫喚。

「買粽子呀，一個七十分……」

「大嬸，快離開，這里不准開檔！」一個二十多歲的執法人員，寒著臉，站在李岱金面前。

「什麼？你……說……什麼？」她大吃一驚，顫抖地問。

「在這兒開檔是犯法的！清楚嗎？」

李岱金被一個執法人員沒頭沒腦當街斥責，臉色登時變了。她企圖向隔鄰的王嫂求助，卻見

王嫂也遭受同自己一樣的厄運，隱隱約約還聽到不遠的小攤，有激動的吵架聲。

「大官，我有「禮申」的！而且，在這裡已經擺了六年，有什麼理由叫我走就走？」她忽然當機立斷的反駁。

「有「禮申」也沒用！這個菜巴利已被收購來改建高級住宅區，所以你們都得走！」

「嚇，一時之間，你叫我搬到那兒去？為什麼事先一點跡象也沒有……」李岱金說著說著，眼睛都紅了。

「大官，你說的全是真的麼？」隔鄰營生的王嫂，沖上前問，「……你們……你們怎麼不體恤我們種菜的窮人？……我……我一家七口的生活，就全靠這個攤了。」利時間，閃出兩個滿臉殺氣的高官，走到她們檔前，二話不說，即把她們的「心血」充公了！

「……不能這樣……你們不能這樣……你們給我機會，我這就走，這就走……多隆多隆……」李岱金激動的攔擋執法官的去路。

「阿嬌，我們對你已經很客氣了，如果下次再在這裡擺檔，嘿，我們可不只沒收你的粽子這麼簡單了，還要「三萬」！」

「大官，請你們做個人情，可憐可憐我們吧！」李岱金焦灼的跪下來求情。

「大嬌，請你冷靜一點，我們只是例行公事！」

(四)

天空明淨淨的，一絲雲彩也沒有。

熱鬧的菜市場，這時變得十分寧靜，只有三兩個記者，還在向湊熱鬧的目擊者「拿料」。

「岱金！妳不要這樣子呀！回去吧，嚮午了！」王嫂走近無精打采的李岱金跟前勸慰。

李岱金顯然是為了上午肉粽被充公的事，仍然情緒低落。

「岱金，妳知道麼，我的菜給他們搶的時候，真的很想殺了他們，如果手上有一把巴冷刀。

可是一想起家里楚楚待哺的孩子，我的心……就軟了……」

「對！」李岱金深深吸了口氣，一字一字清晰的說道：「王嫂，妳說的對！為了孩子，我們要理智、要清醒地與惡劣環境，周旋到底！」

王嫂一聽到她這麼說，心情就釋然，因為這證明她突然「豁然開朗」了。

當她用袖子拭去淌下的淚水之後，霍然地抬起頭來對王嫂：「明兒我要和大伙兒一塊去向市長討公道！」

「對對！我也跟著去！頭頂有晴天，我相信咱們不會含冤受審。」

「不錯！」李岱金似乎給「驚」醒了，也忙忙的說：「市長一定會給我們一個妥當的安排！」

她信心一百的拍著王嫂的肩膊，再道：「我要走了！免得孩子見我遲遲未歸，即撲出來找。」

「岱金，來，我們一同回家！」

「嗯，好！咱們一起走。」

刺痛の艷陽，炯炯地俯視這兩個婦女，踏著沉甸甸的腳步，走向小徑。  
唉！她們的腳步怎能不沉重？

肩負的擔是輕蕩蕩，但心腹的擔卻是重甸甸！

叫她們心痛、焦慮的是失去落腳的地攤兒，往後的柴、米、油、鹽、飯、醋、茶，怎辦？  
塞翁失馬的奇遇，是真的還是假的？

(五)

李岱金跨入廳堂時，大女兒跟平日一樣，親自過來接過她的「公事包」。

「噢，媽！妳的藤籃呢？」萍萍趕緊的追問。

「今早，執法人員沒收了！」李岱金答。

「沒收？」孩子們一聽，登時失聲地叫起來，「可是，為什麼？」

「那些官差，說巴利被發展商收購，要在那兒築高級住宅的大廈，所以禁止我在那兒擺賣，  
我不肯走，他們更充公我所有的貨物；還說若再看見我在那兒開檔，他們就「三萬」我。」李岱  
金把委屈傾吐給愛女們聽。

「光天化日之下，他們竟敢欺侮一個柔弱女流？」盈盈說著，不期然彎曲手指向內合攏，繼  
而憤怒著聲音道：「這太沒有天理了！」

孛孛的珍珍立刻點頭認同，「豈但欺侮，簡直是欺詐！街市是政府的，市政局沒有正式書面

通知搬遷的預告，誰都不可以趕妳走囉！他們無端端沒收的粽子、籃子，我要到警察局報案！」

身邊的萍萍也紅著脖子，提高嗓門嚷道：「沒有搬遷通知，這群官吏就擅自殺絕，我懷疑他們受了奸商的賄賂！媽，我們到反貪局告他們去！」

「那全不必！」李岱金忽然說。

「怎麼您還跟他們客氣？」

「我們已組織了一個小販請愿團，明兒就到市政局大廈見市長，起訴執行官。」這一次，李岱金以肯定的語氣強調，「所以，妳們不要輕舉妄動！」

「媽，妳別怕！明兒陪妳一起去。」小女兒接嘴。

「傻孩子，媽媽不怕！」李岱金寬心地對雯雯說，「媽媽也用不著害怕，有那麼多的叔伯姨婆相伴，媽媽決不會畏縮，妳乖乖和姐姐們呆在家里等好消息吧！媽媽放下心的……」她頓了一下，接著往下說，「只是這麼一鬧，不知道要拖多久，日後的伙食……恐怕……」

「不要擔心囉，媽！天無絕人之路，我的蒲草賣了十二塊六！」珍珍說著，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陣兒，摸出一小堆銀幣，「瞧！」

「我的買米錢，也剩下六元。」

「大姐的六塊加上我的……咱們總共還有十八塊六毛錢呀！」珍珍逕自在高興。

然而，珍珍的母親和姐妹，個個面面相覷，用驚訝的神色打量著她。

這時的珍珍，思潮起伏，好像滿腦主意。霎時間，她極之雀躍脫口就道：「嘿！等一會兒，

我拿這筆錢到方記，買兩瓶山華利、五包米粉、一斤白糖、一包食油；明天起，我們改賣橘子水和炒粉絲過活，直至到小販攤明朗化！」

「珍珠真棒！」盈盈、雯雯咄咄稱贊。

「好一個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主意！」萍萍也忍不住贊佩，「我們還可把圍圍的薯菜採來拌米粉炒，然後我們各自到工地、碼頭兜銷；午後三點鐘，是苦力休憩的時間，我相信咱們的小吃，到時候一定會大受歡迎，哈！」

李岱金被她女兒的憧憬，招引的從眼角沁著淚光。

「媽媽，妳不要哭啦！我肚子餓了，我們吃飯好不好？」雯雯擔心李岱金可能會哭得成了個淚人兒，索性提醒大家她餓著肚子。

「小妹說的是，飯菜都涼了，咱們一邊吃，一邊談吧！」盈盈鼓勵說。

於是，一家人齊齊坐下來。

李岱金看看孩子菜黃色的尖削臉，又看看桌上冷凍凍的黃瓜湯，頓時苦笑嘆了起來：「媽真沒用，連過節都無法給你們吃碗熱騰騰的湯！」

「媽！我們只要一爐的溫馨！」

溫馨，是的，是李岱金一家五口暖呼呼的圍爐節！

瞧！

無魚無肉過端午，興味熾熱似烈陽；

今兒暴風肆狂嘯，朝旭東升霾自散！

## 選舉

· 筆軒

許久未曾下過一陣雨，即使是一陣花開花落驟雨的短暫抑是飄零若絲的細雨也未曾有過。一般的炙熱漫在空氣中散佈開來，令人儼似置身於火海一般。

淡灰的烏雲驟時一朵銜接一朵承序地傳絮火芯一般在天際一路燒去。蘇適遂邁開腳步三步併成兩步疾行，兩腳交錯成機械般抽離反復。公路兩旁的景物在陰黯如晦的天際下加速倒退。

穿入巍峨互屹的學府大門，祇見對門禮堂前高起單層階梯已坐滿等待的人整齊成列坐開。少數人則站於階前俯首與階坐的同學交談言笑，笑聲貫徹雲霄。蘇適舒喘著方才的上氣不接下氣，兩頰仿若火燒雲，揮汗雨下；米白色的襯衫濕成透明，并徐緩著腳步行走向對門偌大的禮堂。即使是驟然落雨亦能及時拐向兩旁校舍的走廊避雨。

對著走廊是一列花園，花園上枯黃的葉子和開著不復昔日光采紅勝似火不成圓的花球，以一種餓渴之姿枝極延伸向天，等待陰澀如晦的天際。瞬間，久盼的雨已撫平多日來的痛。

有人發覺蘇適的蒞臨而不住打量著他。烏溜溜的黑貓氣球般龐脹著烏毛亮著兩眼青光敵視對臨而來的狼犬；微張著劍光閃閃的鋒利「噁」聲哽自喉間由遠而近。一抹閃光驟然蛇行橫跨過天際自一端長射另一端裂成數道曲折裂痕。跟著轟然一聲巨響吼自天際；怯弱的女生兩手掩耳，尖叫聲與雷嘯一併怒吼，此起彼落。眼見將下一場傾盆大雨，蘇適例行微展笑容算是招呼眾人，然不想多待一刻，便徑自拐向走廊直上閱覽室。

陰暗的閱覽室揮抹一層銀白淡然燈光湮去。幾個幹事正忙得氣喘吁吁，蘇適見狀即裂嘴招呼，並自告奮勇不經吁請一塊忙了起來。

少頃，時間的關係，同學接二連三陸續蒞臨。但見蘇適竟和幾個幹事一併而忙，幾個同學便搶救般作業。另外則大部份陸續往心怡座位星佈散坐。

前作事畢，蘇適連忙往剩餘的座位填充。黑板上偌大青底白字「第卅屆學長團選舉大會」高高居上橫擲，囂喧的談論聲薦然消逝。橫列的十個仿宋楷體逐漸挑齊擴大，空氣大量流失。幾個幹事並列對坐眾前，虎視眈眈，並由總學長掀開序幕曲相繼奏起，且由總務同時分發於每人一張陳列的學長團候選人名單，任由每個學長揚選心怡的廿一至廿二位學長組成新生代幹部。選票不拘，票多者中舉。

緊接而來是由秘書將名單上的名字逐個循序介紹。有人祇是微微點頭作罷，有人一臉肅穆若

石，有人強顏歡笑……一張張不同的臉孔似乎不斷地作出不同的變化層出不窮。念及蘇適的名字時，但見蘇適欠起身，肅穆地躬著腰行禮，全場嘩然。緊接著亦有人似模似樣地行禮躬腰，不甘示弱。

白紙上，黑字是兩排的學長候選人名字。這已無關緊要了。蘇適在第卅二行尋得自己的名字。「如果你們認為自己有資格，大可大方地在你們的名字旁打個鉤。」化作千絲萬縷縈盤著蘇適的腦際不去。驀然一道閃光以東北支流向西南閃射開來，跟著又是一陣怒吼震驚四座。雨簾自東拉向西吼怒，有人緊閉上教室兩排的窗子「啪啪」拍成絕響。蘇適充了電流般自發自中間位置奔至窗邊協助兩旁座位的同學關上窗子。幾個漠視的學長遂自動起來。事實兩排木制白葉窗並不長。

密集的雨滴力擲著緊閉的窗子擂鼓般奏成趣。我是最有資格的。蘇適心想。年來的辛勞努力並非白幹。

台上的戲子正以跟跄的腳步幽怨成器。整個娟秀的臉頰盡被顏料塗成，白、紅、黑……濃得化不開來。曲子愈是唱得哀怨，台下觀眾愈是歡愉了。掌聲密集似雨聲漸瀝，此起彼落。

自初中三那年，蘇適便立志成為學長。每回瞧見凜然威武結著墨黑的領帶便心萌羨意，尤對於身著深藍色外套彼類倍覺肅穆莊嚴，令人敬三分懼七分。於是初中三那年便脫胎換骨換了人般收斂了起來，並常替帶班長往返教師辦公室作業。教師們便以此類學生引以為榮。

猶記當時上台正式領取黑色領帶，蘇適被派代為眾準學長宣誓之時，蘇適便立志年內有資格穿上深藍色外套，然事與願違，初生之犢氣餒旺了些許，有能力無甚表現眼睜睜見無能卻強行表現的同輩一一級陞。於是蘇適似開了竅般領悟箇中之理。

雨勢未見轉緩，風颯得更瘋狂。漫天的雨簾似大片大片的簾幕隨風飄蕩。蘇適細讀成排成列學長候選人名字，細細地思量以作慎重的投選……

明白事理後蘇適似甦醒的龍，醒自上屆選舉的落敗的傷痛。夢斷時，傷痛仍隱隱，更那堪潮濕冰冷，甚至雨打風吹。風雨交加時，蘇適已難耐風雨滿城的襲擊，滿城風雨氾濫已成災不斷湧現的冰冷，刺骨。每每撫著胸口的刺痛，蘇適便立志爭取總學長之職，而後斬草除根。於是除卻臥薪嚐膽外，更用一層外套將自己膜圍隱翳起來。

成列成排的黑字成蟻爬滿蘇適的心，沙沙猶如雨聲，錯綜交織成氣勢磅礴的交響樂。風雨中不時仍傳來雷聲隆隆，似在抗議些什麼。天色更暗了。

抬望斜睨周圍的學長。四周鴉寂一片，感覺身處考場之中。隱隱沙沙雨聲中，有人草率了事，有人散散漫漫，有人絞盡腦汁，有人毫不在乎。

密密芸芸之中，蘇適在第卅二行中自個的名字邊先輕輕地打了個鉤。或許是良心的關係，鉤打得極小。似不經意不小心地一鉤。幾個幹事監考般四下巡邏來回踱躑，蘇適總是顫著手遮遮掩掩，似藏埋無限秘密般，莫為人知。風雨不斷，更有幾顆雨珠打在蘇適的臉上，紙上，滲自木制的窗際。如果，如果僅差對手一分而落得敗陣，飲恨沙場……

年來，蘇適在風雨中渡日，成長。但仍害怕風吹雨打的襲擊。一忍再忍，百忍竟成怒，蘇適立志成為總學長的願望瞬間迸然沸騰至極點，而後昇華昇華再昇華……

除卻表現，蘇適在風雨中漸漸學會擄捕人心。是誰曾經這麼說過，放長線，釣大魚。蘇適絕不草率輕舉，掉以輕心，甚至盡神費力，準備最上等的餌。雖表面龍騰虎躍，內裡卻忍辱偷生。原則上，蘇適絕不參予爭功謀利的功夫，更每每瞧見對手強行表現，欲博出位儼似因戲班招收新生、且而強行表現的混身解數以乞奪青睞而睥睨以視，因覺這種三下流的表現功夫似堆爛泥，而自己是清高的，若出淤泥而不染的蓮。蘇適望眼八方，往往予總學長許多意想不到的改革方針，令人喝采。四面而蒞的風雨更凶了。而蘇適則瀟灑對此置之度外，避免愈描愈黑。此外，更活躍於課外活動。運動、學術、藝術無一不精；演講、辯論、書法、美術、球類皆代表學校出賽，每每盡興而歸，風頭之勁，仿若誰人不曉既為孤陋寡聞般。

風雨漸收斂了自己，不再狂吼強嘯，僅是答答含羞地飄著絮絮綿綿若絲。窗子被打開了，似陰暗中敞開大門，一切又恢復光明。蘇適已謀好廢票大計，以免僅以一票之差而落得敗陣。除了自己以外，蘇適皆投票予學長團眾泛泛之輩。想必他人將不曾投票予此類慵懶且無能的學長。四周巡踱的幹事似乎皆望向蘇適，而蘇適總是將頭壓得老低，四周不斷四向擴大，滄海一粟。

雨勢更緩了。絲雨霏霏若千千萬瓣地漫天飄零。縹渺中，依稀是蘇適的父親含淚而終……

闃寂的夜里月黯星廖，霏霏雨簾交織成網溼天。待發現時，蘇父已告不治，奄奄一息。五臟

六腑俱因服毒過量而遭腐蝕。臨終前，蘇父千言萬語顫著喉硬生生地拼出字來直對年紀尚小不甚懂事的蘇適以他熟悉的文字訴說許多他聽不懂的話，蘇適祇是牢記住。而蘇適的母親則跪倒床緣痛哭，哭聲伴著隱隱雷聲隆隆，天地萬物皆俱暗了下來，四周闐寂得嚇人。那是好幾年前的事了

蘇父生前是當地著名某反對黨的領袖。生前熱心公益，為黨為人民操心操勞盡心費神，皆為了華人的利益而奔波積慮。俱因如此，蘇父深受眾人愛戴，將其聲名推波助瀾般，推崇若天高。國會選舉前聲勢更浩浩若海嘯般以排海之勢壓倒群黨。「華人須自救」的口號竟浩浩蕩蕩在漫天風雨中逆然射出艷麗火光，熊熊而燃。這豈不是盛驕驕陽底鮮花，竟一夜間，都謝了。花謝了，蘇父的心也隕落了。感覺寶宇盡在縮小，山窮水盡竟無路，唯有把酒對月高歌，看似酒後自省選舉敗因，咄咄逼人。「華人敗給了金錢，也敗給自己；金錢奴役了華人，打擊了拯救自己的心。」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蘇父豁然領悟，「華人須自救」即是先收了銀兩再說。是夜開始了罪小雨，而蘇父既於零落的細雨中，結束了生命，結束了慘絕人寰的命運，也結束了拯救華人的希望。零落成泥碾若塵，只有香如故……臨終前蘇父顫著喉逐字逐字般對蘇適訓誨：蒼海桑田，然華人祇是在原地重蹈復轍。華人祇有死到臨頭才會團結。而爭則是人類追求尋覓榮譽以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借以榮耀掩湮醜惡的一面，卻在勾心鬥角中赤裸裸地將醜惡呈現當前。你要做個能者而非虛榮奴役的庸材……隱隱雷聲隆隆，蘇父語畢即殞。

雨停了，唯屋簷滴雨灑花聲聲不絕於耳。眼前候選名單已填妥。似完成了重大使命般，蘇適吁了一口氣。

自蘇適的父親懷恨而逝，蘇適便不時警惕自己，必做一個能者。蘇父並無遺留多少遺產，祇留下蘇適認為千金難衡的遺囑，遂發奮圖強冀盼能在學長團展現才幹，超群出眾，但卻對能者的真諦疑惑不解，祇道是在群體中出眾算是能者吧！於是爭相地想盡辦法以坐上學長團第一把交椅。

似做錯了什麼般，一種強烈且奇怪的感覺縈繞著蘇適不去。似一種坐待處刑的感覺。「你要做個能者而非虛榮奴役的庸材」驀然化做千絲萬縷縈繞著蘇適結成千千結。父親的訓誨一直牢記在心，但此時卻感覺未曾盡責般不安起來。蘇適的心似系著一塊沉重的鉛石，不斷沉，重，沉重。天地萬物驀然膨大，心情更重了。蘇適終於開了竅般領悟起來。自己曾幾何時，僅是群中強者而非能者，更不擇手段以求高陞。既使陞做總學長而未能服眾，更不堪稱能者了。這時蘇適激動起來，全身熱血開始沸騰。如釋重負般，蘇適也已知知道下一步棋是該何以弈，遂高舉右手呼道：「老總，請再給我一張候選名單……」。

窗外老樹抖擻地佇立於雨歇的晴空下，漫天黑壓壓的燕群星佈而飛，此時彩虹濕氣氤氳中若隱若現於深邃邊遠的天際傲屹。

# 心獸

· 夏秋冬

他正在逃，逃，逃。

在他後面是一隻大怪物，正竭力的猛追。

他不過是一隻小獸，在大怪物規劃的途中脫軌了，結果就要被大怪物吞噬。

沿途蹣跚而行的其他獸，看著他，有的在輕輕的笑，有的在唾棄的罵，有的在搖頭嘆息，沒有人願意幫他，繼續走大家的路。

這路途實在不好走，大家都要小心，很謹慎的走，偶而偏了一點，就要馬上轉回來。他實在是偏得太遠，轉不回來了。

他在大怪物的爪下掙扎著，卻無能自救，一吋一吋的被吞噬了，被吞進大怪物的肚子里。

然而這不是結束，審判才在怪物的肚里開始……

「沈夕陽！」庭上法官在叫。

他從昨晚惡夢中，昏昏渾渾的回過神來，聆審的人，記者，律師，陪審團，法官，都在看他。

辯護律師向他點點頭，示意他回答。

他向法官看去，卻與法官目光相對，心底一寒，退了一步，觸及圍欄，他是一隻被困的獸，沒有去路可以逃生。

「沈夕陽。」法官向檢控官看一眼，道：「你現在被控強姦及毆打兩項罪名。」他努力使自己鎮定下來，雙手緊緊抓住犯人欄，全身也繃得緊緊的，不讓自己發抖。

「我不認罪……」從他緊咬的齒縫中拼出這四個字，他不敢多說其他的話，唯恐控制不了，讓顫抖的聲音泄露出他心底恐懼。

斜眼瞞向聆審席，才注意到他的老母親在幾位親友陪同下，正坐在最前排，他們應該是早就到了吧。

他繼續搜尋，卻不見妻子兒女，他令他們感到羞愧，憤怒，不可饒恕吧。

「被告沈夕陽，卅九歲，××銀行經理，被控于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九日，下午六時十五分，在工作地點，××銀行的經理室內……」檢控官開始宣讀他的控狀。

開始了！終於開始了，羞辱，排山倒海般向他襲來，令他無地自容，無處可躲，無法忍受，

唯有閉起眼睛，讓思想逃離，可是恍恍惚惚，輕輕浮浮的思緒，那里落腳呢。

他想到那部戲，史提芬，史比保導的，那一對男女在草原上拼命狂奔，戲名叫什麼……發泄獸慾……戲名叫……幹下了禽獸不如的行徑……對了，好像是……受害人拼命掙扎……怎麼想不起來了，這麼出名的一部戲……瘋狂的毆打受害者……天哪，我做了什麼，怎麼連戲名都想不出來……令她精神肉體受到極度的痛苦……被告這種獸行……獸行……獸行……

他猛然張開眼，哦，長長透出一口氣，終於將那隻獸重新捆綁了起來，可是不知道牠幾時又會脫困而出。

他覺得自己越來越綁不住那隻獸了，這樣下去可不是辦法，令他心緒不寧，無法專心工作。這實在是一種精神上的折磨。

隨著兩聲輕叩，一個跟他差不多年齡的男子開門走進來。

「哦，楊弟兄，請坐。」他招呼道。

這位楊弟兄是他教會里的執事，他們同屬于一個教會，故以弟兄相稱，這稱呼也帶進公司里來了。

楊弟兄是銀行里的會計部主任，做事可是明察秋毫，絕不含糊，就像他做人一樣。

「一點小事。」楊弟兄在他面前坐下，拿了一疊文件放在他桌上。

「賬目方面出了問題？」他拿過文件問。

「一點小問題，這里……」楊弟兄從文件中拉出一張：「差了幾百塊，應該是支出部的問題。」

「哦？讓我查一查看是誰支出的。」他拿起電話。

「不要急，我來時已經有問過了。」楊弟兄道。

「荷？」他輕放下電話，心想，你是越權了吧，這部門可是我管，有事應先請示我呀。

他深吸口氣，壓下心中不快，靠著椅背，問：「是那一位？」

「應該是新來不久的那位展小姐。」楊弟兄道。

「是她？」他眉頭一揚道。

「人品應該沒有問題吧？」楊弟兄問道。

哼，你這樣問，可是懷疑我辨識人的能力麼？他心里如此想著，道：「應徵時我看過她履歷表，沒有什麼問題，可能是……才做三個月，所以不熟悉吧。」

「那就交給你了。」楊弟兄站起來，走出去，開門時，又轉過頭來，道：「對了，沈弟兄，好久沒看到你來教會參加崇拜了，有空應該多多出席，我既然是執事，也有責任推動你們，不要怪我囉嗦就好。」

他笑道：「是的，是的，最近忙，有空一定去。」

呸！老子高興就去，不高興就不去，干你何事，真是多管閒事，公事不夠，還管到我的私事

上來了，不怪你囉嘛？我最好刮你兩巴掌呢！

他看了看手錶，哦，已經是下班時間了，從他經理室透明玻璃望出去，職員一個個正收拾著東西準備走了。

他的目光落在那位展小姐的背影上，此刻她正邊收拾公事包邊跟同事談笑著。

他的目光從她的俏麗的臉，溜到鼓脹的胸部，溜到纖細的腰，溜到渾圓豐滿的臀部，溜到白晰細緻的大腿……

他咽了口水，拿起電話，按了一個數字，外面展小姐桌上的電話就響了起來。

展小姐拿起電話，說了幾句，向他這里望了過來。

職員全都走了，展小姐輕叩了兩下門，進來站在他面前。

他放肆的盯著她，身材不高，卻玲瓏有緻，在撇開的外衣里，是一件薄薄的白色恤衫，像一層朦朧的雲霧，隱隱約約的顯露出內衣的花邊，那花邊緊緊的承托住那一對彷彿不甘被隱藏，卻穿雲破霧而出的玉峰。

她不安的將外衣拉攏，但是他的目光卻已游移到她展露在短短窄裙外的雙腿上。

他感覺自己心開始很快的跳著無法按捺得住了。

他站起來，看到外面職員全都走了，空空盪盪的辦公室，便將經理室門悄悄的鎖了。

然後像一隻獵食的野獸般，慢慢輕輕的繞到她身后，在她覺得不妥，想回過頭時，突然的將她從身后按俯在辦公桌上。

他任她驚惶尖叫，抗拒掙扎，那一隻獵物不是在這樣過程中被吞噬的？

她的衣裙被撕裂片片，赤裸裸的胴體展現，她從辦公室桌上跌到地上，爬著欲尋找地方躲藏，然而猛獸已向她撲來，發動了瘋狂的攻擊。荷……這像是那一部電影的鏡頭？那像獸一般的男主角，此刻不正是他嗎？

就在他沉淪于發泄獸性當兒，一個人突然開門而入。

「怎麼，還不想回家哪？」

他像一隻被突如其來打斷吞食的獸，驚慌的睜開眼。

是小陳，銀行的一個出納員，屬他管理部門，小他二歲，還是個王老五。

他透出一口氣，望向透明玻璃外的出納部，一片黃昏暗，燈都關了，展小姐也早與其他職員一起下班了。

這小陳，算是他的的小人之交吧，他也不知道幾時在公司里跟他搞得沒大沒小的，這傢伙嘴巴像是蜜缸，又懂得捉摸人心，當起小人，可不折不扣合格有餘。

「我忘了拿東西，趕著跑上來，還好門還沒鎖，就知道你還沒回去。」小陳點起一根煙道。

「哦，哦……」他隨口應著，正努力制伏方才脫困而出的獸，那獸意尤未盡，不甘如此被捆，依然掙扎起伏不定。

小陳望著他，皺眉道：「想什麼，看你心神不寧的樣子？」

「那有，那有。」他拈個藉口道：「累而已。」

「累？」小陳縱縱眉道：「不會是……想那姓展的，現到心力交瘁吧？」

「你可別亂說！」他沖口而出，感覺到心底那隻好不容易安靜下來的獸又掙扎了一下。

「雖然她嬌小玲瓏，就怕你也吞不下去。」小陳吸口煙，續道：「人家已經有要好的男朋友了。」

「你怎麼知道。」他心底莫明的一陣醋意湧現，雖然這並不是他意料之外的事。

「當然啦，她雖然不是說什麼美艷不可萬物，但對男人卻有另一種難以抗拒的吸引力。」小陳斜他一眼，道：「所以我有點略略對她做點調查。」

「你還查到什麼？」他問。

「看你，還說對人家沒意思。」小陳笑道：「算了吧，別妄想了，不怕讓你家的『泰山』知道？還是看看我帶來的好東西吧，方才差點忘在辦公室了。」

小陳拿了幾盒錄影帶，擺在他桌上。

「又是這些，我都看膩了。」他瞪著那些錄影帶道。

「這次可是不一樣的，有內容，有故事，包你驚天動地。」小陳拍著桌子道。

他遲疑著，道：「那『泰山』看了一定又纏著我……」

「反正今天是週末，不如你到我家。」小陳向他縱縱眉，道：「看完了再介紹你一個好貨色。」

「這你就別找我，我現在不沾這個。」他搖頭道：「你沒看今天的報章，每個月都有四百個

人中愛滋病，我可不想成為其中一個。」

「不會這麼準的啦。」小陳靠向椅背，道：「何況我們又不是沒防備。」

「那些中到的人，可就是抱著你這種心理。」他對小陳道：「現在剛發現的新型愛滋病，你就算穿上『雨衣』也不管用，它也能穿透哪。」

「嗯。」小陳擦熄香煙，有點自嘲的道：「當需要的時候，就算刀山油鍋擺在你面前，你也得爬上去解決，這就是王老五的悲哀。」

「看你還是去找個女人結婚算了，一勞永逸。」他道。

「呸，要結婚還不容易，問題是，那個女人是能看一輩子不厭的？」小陳搖頭道：「我覺得男人像一隻獸，總是喜歡獵食新鮮的肉，死屍是留給禿鷹的。」

「那你是說我像禿鷹？」他彷彿聽到底底那隻獸咆哮了一聲，是應和小陳的論調？夜深人靜。

銷魂的呻吟和如獸的低吼，在房里空氣中飄盪。

他開脫心底的獸，讓牠吸收著熒光幕上映現出原始的，猥褻的鏡頭，激動牠的神經血脈。那是小陳借給他的錄影帶。

他本來不想要，但他實在是太久沒有渲泄了，面對著比他大逾二倍的軀體，唯有藉著這些淫猥的鏡頭，才能使他產生饑不擇食的沖動。

妻子開始忍不住採取主動，百多公斤的身軀在他身后蠕動磨擦，他注視著熒光幕，心底的獸

開始饑渴騷動。

熒光幕里的男主角強壯身軀下輕吟的女主角，嬌小的胴體，越看越像展小姐。

而那男的強壯得像一隻獸，在咬著，吸吮著，嗅著，享受著牠征服的獵物。

不錯，展小姐已經成了牠的獵物，此刻正任由牠擺佈，牠的獸性開始一泄如注，不可抑止。牠野蠻的對她發動攻勢，展小姐毫無抗拒之力，唯一能做的只能以嬌弱的低吟承受牠的吞

噬。

牠一吋一吋的吞噬著她，獸慾一步一步的上升，開始達到頂點，得到盡致的發泄。

就在牠的獸慾快得到滿足時，突然她一個翻身，泰山壓頂般，將牠壓在跨下。

他的慾念一下子彷彿從至高處摔了下來，粉身碎骨，煙消雲散。

「我要……拜託，振作點……」妻子在他身上蠕動著喃喃的道。

從獵者突變為獵物，受驚的獸已潛回他心底深處匿藏，不肯出來了。

「啐！討厭！每次都是這樣！」妻子扭動肥胖身軀，從他身上翻到一旁，拉起被，背對著

他。

電視機熒幕上一對男女，依然繼續在挑情惹火。

他起來，關掉電視機，坐在床沿。

腦袋感覺上空空洞洞，惟有展小姐玲瓏的胴體飄來盪去。

饑腸漉漉的獸，在大吃一餐後，醒來發現只是一場夢，餓得更加難受，在心底抱怨不息，噴

出休休的火，令他熱得難受，坐立不安。

他無能力再將牠強捆起來，然而如果不將牠安撫下來，今晚就別想睡了。

輕嘆一口氣，他開了房間的門，往浴室走去。

第二天是星期天，他一大清早就起床。

其實他根本可說是整夜無法入睡，不期然想起古詩「關關之雉，在淮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說到作者在漫漫長夜，思念不息，翻來覆去，無法入眠，特別是那句「輾轉反側」，慾火焚心之情，躍然紙上，實在是身有此感，方有此句。

經一夜的折騰，獸也倦了，在心底低低的喘息，他洗一把臉，讓自己清醒些，再泡杯濃濃的咖啡，讓自己精神些。

他想，幸好今天是星期天，不用上班，不然這般昏昏沉沉的，准會出錯，特別是他那部門，可不得有半點分心。

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不能容這獸再猖獗了，他感到自己越來越控制不了牠。

在展小姐還沒有出現前，那時他還能自由的駕馭著牠，偶爾開脫對牠的捆綁，讓牠任意的對獵物追遂一番，也是一種享受。

然而曾幾何時，這種享受變成一種負擔，獸開始不滿足于虛幻的追遂，開始變得更有侵略性，開始漸漸不受他控制。

尤其是展小姐出現後，她的嬌媚讓獸幾近瘋狂的不斷的對她伸出侵略的爪。

是不是每個人心里都是這樣住著一隻獸？

要如何制服這隻獸？這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他感到無能為力。

對了，今天是星期天，也許上教堂，聽聽道，藉著神的話語力量，能夠使獸性軟弱下來。是神對迷途羔羊的提醒吧！他一口氣灌完咖啡，嘿，已經好久沒上教堂了，以前還蠻虔誠的呢，難怪獸性與日俱增，原來是他的靈性相對減少了。

「荷，你不是好久沒去了嗎？以為你放棄了呢。」妻子道。

「誰說我放棄？一直來忙嘛，昨天楊弟兄還特地提醒我。」他瞥一下妻子道，難免有點心虛。

「噓！噓！噓！」教堂響亮鐘聲敲起，令他感到腦袋一片清明，精神一振，比早上的熱咖啡還有效。

深吸一口氣，教堂里的空氣彷彿都是神聖的，能洗盡體內的污垢，人也開朗起來。

雄壯的詩歌，似乎使每個人都聖潔了，像天使一般，他投入詩歌里唱著：「一個和平的世界，沒有惡人，野獸也不傷人……」

多美好的一個世界，馴服的野獸不傷人不害物。

牧師在台上證道說，這樣的一個世界將要來到，不順服神的人會被除滅，好人會上天堂與神同住。

他注意的聽著，從來沒有這麼體會這一切，哦，神的力量真是偉大，心底的獸早已消聲匿

跡。

然而他又有點不捨，如果那隻獸就真的這樣消失了，那他不是失去很多樂趣嗎？不過這念頭只是一閃而過，在神面前，豈可想念這些不潔的事。

禱告結束，崇拜也完畢，他充滿了信心，感覺到人好像輕鬆了不少，可能是附在身上的罪惡污穢都被洗滌一空了吧，看來以後應該多上教堂才對。

牧師在門口跟魚貫而出的人握手，他等到最后才出去，他還有一些疑問。

「沈弟兄，好像很久沒有看到你來了。」牧師握著他的手道。

「是，是，最近忙。」轉頭對妻子道：「你先帶孩子去對面咖啡店，我一下子就過去。」妻子瞧他一眼，向牧師點點頭，拉著兩個孩子走了。

「牧師，你剛才的演講真是棒極了。」他翹起姆指道。

「那里，那里，那是神賜予的智慧。」牧師拍拍他肩膀道。

瞧，多謙卑的人荷，必定有神與他同在，那麼他也一定知道制獸的方法。

「牧師，我有一個問題。」他望了牧師一眼道：「也許我這樣講……很奇怪，不過我覺得我心里好像住著一隻野獸。」

「什麼？」牧師皺眉看著他，道：「心里住著野獸？」

「也許我形容得不對，不過我是樣覺得……很常牠會讓我想去做一些……不好的事。」他急忙解釋。

「荷，哈哈！」牧師笑了兩聲，肯定的道：「那是罪！」

「是罪？」他問。

「是罪。」牧師說：「每個人一生下來，就帶著罪。」

「原來這就是罪。」他又問：「那要怎樣才能制服這罪？」

「哦，很好的問題，看來真理開始在你心里萌芽了。」牧師回答他問題：「當然是多來崇拜，靠著神的力量。」

「就這樣？」他再問。

「嗯，還有重要一點，就是避免讓自己陷入魔鬼的試探，經上不是說：『其實各人受考驗，是被自己的慾望勾引誘發的，慾望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得逞，就生出死來了。』牧師壓低了聲量道，語氣若經書上的偉大預言者般。

他似懂非懂的點點頭，多美好的道理哪，他必須回去思考。

他想，如果每個人心里都住著一隻獸（牧師說是罪），那牧師心里那隻一定是最馴服的。這時，一個人走了過來，對牧師道：「牧師，劉立委找你，好像是談撥款的事。」

「撥款？」牧師一揚眉，眼睛亮了起來。

他覺得這種表情似曾相識。

「對了，沈弟兄，我還有重要的事，有什麼問題或許我們以后再談，對不起。」牧師說完，又拍拍他肩膀，然後快步跟那人走了。

他彷彿嗅到獸的氣息，難道是他心底的獸又發作了嗎？然而卻又不像，這氣息是陌生的，他搖搖頭，走向教堂對面咖啡店。

今天是星期一。

自從昨天早上崇拜后及跟牧師談了話，回家又思考一番，雖然不太明白牧師說的什麼「慾望會生出罪，罪又生出死亡」的道理，但就是感到自己「神聖」了不少。

心底的獸不知去向，腦袋里也沒有展小姐的影子飄來飄去，晚上痛快舒適的睡了一覺。

今天他精神飽滿，對，他認為自己已經制服了那獸，不過他也知道，牠還在他的心底，只是不知躲到那兒去了。

經理室透明玻璃外，他的目光一下就落在展小姐的身上，他故意試探著獸的反應。

真是一個吸引人的女孩子，瞧她，多美好的身段，多嫵媚的表情，令人恨不得將她摟在懷里，或許像前夜那個淫猥的鏡頭，狠狠的嗅著，吸吮著，咬著，將她吞食……對，要獵食她，要像狩獵的獸一般，靜靜的走到她身後，一出動就讓她失去抵抗，扯住她秀麗的長髮，咬住她的頸項，征服她，然後一口一口吃掉……

嘿！出來了，可不是牠出來了，是的，那隻獸，又被他不知不覺的引了出來了！

他將目光從展小姐身上收回，想著經上寫著的神的話語，那些神聖的道理說，要治死你在地上的邪惡的肉體，淫蕩的肉體，要做一個正義的人……

藉著神的道理和力量，這次他竟然輕易將獸捆綁了起來，獸也並不怎麼掙扎。

神的力量果然偉大，有信心對付這隻獸了，他愉快的批著眼前的文件。

今天時間似乎過得很快，也很輕鬆。

早上小陳打電話來請假，他「中槍」了，不過不是愛滋病。

小陳在電話里說，還好這回中的是能夠根治的，前晚那女人看起來好像很「乾淨」，所以為了尋找更大滿足，他也沒有防備。

他笑著對小陳說，自己種的菜吃起來才是最安全的，外面買的菜那知道它有沒有沾農藥。而且吃屍體好過去追捕新鮮的肉，那知道那隻奔奔跳跳的鮮肉下面，是不是狩獵者設下的陷阱？

小陳無語以對。

放下電話，他像牧師那樣肯定的想，小陳心底那隻獸，一定狂野難馴的，可惜他不信神，制服不了脫捆的獸，終有一天被牠所害。

唉，他為小陳嘆息。

看看手錶，又到了下班時間。

他省起揚弟兄交待的事，經展小姐手出錯的那幾百塊錢。

「怎麼會忘了呢？」他忙翻出那份文件，透明玻璃外，職員已走了一半，展小姐也收拾完，正要離開。

他忙按下電話，展小姐桌上電話響了起來。

展小姐聽了電話，向他這里望了進來。

他突然覺得有點不妥，心底的獸擺動了一下，又靜止了。

他正疑惑著獸的動靜，展小姐已開門走了進來。

「沈經理，你……是說我出錯了錢？」展小姐語氣顯得有點驚惶。

「荷，不是什麼大問題，只是幾百塊錢。」他道。

對的，沒有問題的，看，現在獸連動都不動了。

「這樣……我要賠嗎？」展小姐問。

「這問題等下再談，或許先看一下這文件，是不是確實是經妳手出的。」他將文件推向前。

獸確實是被制服了，而且還是空前的馴服，自從展小姐應徵那日起，他很少能這麼輕鬆的面

對她。

展小姐俯身桌前，看著文件。

他透出一口氣，雙手交叉支著下巴，看著她。

他們之間只距離二呎，他能嗅到展小姐身上的淡淡香水味。

他不禁輕輕的深吸一口氣，吸吮著這香味。

展小姐掠了掠掉下的長髮，咬著下唇，看得很仔細。

多嫵媚的一個女人，他的目光開始放蕩起來，從她的臉上移開，卻一下落到那白色的花邊

上。

他眉頭一揚，眼睛亮了起來。

展小姐的薄薄恤衫，此刻在頸項下正洞開著，他看到了她的內衣花邊，那深溝，被白色小花環繞的山峰，此刻正展現在他眼前。

心猛烈狂跳起來。

他的目光深陷在那深溝山領之中，幽深陰暗之處，無法移開。

一股熾熱，從心底噴了出來，燒得他全身血脈憤漲，臉也紅了，口也乾了。

他需要解渴，需要撲滅那股烈火，強烈難以抗拒的需要。

他慢慢站了起來，透明玻璃外辦公室，燈都關了，一片昏暗，輕輕的將門鎖住，悄悄的走到她身後。

哦，這些步驟，竟這麼熟練，彷彿已做過了無數次似的。

不錯，就如預料般，展小姐已察覺得氣氛不對勁，正轉身過來，驚愕的望著他。這情況太熟悉了，他好像在重複著這件事。

展小姐的驚叫，掙扎，他瘋狂的攻擊，咬著，嗅著及吞食她，這過程，就像他一直看著的淫猥鏡頭，一幕幕的發展下去。

然而，「劇情」卻突然有了改變，令他始料不及。

「碰！」有人撞開門闖了進來。

他回過頭來，看到一個穿藍色制服的人影一閃，接著太陽穴遭一下重擊。

那是銀行守衛，聽到經理室有異聲，馬上趕了過來。

他眼前一片黑暗，墜入無底深淵，是獵人設下的陷阱嗎？好深啊！

昏昏沉沉中，發覺一個人影站在他面前，是誰？！

「我是你。」他聽到那人這樣說。

待看清楚，那人竟跟他長得一模一樣。

「你是我？怎麼可能！」他道：「那我是誰？！」

「你是獸。」那人說。

「噢！我知道了！」他道：「你才是獸，你是那隻住在我心里的獸！」

「不，你才是獸。」那人道：「你看你做了什麼獸行。」

做了什麼獸行？方才所做的事，像戲般一幕幕在他眼前飛閃而過。

「你看像不像隻獸？」那人說。

的確，他像一隻瘋狂的獸，在做著瘋狂的事。

他睜大眼睛，喘息著，感覺自己冒出一身冷汗。

「不，不可能！」他搖頭喃喃的道：「這不是我。」

「嘿，嘿，……」那人冷笑著漸隱沒在黑暗中。「喂！別走喂！」他想抓住那人，但

卻撲進一片黑暗里。

在無盡的黑暗里摸索，他聽到不知從那兒發出的聲音。

噢，難道這就是獸住的地方？那是獸的吼聲麼？

然而，這聲音卻是那麼熟悉，聽清楚，這不正是他自己的聲音麼？

他聽到自己的聲音，不斷的，重複的在說污穢淫蕩的話，在縱容他，挑逗他。

接著他看到了猥褻的映象，就像剛才那人給他看的一樣，隨著淫蕩的聲音，映出一幕幕也是他熟悉的畫面。

這些聲音和映象，越變越大，四方八面襲來，令他欲避無從。

他閉上眼睛，用手捂住雙耳，然而這些映象還是在眼前閃爍，聲音還是在耳朵內迴響。

「吼——」他被壓迫得無法忍受，發出如獸的咆哮……

「碰！碰！碰！」

法官敲著木槌道：「被告請控制你的情緒！」

「不，不是我做的！」他揮著手道：「我不認罪，我不可能做這樣的事！」

獸！那隻獸呢？此刻消失得無影無跡了，牠幹下了獸行，卻讓他來承罪！

「你出來，出來！」他猛力拍打自己的胸部：「你有種別躲起來，你出來！」

他的辯護律師見狀，忙向法官道：「法官，我的當事人由于情緒激動，我想請求展延審訊！」

法官看了他一眼，點點頭，拿起木槌道：「由于被告情緒不穩，案延候再審！」

「碰！」木槌落下，發出沉重聲響。

他撕裂了衣裳，露出胸膛，旁邊的警衛見狀，忙上前挾住他雙手，聆審的人看到這樣情況也開始騷動起來，議論紛紛，而他的母親正在親友扶持下失聲痛哭。

他瘋了似的掙扎，他要撕開自己的胸膛，他要將那隻獸抓出來……

「唉！」聆審席中一個人發出一聲輕嘆，是那位牧師。



# 飄泊的心擱淺在「玻璃港」

· 楊善

翻騰斟酌了整個漫漫長夜，我終於披著冽風細雨跨進「順風號」的船艙。老鄉們似乎都還認得六年零七個月沒見的我，而我已幾乎淡忘了他們誰是誰了。並不是我無情，而是一個人若下定決心要忘記一個地方一些人一些事時，總會有許多東西可以取代的。

老舊的摩多船拖著長長的白浪在濁黃的拉讓江上緩緩前進著。葬在記憶層下的陌生又熟悉，熟悉卻心糾的感覺，隨著沿岸的木屋草樹漸漸復甦起來。我於是想起，要不是在海唇街巧遇老鄉海叔，聽他提起老邁父親久病命危的消息，我肯定不會放下手上的工作走上這一程的。

船曲了一個折，捨棄橢圓形的高樂多島後，迎風向下游徐行。而我的心情則像闖進一間有著頑童的電梯，被他們耍得七樓三樓三樓七樓的上下翻騰。有鬱卒卻不能吶喊，吞下肚卻太傷身

心。

如此乍愁還憂之間，最能勾起難以負荷的往事，於是六年零七個月加一天前的事又像出水芙蓉般在我腦海浮起，撒灑了我滿眼的顫動淚光。

那個女人會入侵我家，是因為我媽難忍父親的好賭而拂袖而去。父親與她一拍即合，是因不同道不相為謀。兩個賭鬼碰在一起，年少的我就成了手氣和脾氣的賭注了。我於是懷念起媽的溫柔，而媽那兩行垂在眼眶的水淚，至今我仍無法釋懷。媽無法從父親手中帶走我，已成了我和媽畢生的遺憾。那年我剛升上五年級。

媽離開了玻璃港後，關於她的一切訊息就像斷線紙鳶般盪飄到不知名的天涯，再也打聽不到了。

我十六歲那年，也離開了玻璃港，在父親和那個女人的一場激烈的嘔氣和憤怒之後，在一個暴雨傾盆而下的上午。

父親是大男人主義者，自以為是，話講了就算數，但反悔時的改變初衷卻不必理由。我對父親憤畏有加，但對那個愛打小報告，頗三倒四挑撥離間的女人卻更是恨透九重天。

玻璃港是個漁村：婆婆起舞的高椰樹，沙泥交匯的長灘，高腳的木屋豎立在河的沿岸和補網的漁家女，構成一幅漁家風情。但每次看見別人的父親滿載而歸時，我的父親仍窩在港上唯一的雜貨店里與店主們在賭著四支配，我就幾乎自卑到哭去。無可救藥的臭德性，決定了我將後的幸福。除非我離開……

唸六年級的年中，我輟了學，因為家里的經濟亮起緊急紅燈，我也開始跟父親提網捕魚去，希望可以早日償還欠大口九的賭債。大口九自然不是善男信女，父親因而而有一大段時間不上那間雜貨店賭四支配了。這也好，至少不賭的他還像個父親。祇是他的眉頭已結得跟姑娘的辮子一個模樣了。

捕魚是看潮起潮落討吃的活兒。低潮時，不論白天黑夜都得駕著「掛尾船」出發去。找了個有水草叢的灘位，就開始跋泥涉水地插起七尺距離的長直樹幹，圍起一角後，就掛上魚網，然後放置一些木薯引魚入窟，魚兒紛在水草叢棲息或嚼木薯祭五臟廟，而魚網也隨水漲而飄升上來，再待退潮時，魚兒就困在網牆內了。如此日日月月捕捉攔截，我已厭倦。到他城去另覓出路的念頭愈發熾烈……

父親以往偶而會在贏錢的時候，買隻本地雞炒薑絲醬油配酒吃，那時的他還偶有笑聲。但自從大口九恫言若不在半年內還清五千七百塊的賭債，就放火烧屋不留情面後，父親再也沒有笑過。之後的父親和那個女人就相處如兵了，常因一言不合而摔碗翻桌。我實在難以再在這個家呆下去了……

我十六歲那年的中秋夜，月亮圓圓地掛在玻璃港的上空。暈黃柔性的月光將倚在窗口的我的影子，投映在斑駁的房間板壁上。我卻在如此綺麗的月亮想起遠去的媽媽。不懂媽現在好嗎？我掛念她如初生嬰兒渴望母愛恩澤一樣。港上的小童盪著鼻涕提著橙紅昏亮的自制燈籠，三五成群地步過我家窗前。奇怪的是，我已無法在他們身上尋回昔日種種童趣了。唯一記起的還是媽媽走

時的背影。我的淚已悄然附在臉龐上了……

媽是個傳統的女人，溫柔而賢淑，對我的關愛更是深切。媒妁之言，從下港嫁來玻璃港之後，她對父親是無怨無艾的。記得我十歲時有一天，我死黨大頭的老爹在捕魚撒網時，腳一滑，整个人和網一起跌下河，結果成了解脫不了的網中人，溺斃河中央。

開始水腫腐化的屍體被撈起時，大頭和他娘哭得死去活來。同時，我也在父親眼角見到微微的淚光。眼見相識相熟數十年的老朋友的老朋友，誰還能鐵石心腸呢？這是我第一次看見父親哭。

那晚，父親喝得酩酊大醉，還在樓梯吐了一大口。媽迫不及待趕下樓扶父親時，還被推了一把，滾了幾級梯級下去。「爛醉鬼！你想我死嗎？」摔痛得站不直身的媽，氣呼呼的直喝道。

父親東幌西斜地扶著欄杆地賴上樓，一句話也不說，媽知道他心情不好，也沒有再說什麼。大頭他爹的不幸，給父親的影響不小。父親酗酒也由此開始。

認識新搬來的鄰居大口九之後，父親開始賭四支配，也開始不務正業了。每每媽嘮叨責怪幾句，父親就舉起碩大有力的手掌喊打。父親變了，家里的衣食住行成了難題，媽的眉頭也因而愁結得跟姑娘失戀時一模樣。我卻只能無能為力地跟著嘆息起來。十一歲的年齡彷彿有八十歲的滄桑。

那個父親把媽按在地上，強行搶走媽手腕上唯一外婆留下的銀鐲子的早上，我嚇得面色蒼白。後來媽收拾衣物裝進染塵的結婚皮箱時，父親竟一句挽留的話也沒有說出口。而那句媽提著皮箱，哭得泣不成聲的告別話，如今憶及一樣肝腸寸斷。她斷斷續續地說：「阿善，媽走了，帶

不走你是我心里一輩子不能釋懷的遺憾。孩子，你要自己保重……以後長大了，別學你父親那樣叫人傷心，知道嗎？」我也泣不成聲了，要不是父親拿著扁擔抓著我的手，我一定跟母親離開這個支離破碎的家的。

當媽顛簸而瞬間蒼老的背影模糊在路的轉折處時，我已哭得不能自制了。

一聲洗臉鐵盆摔打在壁上的巨響，將我的思緒從媽媽的背影扯了回來，於是我聽到這麼一段觸目惊心，目瞪口呆的醜聞，從父親和那個女人的吵架聲中傳來。我頓時真的難以置信……

……這種見不得人的事竟發生在我家？

洗臉鐵盆在地上翻滾跌撞，發出刺耳的撞擊聲。隔著板壁，我聽得清晰：「妳這賤貨，竟然惹了性病傳給我？」父親發出吃人的怒氣。「要不是跟了你這個爛傢伙，我會搞到現在這幅田地？」那個女人也不示弱。父親給了她一巴掌，一記耳光在夜里聽來尤其清晰。那個女人發出高八度的哭叫聲道：「你打我？你有什麼資格打我？不要臉的臭男人！別忘記你只是個逼老婆去接客臭龜公，你有甚麼資格打我？」又一記耳光，那個女人哭了起來。我的太陽穴隱隱作痛，像有人拿著鑼錘在我耳邊轟敲一樣，震耳欲聾的感覺極不好受。

難怪父親終日愁眉深鎖，斟酒獨醉了；難怪他每次出外捕魚總二話不說了。有次他竟捉起剛捕獲的白丁魚，活生生地砍成碎屍；難怪他每趟回家都與那個女人吵到天翻地覆了。原來是心中有難以平撫的壓抑，原來是那筆賭債把父親逼瘋了。

「妳是我的女人，我叫妳做什麼，妳就要做甚麼！妳不去陪大口九睡覺，我會連屋子也會被

他燒掉的。五千七百塊不是小數目，別忘記妳也有份輸欠的。現在叫妳接一些客就要呱呱叫，不相信我一刀砍了妳！」父親擺出大男人的霸道和強制，那個女人靜了下來。

除了貓頭鷹和老鼠偶而發出叫聲外，一切都歸於平靜；除了那個女人微弱的抽泣聲外，父親也有一兩聲咳嗽。這個夜隨著一場激烈口角變得沉重起來。

連手電筒也不提了，我的心情鬱卒地漫步到河邊。銀白色的月光在河面婆娑起舞，我的心卻像被人逼上了魔天輪，在半空中幌來飛去，轉去擺來，一下機，口吐白沫。

坐在碼頭的亭椅上，我不禁又想起剛才那一幕，那醜陋的一幕……於是，我整夜不眠，於是我決定離開玻璃港，於是我在凌晨四點多收拾起衣物包袱。我打算翌日一早就走。

不巧的是，中秋夜一過，烏雲就遮住了圓月，到我準備搭早班船離開時，雨已缺堤而傾了。撐著油紙傘，我在風中蠕蠕而行，而莫名奇妙的淚竟也和雨一樣，攪起我沉在心湖底的情緒，舞起滿池的感傷。

我只留了寫著「我走了……」三個字的字條擱在煤油燈下。我不寫離開的原因，是希望父親不知道他知道他和那個女人的醜事，這樣他或許沒有那麼內疚。

離開玻璃港，我在新珠安一間電單車維修店當起學徒，一做就是五年。去年頭我總算存了些錢，選在長進路開了間自己的電單車修理中心，正式當起小老闆。忙碌的生活，單身的孤獨是我在這幾年歲月中擺渡的方式。

跟著坐在我對面的小童手中的氣球突然爆破所發出的聲響，我晃然才發現船已駛入玻璃港的

小河道了。

伊班人的高腳木屋依舊聳立在河邊，高立的椰樹風騷依然。六年零七個月重返故地，這裡仍然純樸如昔，改變的只是我的心境。

來到屋前，我竟不受控的躊躇不前。門上的兩行對聯已駁落了，想是我離開後，父親再也沒有在過年時叫人寫上一幅吧。還是那個女人跟大口九跑路作抵債後，父親連年也不過了？

推開父親的房門，瘦削的背影正背著我躺著。良久，良久……父親連一個轉身也沒有……

草草地處理好久病枯歇的父親的後事，我不懂是該怪自己不孝還是怪他咎由自取。父親的患癌辭世是種解脫，至少他已經擺脫了孤獨而苦難的臭皮囊，祝願他安息九天外……

再次離開家，告別玻璃港，我彷彿看到了世事的滄海桑田，無奈的是，我們都沒有能力改變歷史往事。

河風輕拂在我臉上，這一次我連一滴淚也不留給故鄉故親了……

## 清道夫之死

· 藍波

阿逸死了！

一剎那間，晌午後沐膠鎮寂靜的街道，紛紛落葉，隨著瓜拉河口吹進來的海風，捲滾的飛舞著；彷彿為這死訊，撒佈訃告。

這傍海的小鎮，街市鬧哄哄的時刻，是每天的清晨到晌午的一段時間內；一切買賣討價還價，都在這段時間之後而顯得稍頓下來；漁民出海去了，家庭主婦上了街市後就各自歸去，只有悠閒沒有工作的人，在咖啡店內喝著醒神濃郁的黑咖啡；整個市面就肅靜下來，鎮上唯一喧吵的老舊車子，已載客到鄰鎮拉叻去了。

阿逸的死訊，像飄飛的枯葉，傳遞到小鎮的每一家，而午後冷落的咖啡店，也因著他的死而

突然熱鬧起來；大家都從午睡的憩息中走出到咖啡店探個究竟。頓時，整個街市又再活躍起來。

清道夫——阿逸是馬蘭諾族，由於整天在烈日下清掃市區街道，把一身曬得漆黑、結實、健碩。其實說他因清道日烈而曬黑，也不盡然；他住在離海灘只半哩遙，閒時，且遇上魚產季節，他就到海灘去幫魚民拖「布卡」網，或拉「安招」(1)，賺取一些魚獲回來制成鹹魚；紅幼蝦盛產時，把整條海岸線染成殷紅的，鎮上的每一家，甘榜的每一戶都出動成員，拿了鐵桶，涌到海邊去撈幼蝦。阿逸也不例外，他妻子就制了許多「峇拉煎」(2)和「精渣露」(3)有的出售，有的存下自用，夫妻和三個孩子倒也生活得安逸。

在馬蘭諾語中，「逸」(4)這個詞語用於名字是很不雅的，那是一種大罌丸的病態。阿逸自小生來罌丸的病態。阿逸自小生來罌丸比一般孩童特大，走起路來兩腿不能合得太靠，他只能以八字開的走姿，像個大肚婆；但他頂著的是膀間吊著的一個鐘擺，所以，他的褲子比別人寬大，盡其量的把醜態藏起。

普通鎮民相信，得了這種病症的人不可能結婚生子，可是阿逸卻例外，這使缺少醫藥知識的人稱奇，大惑不解！

阿逸的工作是輕鬆與清閒的。

每天清晨街市的繁忙過後，街道上往往留下許多棄物、舊報紙，果皮菜屑等，斯時已過了午後，阿逸才從家裡出來，他已吃了中飯，且小睡片刻。他從〈先聲戲院〉前掃起，尋尋覓覓的檢拾垃圾；畚斗滿後，就倒在商店前放置的任何一個垃圾桶內，店主商家也不介意或加以干涉，因

為大家都知道阿逸是負責保持市容乾淨的人。

短短一條街不一會就掃完，他彎左拐向菜市場一直掃去，再轉右掃至通向甘榜「得連」的橋頭；這排店最靠近小河的一間是「周昌順」商號。黑亮亮的招牌燙金的字體，顯示出富有人家本色！

他再從「裕發」號處清掃，終點是「福德大伯公」廟前磚塔的影子下；再轉左檢拾一小段道路的垃圾，又回到起點「先聲戲院」的右側。他的工作已算完畢，也這規律化的每天做著同樣的工作。

年尾季候風狂吹的時候，是阿逸最清閒的月份。下雨天，他只拿著掃把，在「五腳基」(5)掃一掃沙塵紙屑；雨水早把街道的塵埃，洗得乾乾淨淨。

阿逸很喜歡從南中國海上吹進河口的強風，因為風一吹進來，馬路上的落葉沙塵紙屑都被捲在空氣中飛舞，然後不知去向，不知墜落在鎮上那個角落。他便省下了一份精力！

當阿逸掃完最後一趟短街，他往往掃把、畚斗擱在路旁，然後踏上「先聲戲院」的三級石灰階，去看看該晚上映什麼片子，或是觀賞將近上映影片的圖像。

將近三時，他把工具收藏在戲院對面崇文小學的籬笆內，從竹叢籬笆的隙縫塞進去，別人不易注意到，況且那兒正是廁所的背向臭氣四溢，沒有人要走近；他的工具從未失去或被偷。

偶爾，他會順道走到學校隔鄰的高腳木屋，去找妓女阿侯聊天。雖然有時他對美麗高挑的阿侯有非份之想，但是，如果他真正能付得起渡夜資，消魂費，阿侯也未必接他這樣的客！他心知

肚明，所以只旨在聊天養養眼神罷了！

慣常，他到（源源）喝了杯一角半錢的咖啡，就到大伯公廟前的鹽木長凳上睡午覺。他斜臥著，背向河，面朝廟壁，右腳伸直，左腳跪站著翫凳面；在徐徐海風中，哼著輕微的鼾聲中睡去。

下午四點，小學的鐘聲敲過，沒有體育課的學生魚貫排隊走出校門。有幾位精靈調皮的頑童；兆坎、阿波、維綏、國平、可榮、威明等，故意掉隊；在老師稍為不注意下，跑到學校對面河邊的校園去。這片空地被校方利用給學生做些勞動，種花植樹栽菜。

頑童躲躲閃閃的靠近大伯公後的壽棺存放處，這裡通常嬾繞著陰森的氣氛！再順著廟的牆沿拐到廟前去。他們手中早在園裡拔了一些茅草，躡著腳尖走近阿逸，他那闊腳的褲管，在站著如倒V式的左腿上，張著闊咀，深藍色底袂也一並讓袂底風光乍洩。頑童看準了目標，把茅草伸進袂腳，擦到阿逸的罌丸！

在痛癢中驚醒，阿逸睜開眼從長凳上爬跌下來，頑童已爆笑跑開。阿逸赤腳去追，口中不斷咒罵著：「[CERAKIN ANGAI (9)]—沒家教的鬼仔……」

他向內彎的雙腳，跑起來並不靈活，加上胯間的球狀物，在他跑動時，隨著大腿的運動而左右如鐘擺搖幌，跑姿是很滑稽的！頑童站在遠處，專等著這刻，他們拍手哈哈大笑！等到阿逸明白是怎麼一回事而即刻停止跑姿，附近的店面，已探出了好奇的臉孔看個究竟。他又氣又恨，無奈的收起午睡未醒的心情，回家。

那一天，鎮上來了許多外地的政府人員，一時把這寂寞小鎮熱鬧起來。原來小鎮就要建築一道小型飛機場了；民航局的人員，土地測量的工地人員等在近海灘河口左岸處覓得適合地段，測量工作即開始展開。

阿逸被縣議會當局叫去帶路，好讓測量員去測量近海灘的那片土地，從那棵大榕樹量起。在大榕樹附近，是阿逸燒垃圾的地方，那兒原是沼澤地，不好走，只有阿逸比較熟悉那一帶。

榕樹實在很大，沒有人知道它的樹齡，樹旁的一間大厝，已經荒置了經年，榕樹的氣根早把它盤據了。而一向被稱為鬼樹的榕樹，鎮民鄉民都不要去接近，加上那大厝已形如鬼屋，阿逸在燒垃圾時，遠遠的望著它，心中充滿好奇，可惜就沒膽走近。

大榕樹之所在處，原是沐膠河的原來河口，事緣一八八三年八月間，印尼的卡拉卡島火山爆發，威力之強度，連砂羅越以至南婆羅洲都受震動；沐膠河也在那次震盪中，河口變位轉移至「厘東」那邊，也不過向右移位了幾里之遙；而榕樹生長的地方，逐漸變為沼澤，經年累月，海水把沙推上來，河口處成了一片海灘。

阿逸把測量員帶到榕樹古厝旁，自顧的環視周遭。「這樹真像隻魔鬼！」他心裡在發毛！古厝已沒有屋腳，然而它還能支撐站直的，是因為榕樹的根差不多已把它吞嚥了！整間古厝就像建在樹上一樣！

測量員已開始清除雜草籐類以便進行工作，突然阿逸聽見一陣小鴨子的呼聲，極度驚慌的從測量員處衝出一隻小鴨子，黃黑雜色，好像剛從蛋殼孵出不久，撞撞跌跌地來到阿逸腳邊；在毫

不思索下，阿逸快手把他抓住。他一面掙扎一面呼著，阿逸見他可愛，想佔為已有的拿回家去餵養，就逕自的走出沼澤地帶。在馬路邊，他回望那些測量員已隱沒在草叢中，這時海風正狂吹，那榕樹在風中猶如狂舞，它的鬚根更在風中飄飛，發出呼呼的嗚咽聲！

三個月後，這個碩莪鄉的鎮上，更來了許多人。測量員的工作報告已完畢，他們是來砍芭清除場地以便建築小型飛機跑道的工作得以開始。

週日早上，阿逸不用去掃街道，他心血來潮，走到鴨寮看鴨子，只見那隻檢回來的小鴨早已長大，而在一群鴨當中，顯得特別肥美，他食慾大動。經過一圈圈追逐，鴨群驚慌振翼飛撲，弄得阿逸滿身泥糞，最後他終於扼住那隻鴨子的長頸；或許出手太重，竟然把他給扼死了！

「也好，省得一番剝殺！」阿逸心裡咕著。

他提著鴨子，走進廚房，妻子正在磨刀，「正好！」他說著就一把搶過刀子，把鴨子放在地上，刀子朝鴨頸砍去！這時鴨頭發出一聲怪叫的呷聲，飛了起來，穿過廚房窗口，落在後院。等阿逸的妻子弄清楚怎麼一回事，那鴨子的毛羽已被脫毛得精光！

阿逸的妻子滷著鴨子時，只聞得陣陣怪味，而阿逸卻時不時探頭進廚房，說：「好香！」吃了午飯，阿逸覺得胃口特別開，鴨肉特別好吃！只是妻子和孩子都沒動過一塊鴨肉。

他快步走到燒垃圾的芭地，聽說那榕樹就要被砍了，而且那些人還帶了電鋸。阿逸想看看他們如何把「鬼樹」給「收拾」掉。一向以來，如果有人想砍一棵榕樹，非得請來巫師之輩，經過一番唸咒祭拜後才能砍得動；而大多數人都不願當那個持斧或拉鋸人，害怕厄運會臨身！

阿逸剛踏進他慣走的草徑，遠遠地已聽見電鋸卡卡卡的聲音，接著是榕樹被鋸斷「彭彭」然的墜落聲；他看見那古厝，在樹幹的擊中下，散成一堆廢木。這時，他的視界似乎廣闊了許多，但那一帶的天空，已經蓋下了灰黯的雲朵！

待阿逸撥開茅草雜叢，再度走近榕樹時，那古厝的廢木被壓在折斷幹的樹骸下，堆成了一座小山丘。正當阿逸想他們該用什麼法子來清理砍下的榕樹時，一位員工向他走來，手中提了個四方桶。

「你是燒垃圾的，阿逸吧？！哪，這是電油。」他遞過桶給阿逸。

「這是縣公署交代的，要你幫忙燒掉這堆樹幹枝葉。那一邊我已淋了電油，你淋完這邊可燒了。」說完，他們一行人列隊走向馬路。顯然他們的工作已完畢。阿逸真不相信這麼大的一棵樹，全毫無儀式下，一個午後時間就被破掉了！

他先找來一枝長的枯木，在末端用乾草胡亂紮了一小綑，沾了電油，放在一邊；然後他把電油潑出去，大都洩到草堆和積水上，他也不管，因為越想就越害怕，想盡快離開。

把枯木端的草團著了火，他仿如一個標槍手，用力向那堆斷幹殘枝擲去；在還沒引發大火之前，他轉身就跑，卻忘了這是片沼澤地。他撞撞跌跌撥開長及人高的茅草，突然身後一聲巨大聲響，「旺！」頓時感到一股熱浪向他背後襲來！他加快腳步，卻栽進及腰積水中，掙扎抓住些茅草，他回頭望去，一團紅彤彤的火正熱鬧的狂燒，火勢散成許多火舌向四周上下伸延。他感到一條火舌正向他的方向迅速伸來，趕快從水中爬起來，腳不停的快步向馬路方向衝去！顯然，他已

忘了睜開平時令他跑動困難的龐物！然而他背後總有一股熱烘烘的感覺貼著！

蹲在路旁，阿逸不斷喘氣，間中好像氣接不上來而感到一陣昏眩；片刻後，他在不斷喘氣、行行歌歌中回家。

火，依然燒得很旺，天空黑漆漆的蓋下烏雲，都沒雨下；這時，風已從海面循著河口狂吹進來，比十二月天的季候風還強勁、放肆！

入夜時分街市的鎮民，在黑暗的空際，清清晰晰的看到「瓜拉」海邊的方向，被燒得通紅一片天。大伯公廟旁，磚塔上長滿的榕樹，氣根飄絮，卻在這夜的強風狂吹下，亂舞起來，還發出嗚咽的呼呼聲，令人毛髮豎然！

阿逸踉踉跄跄的回家，一路走來，只感到那一團火舌老貼在背脊，口很渴，心跳加劇；這是他從來沒有過的狀況。抵達家門口，他跌坐在梯級喘氣，妻子在廚房弄晚餐，探頭見他呆坐在梯口，順口叫他吃飯了。

爬上梯級，阿逸直接走入天井的大鹽材木桶，一頭栽進水中；妻子不解的瞧著他不尋常的行動，錯愕中不知所措。等阿逸把頭從水中抬起，只聽得他舒了長一口氣：「好涼爽啊」他從竹竿上拉下一條「紗籠」把頭擦乾後，就走進房間，倒在地板草蓆上睡去。

幾個晚上，阿逸的妻子一直做著同樣的夢，夢見一個模糊的影子，雙手好像捧著東西，可是看不清楚；但她聽得一清二楚的是那句話：「把女兒還給我！」聲音竟是那麼乾澀。

每一次她想夢深一點，好看清那影子模樣，卻總在那一刻醒來。她一直沒告訴丈夫，也沒找

人解夢。

今夜，她又進入同樣的夢境，但這一次令她清晰看到，那曾經模糊的影子，原來是一位長髮蓬亂的蒼老頭子，身上彷彿披著枯葉長膝的衣服，而他手中捧著的竟是早上阿逸殺了吃掉的鴨子；她是看得很清楚，可是一瞬間，鴨不見了，只剩下一堆鴨毛！

她在驚慌中醒來，卻聽得一陣嘔吐聲從漆黑的廚房傳來。她摸黑起來，用腳探一探草蓆上的丈夫，卻不在。她慢慢移步到廚房，扭開十五光泡的電燈，暈黃的燈光下，阿逸蹲在一個面盆前嘔吐。她快步走近，驚見盆裡一片腥紅的顏色！

「阿邦（7）！阿邦！你怎麼啦？」她驚叫。

阿逸沒來得應她，又哇的連續嘔吐了幾口血！她驚慌了「多隆（8）！多隆！阿邦！阿邦！」歇斯底里的顯然是亂了方寸，在這深夜，她不知如何是好！

附近的鄰居都被哭聲驚醒，大家拿了手電筒，照路走來。未上得屋來，他們聽見一聲淒厲的哀叫：「逸……！」

孩子開門讓鄰居進來。只見阿逸已僵臥在地板上，妻子伏在他身上狂哭，其旁面盆裡的血，在無數好奇的電筒照下，更顯得紅艷駭人！

甘榜領袖走近把手伸到阿逸的鼻子去探息，「他死了！」

市民對阿逸吐血而死，議論紛紛，一時成為咖啡店最熱門的話題。

阿逸的妻子痴痴呆呆的整天坐在屋後梯級上，目光滯滯的望著鴨寮內的鴨群。孩子們已被帶

去外家，自從阿逸離奇死去，鄰居深信那是促使她發瘋的因由。

然而，市民鄰居都無從知道阿逸的真正死因，只有她心裡依稀恍惚的，卻迷惘模糊，也不明白。

註：

- (1)「安招」ANCAU—馬蘭諾漁民捕魚的一種拖網法，通常是在海邊近海處。
  - (2)「峇拉煎」BELACAN—用幼蝦、鹽椿爛，揉成條狀，曬乾而成的本地食物，用來炒菜、空心菜、蝦和墨魚等，味道很南洋。
  - (3)「精渣露」CINCALU—用幼紅蝦撒了粗鹽裝在瓶子內制作而成的蝦醬，用來沾本地一些水果食用。
  - (4)「逸」YOOT—馬蘭諾語，大罌丸的意思。
  - (5)「五腳基」FIVE FOOT WAY 的直譯。店舖前的五尺寬走道。
  - (6) CERAKIN ANGAI—馬蘭諾語，用來罵人或讚嘆，視整段句子而定義。
  - (7)〈阿邦〉ABANH—馬來西亞語。兄長之稱。通常妻子對丈夫的親暱稱呼。
  - (8)〈多隆〉TOLONG—馬來西亞語。呼救，請幫忙之意與 HELP 同。
- 瓜拉—KUALA 是河口的意思，不過沐膠的海灘通稱為「瓜拉」。

## 走在風雨中

田風

落雨的日子，陽光顯得格外微弱，剛才的高空，仍然是明麗的蔚藍色，且有幾團像棉花那麼蓬鬆、輕柔的雲，瞬間卻發生魔術性的變化，難得機會的暗好，變得滿天鉛重的烏雲，分鐘鐘都可以落下傾盆大雨。

那正是中飯時刻，這個時辰的我，被國語老師硬塞進不少詞語和諺語後，腦子覺得有點昏昏沉沉。我多想伸一伸懶腰，讓我筆直地躺在床上舒適的憩息。才伏在桌上，就被同學們的「三部曲」催了起來。我無可奈地打開疲累的眼皮，只見羅老師精神奕奕地到課室前的那張桌子。

「同學們，我們來寫一篇作文……」羅老師舉起他結實的右手，以粉筆在黑板上寫了「上最後一節課」六大字。同學們有的發出牢騷，有的竊竊私語，不管怎樣，他們還是拿出書寫的紙張，準備把文章一氣呵成。羅老師簡略地講一些綱要後，就讓同學們寫作了。課室里安靜了一會，便聽到同學沙沙沙的寫字聲。羅老師可悠哉呢！他呀，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且用左手托

住那圓潤的下巴。他的個子很高大，很挺拔。瞧他穿著紫藍的上衣，幾乎沒有皺折，若沒有與他相處，我萬萬也想不到那滔滔不絕的言論，竟那麼富有感染力，彷彿對教育下一代保守著永久不變的熱誠。唔，他濃眉毛，黑眼睛、鼻挺直，嘴微厚，生性幽默，我打從心底開始喜歡他了。

大伙兒都在專心地寫。我朝鄰座的琳琳望去，琳琳似乎心中已打好腹稿，飛快地寫了一個字又一個字。看來，她的確是名副其實的作家，校內校外各作文比賽獎項都有她的份。友輝可不行，他寫了幾行，咬咬筆頭，蹙蹙眉，好像腦袋裏再挖不出一些故事的情節，再看看永貴，這調皮的孩子自從被羅老師整得貼貼服服後，已變成一位乖孩子了。

「小仇，你發什麼呆，還不趕快寫？」

羅老師雖以責備的語氣，眼神卻倒還關切。

「老師，我還是不懂得怎樣開始。」我伸一伸舌頭，故意裝作不懂來掩飾我的分心。

「小仇，」這回羅老師從位上站了起來，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看得我蠻不好意思，「在最後一節課，你會想些什麼？」

「回家……」

「哈哈……」

不知那一個男生這麼調皮，搶先一步解答我的問題，而且引起全班同學哄堂大笑。

「很好，那一位同學可以告訴我，你們為什麼會想回家？」羅老師不因那位男生搶答而發怒，他反而進一步地啟發我們的思考力。

「肚子餓。」

「很悶。」

「老師太兇。」

「想睡午覺。」

.....

同學們你一句我一句，安靜的班頓時吵鬧起來。羅老師右腳移前一步，開始提高聲量來制止吵雜的場面。

「各位同學，你們都有很好的寫作內容，何不把這些內容湊在一起，寫成一篇文章？你們聽清楚，我要這篇文章在放學前交上來，還不趕快寫？」

想不到羅老師使出的殺手鐮，同學們不得不屈服，一個個乖乖地提起筆，又在埋頭苦作。羅老師對我當頭棒喝，給我不少靈感，我該寫我剛才的情形，然後被老師拉紅了耳朵，嘿、嘿，就這樣寫，我想。

我一提筆，故事的情節一幕又一幕展現在腦海裏，使我不得不快筆把它們記下，我不知羅老師什麼時候站起來，開始巡視同學們。才巡視片刻，羅老師又提高嗓門，指出其中一位同學的錯誤。

「寫得不錯，但是這裡的標點符號用錯了，應該是一個句號。」

羅老師一向都給同學們很好的印象，聽他的課，決不感到沉悶，他那低沉的男性嗓子，凝聚

著感情，可以把同學從一篇嚴謹內容的課文帶入幽默的境況中。

「鈴……」

連續的放學鈴聲為學生帶來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有許多同學已背起他們的書包，準備趕回家好好享用媽媽所煮的香噴噴飯菜。羅老師右手拿起一疊學生作品，以宏量的聲音來壓低歡樂的聲浪：「還有幾位同學還沒有寫完？」

一、二、三……羅老師游目四望，心中點算，而我，一邊寫最後一段，一邊跟著幾位同學舉起手。

「若是這樣，你們明天早上把作文交上來。」說完，羅老師轉過身子，走出了課室，羅老師走後不久，我便把最後一個句號寫在作文紙上。

我小心的把作文紙放入書包後，便從二樓上走下。這裏的景色熟悉極了，眼前便是寬闊廣大的操場。在操場旁邊挺立著幾株大綠傘的樹，都已披上絢麗多姿的紫藍色，且發出濃郁的香味。而走廊上的各色盆花，愈顯得艷麗奪目。這時，大部份的同學都跟著父母回家了。我也順著人潮聲，汽車吼叫聲踏上了校車，離開這開始靜謐的校園。

我從那雨水潤濕的道路走過，太陽一動也不動地高懸在當空，仍然發出熱力，使我不得不加速走。我剛踏入家門，背後跟來一位男人。我回頭一看，「爸爸？」我一楞神站位那兒。他身上散發出一股難聞的酒味。他那失神落魄的樣子和網滿血絲的眼睛令我感到陌生。

「怎麼喝酒了？」

媽媽吐出微弱的聲音後，不知中了什麼魔法，阻止不了一陣陣來勢兇猛的嗆咳。她把手中的針線放下，希望藉著手撫胸來阻止低沉的咳嗽，而爸爸憂鬱地望了媽媽一眼，挪動嘴唇，可是一句話也沒發出來。

「到底怎樣了？」

媽媽在不斷咳嗽中發問，我真的不忍心看到這種的場面，一個眼眶陷得可憐，灰黃的臉沒有一點光澤，另一個竟破例，喝起烈酒來。

「我完了！你知不知道？」爸爸突然發出的怒吼聲使我心頭猛然一跳，而弟弟竟嚇得號啕大哭，只見爸爸緊握住拳頭，在怒容中現出一陣痛苦的痙攣。頓時，我心裏油燃起一種可憐他的感覺。

「有問題可以慢慢解決，何必發這樣大的脾氣？你看，孩子都被你嚇壞了。」媽媽走近弟弟，把弟弟抱在懷中，在他耳際輕聲道：「乖，小孟不要哭，不要哭哦……」

相信是酒精作祟，爸爸看到弟弟哭泣時，完全不能克制自己暴烈的怒火。他滿臉緋紅，眼中流露出一种令人生長的神色。

「有什麼解決的方法？公司倒閉了，我也失業了，以後我們的日子怎樣過？」想不到爸爸會握緊拳頭，在桌子上捶得碰碰響。然後他極其不安地從口中吐出不少罵人的粗口，全把平時所維持的形象拋棄了。

這就是現實的生活……媽媽切實地感受到爸爸那種在無助中的發洩，她臉上現出淒苦的表情，目光變得更陰暗了。她的嘴唇微微動一下，想把心中的話說出來，可是被那連珠炮響

的粗口阻止了。一直等到爸爸把積在心裏的憂悶傾倒而出後，媽媽才有發言的機會。

「你失業了，我們比你更難過，難道你忘了路是人走出來，辦法是人想出來，只怪我百病叢生，不能為這個家賺一些錢，反而成為一個累贅……」眼淚沿著媽媽的臉龐淌下，她再也沒有說出第二話。

除了弟弟的哭聲，爸爸和媽媽陷入令人窒息的安靜，好像他們之間有一條鴻溝，無法把腦中的訊息傳送出去，而我，覺得我的心靈已脫離我的軀殼。我真不敢相信這個家會落到如此的境況，我閉上眼，滿心絞痛，恨不得找一個出口放聲哭喊。

那一夜，我都沒有睡好，我的心志不安，總覺得身中那一條神經跟我過意不去，讓我半夜裏醒來多次，白天所見的爸媽無助的臉孔在我腦中浮現，彷彿整個房間都瀰漫著他們悲哀的氣氛，我從床上坐起，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希望自己還在夢中……不，我還是清醒著。鈴聲響了。

我依然在校外迷迷糊糊地走著，腳似乎很輕、無力。眼前便是一座雙層木板建築物的艾瑪堡壘。它曾經是拉者抗禦西班牙人的據點，也是這裏的公署。現在它被鐵絲網圍起，在那矮土坡上只供人觀賞、紀念。若是平時，自己還會向這古蹟多望幾眼，而如今只不過對它輕輕一瞥後，走入有美人魚塑像的江濱公園。

瞧那拉讓江水，濁黃到離譜。我到欄干旁俯視，看它如一條憤怒的江河，波濤洶湧，浪花拍岸，好像我那紊亂的心情一樣。當我還沒有注意時，有一艘快艇從對面江的中學和板廠的岸邊迅

速航行而過。艇頭就如一把利刀，把水狠狠地切開。在艇尾時，江水像被騷擾般，拖了一捲捲波浪的尾巴，讓我感覺不到江水的平靜。

再走過伊班傳統圖案的鐘樓，便是一條筆直的合掌街。清晨的巴刹還算熱鬧。從那碼頭上來的街邊，擺賣著土產、鮮魚、山豬肉、鹿肉、菜和水果等。小販吆喝的叫賣聲在巴刹上空喧囂。家庭主婦也聚攏一起高談闊論或是與小販討價還價。在喧嘩中，人們似乎會感到小鎮活躍的生命。可惜，這種熱鬧的氣氛只維持一個早上，過了中午，這裏又恢復了幽靜。

再經過老人院、圖書館、電訊局，便是我的校園。此刻的校園，異常的恬靜、空曠，我只憑著自己的習慣，把自己的腳引到校舍的二樓。我敲了門，走進班裏。所有的同學都停止朗讀，且以奇怪的眼神望著我。

「對不起，羅老師，我遲到了。」

羅老師在看我，似乎不敢相信我遲到了。我的眼淚在打滾，只是我不讓它奪眶而出。

「好了，你們再繼續唸下去。」

我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然後拿出課本。整節課，我的臉色異樣悲感、沉痛。羅老師所講的每一句也聽不進去。我的嘴唇一開一合，目光卻停滯在同一個焦點。

「小伏！」

羅老師突然叫我的名字，我根本沒有聽見。隔位的琳琳立刻用手肘輕輕撞我一下，且小聲地說：「羅老師叫你！」

我從座站了起來，雙手有點冰冷，並且有一種莫名的恐懼威脅著，因為我剛才沒有聽清楚羅老師所發問的問題。

「小伏，你怎樣了？你的臉色好難看！」

「羅老師，我……」

我很想把沉鬱在心中的話說出來，可是聲音一到喉頭就凍結了。我覺得眼眶一熱，難以抑制的悲痛，隨著淚水流出來了。

「好了，小伏，你坐下，琳琳，你來回答。」山洪般的淚水把羅老師唬住了。等琳琳回答完後，羅老師走到我的身旁，且用很溫和的語調問我：「小伏，是不是身體不舒服？」我搖了搖頭。

「那，可以告訴老師發生了什麼事？」我依舊伏在桌上不斷地哭著。羅老師見我不答話，迸出一句：「假如需要幫忙，隨時可以找老師。」說完，羅老師又開始教書了。

這一天，我魂不守舍在班上。放學的鈴聲響後，同學們都回家了，我還是留在班上。

我的心緊著，思緒變化多端，明天，將會是一個怎樣的日子？如果爸爸找不到工作，我會不會被逼停學？

「小伏！」一個溫和的聲音在喚我。我抬起頭，看見羅老師站在我面前。

「聽琳琳說，你還留在班上。」羅老師帶著微笑說，然後又以驚訝的語調道：「唉，可憐的孩子，連眼睛都哭腫了。」

「羅老師，我沒事。」我裝出笑容回答。

「不要騙我了，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現在只有你我兩個人，你可以放膽地說出來吧！」在我胸膛中，好像塞著一塊令人難受的物體，盡量地壓迫我的心。我總覺得我的胸口正在爆炸，正走向毀滅的道路。在羅老師慫恿之下，我開始把沉悶的重擔從喉嚨釋放出去。

羅老師屏息聽著，搖頭，彷彿感受到我心中那種苦悶。我講完，羅老師仍然保持安靜，甚至安靜到能聽見我的心跳聲。

羅老師像是思索了一陣子，感慨地嘆息一聲，以愛憐滿溢的眼光對我說：「小伢，對你來講也許是世界末日，但是在人生的道路上，你還有好長的路要跑，或許這是一個給你磨練的機會，就是人在風雨中，也會遇見初晴的時候，勇敢地面對問題，好好活下去吧！」

有了傾訴的對象後，我發覺我內心中的壓力全被倒空。「謝謝你，羅老師！」我看著羅老師，自己心頭更輕鬆了。

「不要想一些傻事了，知道了沒有？」

我點了點頭，背著書包走出課室。回到家裏，媽媽告訴我爸爸對昨天下午酒醉狂言感到歉意，他決定賣掉汽車來解決燃眉之急，他正在找工作，而我不需要停學了。我聽後，一切疑惑、恐懼一掃而空，啊，現在可好了，我可以專心準備今年的會考。

XXXXXXXXXXXXXXXX

會考前一個月，羅老師突然請病假。

原以為他不過是得到了傷風感冒，在家裏休息幾天便好了。第一個星期，我沒有看到羅老師。第二個星期，我也沒有看到羅老師。我的心一陣失落感，不知為何我會對代課老師所坐的教師座特別的注意。想像中，羅老師正在提著一把紅筆，埋首在一大疊的練習簿中。在批改中，他那對眼睛偶爾掃視著全班同學；使同學們不得不專心做功課。

不知我班上神通廣大的小歐從那兒得來的消息，告訴我們羅老師，患上了末期癌症，相信活不久了。有的同學聽到這個消息，竟哭了起來。我也很震驚地不敢接受這一個事實，抿一抿嘴，心裏有說不完的哀思。

我們去探望羅老師是在一個週末的中午。當我們走進藥味撲鼻的病房時，我們就看見羅老師渾身無力地躺在病床上。我們的淚水在眼眶裏打轉，心中忍不住呼喊一聲：「羅老師！」我完全不相信出現在我眼前的羅老師完全變了樣，他瘦得很可怕，臉頰和眼睛深深地陷下去。他看到我們來了，把頭轉了過來，以一種僵硬的笑容迎接我們的到來。

在他身邊是師母。看上去師母才三十歲，雖然滿面愁容，但掩飾不了她美麗的面孔。在師母旁邊有三個成年人，一男二女。那個男的手裏拿著聖經，對我們微微笑後，又開始講他的道理了。

「羅弟兄，恕我冒昧的問你一個題目，若今天晚上你去世了，你有沒有把握進天堂？」

羅老師閉上眼睛一陣子又張開，眼中閃出無可奈何的神彩，他知道死期將近，生死之權完全不能操在他手裏。他以緩慢的聲調回答：「我清楚認識主耶穌基督，深信祂會帶領我進入永生，

但是我還有一點放不下的感覺，我放不下我的妻子，我的兒女，不知我死後，他們生活怎樣，會有怎樣的遭遇。」

羅老師說完，病房裏彌漫著悲哀的氣氛。那個來自教會男弟兄又打開他的話匣子：「羅弟兄，萬一你有不測，我們教會的弟兄姐妹一定會幫助你的家人，你不要擔心，好，我們來做一個禱告。」

每一個在病房裏的人都閉上眼，都求神醫治羅老師的病，讓他在奇蹟中康復。禱告完後，那些教會的弟兄姐妹便離開了病房。

「再見，羅弟兄，我們還會來看你。」

羅老師點頭，笑得那麼淒涼。他舉起手，向我們招手，示意我們向前。

「來！」

我們湊近羅老師的病床，輕聲叫了一聲「羅老師」。我們看到那張枯瘦的臉露出誠懇和感激的色彩，好像我們的探望，給他無限的安慰和鼓勵。

「羅老師，你幾時再回來教我們？」問完後，我發覺我的問題是多餘的。

「等我病好了，一定回去！」羅老師說。

「羅老師，你說的話可要算數呀！」琳琳說。

「是呀！是呀！」其他同學應道。

「你看我像騙人嗎？」羅老師裝出一副自信的模樣。大伙兒被他逗得暫時忘記了憂愁。

「會考要到了，記得要努力讀書，考個好成績給我看，好嗎？」每一個同學都點點頭，而第六感告訴我，這是羅老師對我們最後的要求。

「羅老師……」我的聲音哽咽在喉頭，淚水不能控制地流出來。

「哎，小仇，你看你，又哭了。」羅老師笑著說。

「羅老師，你曾經告訴我，走在風雨中也會遇見初晴的時候，為了我們，好好活下去，我……多麼希望你能夠回來教我們。」我再也忍不住，伏在他的床邊痛哭。

「我也是希望能早日回來。」

「我也是。」

「我也是。」

頃刻間，整個病房充滿我們的哭聲。羅老師和師母看到我們如此激動，他們也感到眼角一陣濡濕。

「你們這一群傻孩子，我不是好好地活在你們的面前嗎？你們再哭，真的把我哭死了！」羅老師用手拭去眼角的淚水。

顯然，羅老師的斥責，使我們不得不收回眼淚。我們離開醫院時已過了中午。這時候，火辣辣的太陽把酷熱的光線射在地上，我的身體開始發熱，汗水不斷從額頭上冒出。鹹鹹的汗水流進了眼睛，我眨了眨眼，不知流出的是汗水，還是淚水……

XXXXXXXXXXXX

羅老師在我們探望後兩個月去世了。

聽說他是含笑而終。許多同學不敢接受這個事實，在班上放聲大哭。而我，只是面帶憂色，雙唇緊閉著，靜靜地望著廣大的操場。我看到羅老師正站在操場上，發出了宏亮的口號。

「準備……跑！」

每一位參賽的同學像旋風似的衝出線外，步伐緊湊，競爭激烈。其他同們都高喊：「加油！加油！」

十米、五米、一米……啊，那位黑皮膚的小男孩挺起胸膛衝過了終點線。

不，是我看錯了，那位老師不是羅老師。我心情黯淡地把目光轉回教師座。這是一個憂鬱的日子，眼前的一切景物都有羅老師的影子。

放學鈴聲響後，我一語不發背上書包，離開了吵雜的校園。我默默地向前走，我的腳步，一步一步踏在柏油路上，彷彿一點也感覺不出來。我正致力於控制滿懷的悲痛，把淚水化成一股力量。

走在街道上，天空意外的藍、意外的明淨。渡過了這麼多風風雨雨的日子，難得有這麼好的一個天氣，相信連接很多天都是這樣。剩下的日子，我會好好利用，好好充實自己。

羅老師，若你是一棵樹，我就是你樹下的一株嫩芽，有一天，我會幫你支撐整個天空。我就是你教學生命的延續。

# 詩巫中華文藝社第八屆(1996)

## 常年文學獎

詩組

第一名：煙霧瀰漫

第二名：遼闊與眼睛對話

第三名：城市里的樹

：春秋

推薦獎：山麓有個切口



田風

春明

藍波

仁強

桑木

入選佳作

：只有一個地球／昨夜我作了一個怪夢

：未醒的龜裂

：年青本來就是這樣

：馬六甲河

：李鬼

：古樹

：一江春水向東流

：關卡夜景

：五月的吊唁

：心悟

：一個留學生的心情

：新詩

：掛在智慧邊沿等待的城市

：給你·孩子



田風

田風

春明

崧

藍波

萬川

逸舷

詩安

魚子

淺香帷

虛然景

余廣建

南風

雁程

秀敏

白石

散文

第一名：一株耐冬的樹

第二名：野鴿子的黃昏

第三名：船說

推薦獎：除夕的圓

：夕雨

入選佳作

：豬籠草

：偷書

：蜉蝣外章

：子非魚／我的思想很中國

：膠林里的故事

：蓮兒

小說

第一名：紅箱子的故事



百合

藍波

崧

莫榮發

火孩兒

淺香惟

長竹

藍波

竹斯影

田風

金戈格

田風

田風

第二名：年獸

—— 謝其昌 蔡國誠 聯

第三名：肉粽煮熟時

—— 謝其昌

推薦獎：選舉

—— 謝其昌

入選佳作

：漂洋過海

—— 謝其昌

：柯沙娜的傳說

—— 謝其昌

：含笑

—— 謝其昌

：曙光

—— 謝其昌

：成長

—— 謝其昌

：回頭是岸

—— 謝其昌



夏秋冬

淺香惟

筆軒

春樹

順子

田風

魚子

蒲葦

許興

山倪

常平文學獎

新加坡中華文學獎(2021) 評選委員會

# 詩巫中華文藝社第九屆(1997)

## 常年文學獎

### 詩組

第一名：有人到我的腦袋里隱居

第二名：某天我來到理髮店

第三名：河的固體化

推薦獎：黑欖賦

：我再一次修改夢的結構



李笙

春明

蔡羽

藍波

田風

佳作：父親早安／后巷以外

：故鄉是一甕醇香的酒

：南中國海的誘惑

：寂寞之潮

：兩代

：帶一個木箱到海德公園

：母親的6個10年

：路

：捐一首給一個我敬佩的人

：煙害

：通往大海的路



散文組

第一名：山林寄情

第二名：寄居蟹偶思

第三名：面對南海述說沙灘的童年

：我在校園看見一對犀鳥

春明

田風

桑木

李海豐

海辛

藍波

詩安

萬川

虛然景

崧子

雁程

蔡羽

金戈格

藍波

林陽

佳作：紅塵來去

：悔

：榴槤落花時

：那天午后天空在我腳下

：魂兮歸來／燃不盡團火

楊善

方芳

春明

崧子

竹斯影

小說組

第一名：心獸

第二名：飄泊的心擱淺在「玻璃港」

第三名：清道夫之死

推薦獎：走在風雨中

佳作：小豆相思

：舊日未了情

：不孝子

夏秋冬

楊善

藍波

田風

崧子

山倪

千日

## 《地錦》編后話

在千禧年的腳步，漸行漸近的今天，〈詩巫中華文藝社〉已跨過了第十個年頭。

〈文藝社〉在砂華文學長河里緩緩航行，為了中華文化遺產的傳延，沿岸傳播；間中雖沒有驚濤駭浪，但不難遇上湍流急灘。〈文藝社〉憑著堅持與信念，一一撐過，也在河灣轉折處，喜見有心人在擊掌鼓勵。

〈文藝社〉尚有一群含辛勤耕的作者，努力創作，為〈文苑〉的園地以詩與文學的美，來點綴，使這一片園圃延生滋長！

〈鋪地錦〉——草葉。質性寒涼微苦，葉片細小如微型的荷葉，叢生在陰涼的地方，專解牙疼治喉痛。它的存在，鮮為普通人知曉，除了有心人。

文學創作亦是一條苦情路，更何況文化事業？而文化大業有大團體在發展推動，〈文藝社〉願像鋪地錦漫生延綿！本輯取名〈地錦〉在于自勉！

于此，我謹代表〈詩巫中華文藝社〉感謝一些有心人：

感謝——詩巫馬來西亞日報給予〈文藝社〉撥出〈文苑〉版位。

感謝——中華日報（詩巫）、美里日報（美里）給予版位空間，〈文苑〉得于復刊。

感謝——劉寶玉女士一路來替〈文苑〉打稿，任勞任怨。

感謝——星洲篆刻家謝翰林先生惠賜封面相片。

感謝——星洲書法家楊昌泰先生歷來為〈拉讓盆地叢書〉提字。

感謝——第八、九屆常年文學獎的評審——古晉的田思、林國水、李謹光、美里的李笙、詩

巫的蔡增聰、孫春富以及黃國寶諸先生。

感謝您翻閱〈拉讓盆地叢書〉。

藍波謹識

《文苑》叢刊

一九九九年四月六日  
23/8/02 七夕重修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地錦

## 拉讓盆地叢書

主編：藍波

書法：楊昌泰（星洲）

封面設計：藍波

出版：詩巫中華文藝社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ZHONG HUA

地址：8-10, JALAN CENTRAL, 96000 SIBU, SARAWAK

印務：詩巫慕娘印務有限公司

BORNEO PRINTING COMPANY SDN. BHD.

No.32 TAPAH ROAD, SG. MERA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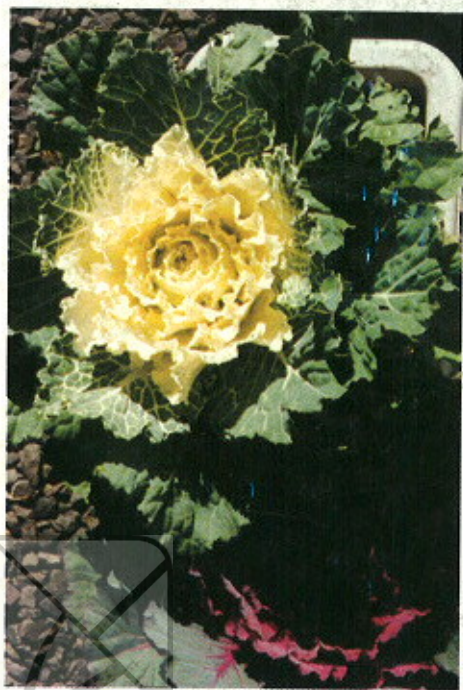
96000 SIBU, SARAWAK

初版：二〇〇三年九月

(1,300本)

(換調回寄請誤錯釘裝損破頁缺)

作品合輯  
常年文學獎  
第八·九輯



《草葉集》第八·九輯

ISBN 983-9508-07-5



9 789839 508079

定價 RM 20 元